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

硕士学位论文

---

山西省太原市及其周边地区天主教堂建筑形制与流变研究

---

姓名：霍飞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建筑历史与理论

---

指导教师：鲁晨海

---

20090301

## 摘要

教堂作为一种较早的外来植入的建筑类型，自明清传入山西，经过历代的更替，外在的形式和蕴涵在建筑内部的制度都受到了时代和地域的影响。这些影响直接生成了一种适合于山西本土风格的教堂建筑，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教堂，也不同于当地传统形式风格的建筑。它是两种背景的文化碰撞的结果，对于建筑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山西省太原市及其周边下辖县市为研究的地理范围，以教堂产生于太原始至调研当时为研究的时间范围。着重于研究当地现存的天主教堂建筑。首先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梳理了太原教区教堂的发展脉络，着重提出一些关键时期太原教区天主教堂的生存状态，寻找历史上那些教堂的形式风格。然后从通过地理分布角度尽可能多地展现当地现有教堂建筑，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对建筑本身作出相应评价。综合论述教堂建筑形式本身在历史发展中的得失，寻找这些教堂形式与制度背后变化的原因，期望能够对现今教堂这个独特建筑类型在山西太原地区乃至更广的范围内的发展有所裨益。

教堂无论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文化现象都直接体现了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它的剖析不应只是形式本身，教堂建筑的符号意义固然重要，但作为神性和人性的交集生存的场所，对它的理解应深入到一个泛文化的层面去思考问题，这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天主教堂 山西太原及其周边地区 形制 流变 文化关联

## ABSTRACT

As an early foreign embedded architecture form, Catholic Church was introduced to Shan Xi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Passing through those dynasties, the exterior form and the institution which contained in the behavior people using those catholic churches was influenced by the era and geography. This influence directly brings out a new architecture form, which should be named indigenous Catholic Church in Shan Xi. The new architecture form was not the traditional form which we always mentioned in the western world, or the constructions we could find in the Shan Xi's history, it was the result that two kinds of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s impacted with each other. It was significant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rchitecture.


This thesis located the range of research in geography which contained the Tai Yuan and some affiliated area, and in time sequence that from the church founded in Tai Yuan to the time investigation being made. The catholic churches still existent were the key object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fist. Investigating the catholic churches according to the time sequence, and doing researches in stages was tried to make the appearance of those catholic churches clear. And then those churches would separately exhibit, on which exact words should used to comment. The point was put it clear that whether those forms changing in the long history were suitable or not, and find the pure reason inducing the unstrained changes. All the purpose is make sure that catholic churches would develop well in future.

No matter as an architecture form, or as a culture phenomenon, catholic churches directly expressed the commun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alysis should not be the architecture form itself, in despite of the denoting significance. As a living space of the deity and humanity, the understanding would be extended to a profound and extensive level, that is the culture. It was all concerned by the thesis.

**Key Words:** Catholic Churches, Area In and Around Tai Yuan, Architecture Form, Evolment, Cultrul Relationships

## 同济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 responsibility 由本人承担。

签名：  
09年03月26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同济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如下各项内容：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学校有权提供目录检索以及提供本学位论文全文或者部分的阅览服务；学校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者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适当复制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学术活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2017年3月26日



指导教师签名：

学位论文作者签

名：

年 月 日



2017年3月26日

## 第1章 绪论

教堂建筑作为一种建筑类型，曾经在历史的舞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单纯考量教堂这个名词本身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它承载了宗教与建筑两个十分庞大的概念。宗教表达了人对于无限性的渴望，有限的人可以因为宗教的信仰而接进无限的神性，那么作为神性的载体，教堂则具有了与一般建筑不同的意义，既是神的住所，也是崇拜与集会者的会堂。那么分离了符号的意指性，精神崇拜在教堂建筑中留下的影子相当深刻，从设计到使用都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纵观历史，当教堂从中世纪欧洲的辉煌中走出，走进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有意思的现象，教堂不再是19世纪巨石一般堆砌的庞然大物，罗马风式的宏伟和哥特式的高耸挺拔已经不能作为一种固定的风格特质留存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里，它们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自己的方式成长。如果把教堂在中国的落脚看作一种近代中国建筑形式从不同类型文明里衍化的开端，那么以此肇始，中国的建筑开始了与西方文明的直接对话。从近代开始直到今天，中国教堂始终以自己的方式诠释自己，对于近代直至当代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都有直接的意义，并且始终提醒着当代设计者思考和把握这个独特类型的现实生存状态与未来的种种可能。

### 1.1 研究的对象

现今山西省太原市及其周边地区留存大量的19、20世纪所建的天主教堂。由于山西处在黄土高原的核心，周围太行山和吕梁山将其划分成了相对于全国省区比较独立的区域，使得它具有强烈的地理边界特性，在文化上山西又具有以农村为单位相对封闭的内部信息共享特点，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一直呈现一个良性态势。天主教作为一种精神媒介得到了当地各个阶层民众的认可，因此在当代天主教堂的建设也从未停滞。本文以山西晋中北——北境教区中太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天主教堂作为研究对象，对它们的历史文化背景、生存发展状况、形式风格特点以及这些特点背后山西民众生活风俗和社会文化给予的支撑作一

个基础性研究。

关于山西北境教区的定义，一般指“清光绪十六年（1890），罗马教廷将山西划分山西教区为南、北境两教区中的北境教区。北境教区包括大同、太原、朔县、五台、阳曲、榆次、汾阳等51县……”<sup>1</sup>经过民国11、15、21年的多次再划分，以及1982年6月山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和山西省教务委员会按照行政区划对山西教区的重新分区，太原教区的所辖范围经过多次变迁。

本文所指的山西省太原市及其周边地区不是一个教区的概念，研究的地域范围为：1982年划分的太原教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相应的周边其他教区的部分地区。（图1.1）研究的时间范围不局限于近代，从太原教区建堂伊始至著作本文实地考察结束时为止。以此为划分的目的在于对天主教堂的考察并不能因为教区的划分受到限制，教区是宗教意义上的地域，是为了宗教事务的方便管理而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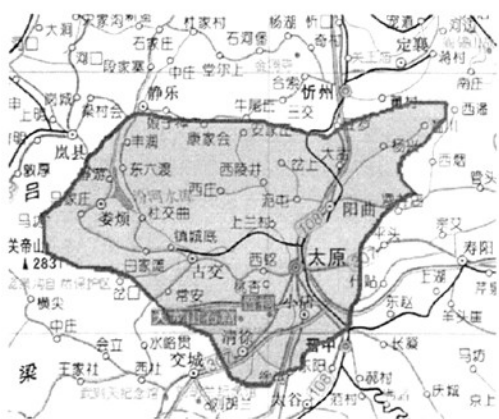


图 1.1 本文天主教堂研究的地域范围

的，代表的是一个宗教行政区划，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明确天主教堂这个建筑类型所具有的地方风格。为了理清历史脉络，也为今天的教堂建设提供参考，故不限于古代、近代、当代的传统历史分期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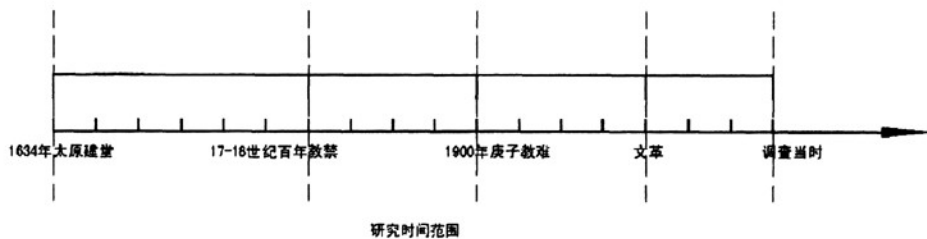


表 1.1 本文天主教堂研究的时间范围

<sup>1</sup>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368页，中华书局，1997年

## 1.2 研究的内容

由于研究对象的地域和时间范围均采用了模糊分类方式，故本文的重点在建筑本身。

在实地考察了太原及其周边地区如阳曲县以后，多座天主教堂建筑反映的风格差异较大，故首先是形制的研究。形制这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形式与风格。这是教堂建筑给与人们的最基本的印象，教堂由于是神职人员和当地工匠的共同参与建设，因此几乎每一座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风格。从它们出发，往往可以辨明其存在的时期与所属的历史与区域风格。对它们的分析有助于把握在山西太原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的教堂建筑与国外相关时期的天主教宗教建筑的关联，有助于纵向发掘一些隐藏的历史信息。二：结构与工艺。这是对一个建筑深入考察时必须具备的客观判断，它们往往代表了一个建筑最基本的物理特性。如果说形式与风格是精神是灵魂，那么结构与工艺则是骨肉，是支撑建筑存在的根本。对它们的判断有助于横向比较该类型建筑空间上的关联性，为文化意义的引伸提供事实根据。

另外，考察这一类相关建筑以后，发现这些差异的存在有一个根源。建筑作为一个实体存在，单单考察它们的形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条主线贯穿所有的建筑。在这些形式的背后，根源的问题是文化的影响。所以另外一个内容便是流变的探查，这是从文化深层意义上的探索。不能就建筑论建筑，洞悉了建筑本体之后，需要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看待这样一个建筑事件对应的文化事件。这样可以真正明白托起建筑后面那些源流的河床到底是什么。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教堂建筑是中国近代建筑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代表了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干预，在融合与对抗中，植入的特征非常明显。山西的天主教主要是在清末由意大利的方济各会（Franciscus）传入，因此必定带有当时意大利教堂的风格，同时由于山西本土文化的影响，教堂逐步融入了地域特色，在当地工匠的创造中出现了一些风格糅杂的建筑。这些建筑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价值，并



且其生存发展状况牵涉到建筑、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该研究致力于对于该地区的教堂建筑形制进行分类汇总，作出综合分析；同时探究出形制背后具有的文化意义。

本课题力求丰富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关于教堂建筑的研究，试图通过实例的具体分析清晰表现一个教堂从诞生开始，通过不断的毁坏、重建与修补，呈现出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对山西省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依据。最终意义在于为有效保护我国的建筑遗产，使得教堂建筑遗产与人民生活更好地共生提供参考，并让今天新建教堂以应有的姿态得到清晰展示。

### 1.4 研究的现状

由于西方世俗建筑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工业文明的技术成果的输入，而与教堂相关的建筑类型则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蚀，因而，中国教堂的建设活动受到了普遍非议和负面评价。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有关教堂建筑的研究一直是建筑理论领域涉足最少、争议最多的课题之一。

国内研究教堂建筑地专著比较少，较典型的有董黎所著《岭南近代教会建筑》，该书具体通过实例考察和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运用建筑语言学、建筑形态学及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追溯了中国近代教堂建筑在演进过程中的文脉关系，分析了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汇中的异质关联，并进而探讨了中国建筑文化在历史时空交汇中的涵化机制和离异与回归规律。另外还有相关研究文献如《宣化古城近代基督教建筑研究》、《中西建筑文化交融下的陕北基督教教堂建筑》，另有部分硕士、博士论文，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硕士学位论文《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陕西宗教建筑—教堂建筑研究》和一些相关文献如《中西方宗教建筑空间的比较》相关书籍如《中西宗教与艺术》等。这些著作文献并没有很详细地阐述整个中国关于教堂建筑的分布特征与源流，只是通过散点视角分析了部分区域的教堂建筑状况，综合性不强。当今教堂建筑研究的趋向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初的空间和形式为主的研究发展成为了通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比较学、统计学、艺术哲学等等多视角的剖析去全面把握该类型建筑背后的本质。

与本文论述对象有一定关联性的是太原理工大学建筑科学与技术学位论文《山西近代天主教堂考察之南境教区》，文章从历史的角度主要论述了天主教在山西南境教区的发展过程，侧重点为南境教区教堂的特征。时间限定于 1840—1949 年。为了避免重复研究内容，故本文研究对象的地域与时间范围皆不同于该文，并且重点在于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风格的地缘特性与背后的民俗文化因素，同时引入人的场所感受即使用者的直接观感作为理论依托。

### 1.5 研究的方法

本文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以多学科理论为指导，从天主教入晋始，对教堂建筑原型与衍生形态进行综合分析。主要采用社会学、历史学和田野考古学的手法，通过阐述太原地区天主教堂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找到教堂建筑形式风格依存的历史背景。例如，将山西太原及其周边地区天主教堂建筑放到天主教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之中去考虑，以及现今社会状况下教徒对于教堂提出的要求中与当地民俗文化相关联的表述和部分哲学思想的影响的分析等。

论文大量运用田野调查与实证法，以大量实际案例的调查和图像拍摄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测绘资料和城建档案中基础资料的搜集，研究太原及其周边地区天主教堂发展过程中外来文化因素和内部的技术传承与意识指导在天主教堂变迁中所起的作用。定性每一种因素在具体个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力求定量它们所占有的比例。教堂的生成在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其间从外来传教士自身来看，他们的修养和所处的文化、政治背景，甚至小到每一个传教士在中国内地游历的路线，接触的人和阅读的文献都是影响当地天主教堂形式不可忽略的方面。同时当地的建造技艺和建筑材料与西方的差异，以及双方语言上的障碍，即西方神职人员与当地工匠沟通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理解偏差，都直接影响着当地天主教堂建筑在特定时期会有的形式。文章通过对教堂形制样式、结构手法、空间格局、细部装饰的图形分析，可以更加直观表现当地天主教堂的基本风格特征。

另外，对比分析的方法本文略有采用，体现在以建筑的地域分区为主导，建立空间上的建筑分布图式，将具体案例的具体形式加以横向比较，总结出当地天主教堂的一些具体特征。由于比较分析方法涉猎的范围广，学科交叉性强，

学术能力受限，故较少使用。

## 1.6 研究的框架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为本文第 1 章，概括介绍研究的对象、内容、意义、目的、现状、方法等。第二部分为历史论述部分，包含文章第 2 章，通过时间线索，叙述天主教入华、入山西、入太原的历史，然后以每个历史事件为断点，从文献中寻找该时期天主教堂的缩影。第三部分为案例详述与分析部分，即本文的第 3 章，先尽可能多地记录太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教堂，形成详细的地理分布图式，分析每一个教堂的特征，为每一个教堂作好忠实考察记录，再从总体布局、单体平面、立面、结构和装饰横向比较该地区教堂的特征，得出形制相似与相异的规律。第四部分为教堂建造直接影响因素的研究部分。从物理环境与建造技术两个方面探求在太原地区天主教堂流变过程中实体因素起到的作用，这是文章第 4 章；第五部分为文化探寻部分，主要研究教堂生存历史和现状背后深层次地文化原因，从多角度论证这些因素起到的作用，这是文章第 5 章。最后第六部分即结语部分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作总结性陈述，为文章第 6 章。

## 第2章 天主教在晋传播历史

天主教作为一种文化对山西的影响主要源于17世纪初的欧洲文化。“在从16世纪末年到1630年左右的中欧最早交流时，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相当广泛的对它们的关心和同情运动……”<sup>2</sup>这个时期，传教士们用一种相对友善的态度接纳中国文化，传教手段上也表现的比较多元，倾向于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表现天主教义。在这种宽容的环境里，与宗教文化直接相关的教堂建筑开始产生，并在太原地区遍布开来。同时，由于晋地工匠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建筑类型，技艺也是刚刚开始学习，便促成了以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方式为基础的教堂建造的独特方法。在两种文化的交流映衬下，刚刚发端的天主教堂的形式多元、且具有不稳定的特性。

本文研究的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教堂建筑。基督教又称“基督宗教”，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从犹太教分化脱离而来，是奉基督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教派的统称。包含有天主教、正教、新教三大教派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教派。<sup>3</sup>天主教（Catholicism）又称“公教”、“罗马公教”、“加特力教”<sup>4</sup>（音译），这个称呼源自希腊文Katholikos（即“全世界的”、“普遍的”之意）是基督教中教众最多，流传地域最广的派别。<sup>5</sup>

### 2.1 天主教入华历史与教堂流变回顾

根据顾卫民先生在《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中所采取的体例来看，天主教入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本书在时段上分为唐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时期，主要根据天主教入华的三次历史过程而划分”<sup>6</sup>，这三个时段之间天主教的传播

<sup>2</sup> [法]谢何耐，《中国和基督教》，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sup>3</sup> 任继愈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修订版，第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sup>4</sup>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15页，中洲古籍出版社，1998年

<sup>5</sup> 基督教中三大教派在国外俱有专名，分别为天主教（Catholicism）、正教（Orthodoxy）、新教（Protestantism）。在我国由于民众习惯称呼新教为耶稣教、基督教。实际上基督教在中国的文献中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基督教的总称，二是专指新教。本文中若出现基督教均指基督教的总称。

<sup>6</sup>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编纂说明第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都有停滞，故以此划分较为理想。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一直存在争议。“16世纪欧洲修会在印度马拉巴尔教会的文献中发现了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圣多默曾经来华传教的记载。”<sup>7</sup>有着远东开教之元勋的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 Franciscus Xaverius)在1546年5月10日写于满刺加的安倍那的一封信中说“圣多默到过中国，并有不少中国人信教”<sup>8</sup>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么西方入华传教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东汉时期。但圣多默的传说并无史料记载。

有史记载的最早基督教来华应为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当时基督教的外支——聂斯托里派(景教)主教阿罗本来到长安(今西安)。“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高宗皇帝敕令诸州建景教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sup>9</sup>。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来华的并非天主教，基督教自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形成事实上的东西两派，至1054年方正式分裂为天主教与正教并分别命名。在这个时期有了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建筑(不能称之为教堂)，外形类似于佛教的塔。(图2.1)



图 2.1 陕西周至县大秦寺遗址

天主教传入中国应是在13世纪。罗马教廷于1245年遣方济各会会士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出使蒙古，这是有文献记载的天主教士第一次来到中国。公元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获准在北京建堂传教，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主教区。“孟高维诺在汗八里(大都)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又建一钟楼，内置三口钟”，<sup>10</sup>天主教在这个时期作为西方建筑的一种类型正式登陆中国。从文献描述来看，孟高维诺于大都先后建堂两座，教堂应该是13、14世纪意大利流行的哥特式风格。从北京教区门头沟区后桑峪村内唯一遗存的元代教堂形式



图 2.2 北京门头沟后桑峪村元代天主教堂

<sup>7</sup>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第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sup>8</sup> 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李申校)，第187—1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sup>9</sup>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sup>10</sup> 同上，第24页

来看，哥特式风格也很明显。(图 2.2)

随着元朝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原几近绝迹。唐朝和元朝并不是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的良性时期，天主教的匆匆来去对于教堂建筑的成型没有起到多大的影响。其间教堂的形式呈现比较芜杂的状态，很多的早期的景教寺都采用了佛寺的形式，后期从一些史籍把基督教堂称为十字寺来看，教堂已经具备了西方教堂采用的十字平面形式，只是这些形式还处于萌芽阶段。

公元 16 世纪，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明中叶始，耶稣会 (Society of Jesus)、方济各会 (Franciscan Order) 和 多明我会 (Dominican Order) 传教士相继来中国传教。他们以澳门为落脚点，开展了大量的教义宣传和教堂建设工作，并于 1562 年在澳门建成 3 座小教堂：即疯王堂 (望德圣母堂)、花王堂 (圣安多尼堂) 和风顺堂 (圣劳伦佐堂)。(图 2.3) 从疯王堂和花王堂的形式来看，单钟亭非对称的形式接近文献中所指元时孟高维诺所建教堂，可见该时期进入中国的教堂仍保持了西方传统的特色。自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年) 耶稣会士利马窦进入北京，天主教得以一种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的方式进行传播，同时取得了士人阶层的认可。在中国，士是一种具有文化统治力和话语优先权的阶层，在社会的很多方面他们举足轻重。教堂建设因为他们的褒扬与贬抑有了相应的变化，后文将具体论述。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三十一年至四十六年 (1692—1707 年) 全国 13 行省共有传教士 117 人，传教会所 114 处，大小教堂 250 处，教徒达 30 万人，自此天主教进入了在中国扎根并广泛传播的时代。



图 2.3 澳门疯王堂、花王堂、风顺堂

17—18 世纪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sup>11</sup>，这个时期是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困难时

<sup>11</sup> 中国礼仪之争：17—18 世纪在华传教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和西班牙多明我会为了打击葡萄牙耶稣会的势力，夺取对华传教垄断权，针对中国儒家礼仪提出的祭孔祭祖是异端的学说。中国统治阶级出于保护儒家传统和统治阶级的稳定而采取禁教这一对抗性策略，最终出现百年教禁的事件。

期。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禁教令下，传教成为非法活动，官府四处搜捕、驱逐传教士，捣毁教堂。教堂建设出现倒退情况。

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在华发展进入近代时期。这个时期天主教各教会依靠西方殖民入侵，在各自的保护国下纷纷取得特权，天主教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疯狂发展。“据统计，1844—1894年，天主教徒人数增加了50多倍，至19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建立37个代牧区<sup>12</sup>，教徒74万。”<sup>13</sup>虽然发展迅速，但西方传教士侵害中国民众，干预地方行政和保护不法教民的行径大大影响了天主教在华的形象，教案频频发生，天主教堂同样损毁严重，对于建筑发展可以说这个时期仍然是一个倒退期。

辛亥革命后，中国反帝运动的展开迫使教皇本笃十五世下令在中国的天主教各修会尽量起用中国神职人员。至1946年教廷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全国设137个教区，分属20个总主教区，教徒达到300万。这个时期是天主教堂建筑发展的成熟期，政治环境的保证让教堂进入了稳步建设的状态，无论建造技艺、材料、风格都变得有序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天主教摆脱了外国势力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办教会的路。同时教堂的建设变得更加可控，其材料形式等等也逐步开始反应当代的要求。但是教堂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型得到应有的重视，建筑中精神性的内容太少，设计建造中对场所感把握较弱，同时反映出了过强的物质性。

## 2.2 天主教入晋传播与各时期教堂流变概述

### 2.1.1 唐元时期天主教在晋地的出现

天主教具体何时进入山西，史料记载纷纭，不能确定。

按照方豪神父的观点，“……唐元时代的景教，在西方当时是目为异端的，可是在他们所遗留的汉文献中，却没有一丝不合我们的教义……”<sup>14</sup>，唐元时代

<sup>12</sup> 天主教传教地区的教务行政区域，由罗马教皇委任神职人员管理。

<sup>13</sup> 任继愈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修订版，第7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sup>14</sup> 方豪，《天主教史人物传》，第3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的景教作为天主教入华的先驱，他们在晋的传播也可以看作天主教在晋的启蒙阶段。“……契丹国十五个城市，有聂派教徒，在西京（Sogin）并驻有他们的总主教。这里所说的西京，大约是指大同。”<sup>15</sup>此时大约是在公元1253—1255年之间，可见大约于中国南宋时期，景教已进入山西传播。

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山西近代天主教堂考察之南境教区》引史料记载天主教入山西为1620年，本文认为不妥。1328年（致和元年）“和德理<sup>16</sup>奉孟高维诺之命回欧洲求教宗多遣教士来华。他从河北进入山西天德，又经……”<sup>17</sup>虽没有确切文献证明和德理是否在山西传教并付洗当地民众。但是从方豪神父对于他“付洗极多”的评价，以及他在1322—1325年3年间协助孟高维诺主教在京为2万人付洗的事实来看，他在山西传教并付洗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自他踏上山西的土地那一刻起，天主教便可以说已进入山西了。

### 2.1.2 明清时期天主教在晋地的传播发展

明清时期是天主教在山西膨胀并迅速发展的时期。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sup>18</sup>，山西绛州举人韩霖与段袞邀请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艾儒略（P. Jules Aleni, 1582—1649）至绛州传教，此为明清时天主教正式入山西发展。这里必须提到有功于山西天主教发展的两大家族——韩氏与段氏家族，韩氏兄弟韩霖<sup>19</sup>、韩云、韩霞与段氏兄弟段袞、段袞、段宸，作为山西本土士人中奉教先驱，不但将传教士带入山西，同时也带动了其家人和山西的各阶层民众积极加入天主教。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四记载“又有段袞……归家后，劝其亲族与其婿，明宗室王爷同沾圣化……曾捐巨款，建圣堂一座……”。

艾儒略一年之后便南下扬州，继他之后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格（Nicolas

<sup>15</sup> 同上，第18页

<sup>16</sup> 和德理（Odoricus de Portu Naonis），生于1265年（一说1285年），意大利人。十五岁时入方济各会为托钵僧，云游四方，常归隐，好游历，著有《和德理游记》。

<sup>17</sup>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3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sup>18</sup> 一说为1621年，见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130页，1621年段：“艾儒略又到山西绛州建立教会。”

<sup>19</sup> 韩霖，字雨公，号寓庵，山西绛州人。1624年，因与徐光启善，故受洗，圣名多默。协助传教士高一志于山西传教多年，并为其校阅大量书刊。著有《铎书》，与张庚合著《圣教信证》。



Trigault, 1577—1628) 于 1624 年来到绛州传教, 并修建绛州教堂。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段袞斥资所建教堂, 地点在上林(今段家庄), 此教堂为宫殿式, 当时称之为换脑教会。这是山西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建筑。当时天主教堂的形式如同它的教会发展一般均是刚刚进入山西, 因此普遍采用当地人民熟悉的本土形式。

金尼格在山西传教期间, 十分注重天主教宗教文化的传播, “他第一个向罗马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 行其他圣事, 以及诵念日课”<sup>20</sup>, 并曾于 1615 年请准教廷中国天主教会祭礼时可以使用一种特定的“祭巾”, 这样便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中国传统大典中必须戴冠的习俗。可以说他奠定了山西乃至全国天主教融合于地方文化的一些特定风俗的基础。

天启五年(1625)<sup>21</sup>, 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 1566—1640) 潜入绛州传教<sup>22</sup>, 在当时绛州知州雷狮的支持下, 广开教务。六年(1626) “山西绛州有五百人受洗, 次年又增五百人”<sup>23</sup> 在这样宽容的传教环境里, 1627 年 “韩霖兄弟在绛州城东南购置两栋房屋, 改建成中国第一座由教徒捐建的教堂。”<sup>24</sup> 至崇祯三年(1630) 绛州教徒已增至 2000 余人。1631 年, 高一志入蒲州(今山西永济) 传教, 并建立教堂, 授洗 150 人。十年间高一志在方德望(Stephanus Faber)、罗雅各、石宏基等教士的支持下, 传教不断, 甚至在崇祯七年(1634 年) 山西饥荒时, 还 “四处奔走, 救助灾民, 授洗绛州、蒲州两地一千五百三十人”<sup>25</sup>。至卒前 15 年的传教时间里共付洗 8000 余人, 建堂五十余座。成为了山西历史上第一个教堂建设的黄金时期。

清康熙十五年(1696) 罗马教廷下令划分南京、北京两大教区, 同时在中国建立 9 个宗座代牧区, 山西为其中之一。由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张安当(Antonius Posateri) 任首任代牧主教, 自此山西教务脱离北京管辖, 独立自主管理。康

<sup>20</sup> 方豪, 《天主教史人物传》, 第 126 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

<sup>21</sup> 一说 1624 年, 见任继愈主编, 《基督教小辞典》修订版, 第 218 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

<sup>22</sup> 高一志原名王丰肃、王一元, 字则圣, 万历三十三年(1605) 入澳门, 后赴南京传教。时值沈樞主使南京教案之际, 他被目为主犯, 受到驱逐。因怕南京方面相识的人太多, 被派到山西绛州传教, 劝化韩霖昆仲。一生著述甚丰, 有《教要解略》等, 言行多影响后世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 被尊为山西开教之祖。

<sup>23</sup>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第 134 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sup>24</sup> 同上, 第 136 页

<sup>25</sup> 同上, 第 140 页

熙四十四年（1705）时全省有教徒 3000 余人，分属太原、绛州两个本堂。这年后因为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在晋进入漫长的禁教期，此间整个中国天主教形势严峻，国内长期缺少主教，张氏故去后，山西主教告缺 11 年，1707 年 Laghi 被任命为山西、陕西、四川代理主教。康熙五十五年（1716）山西与陕西合并成山陕教区，1763 年方济各会方济谷（Magni）任山陕教区代牧，1817 年 Joachim Salvetti 继任。历时 128 年，更替主教 16 人。

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籍教民出国修学神学的情况，他们在外籍教士带领下，去罗马教廷指定的教区学习天主教神学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因在国外有所见闻，他们归国后在本地教堂建设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樊守义<sup>26</sup>是其中代表，他回国后于 1736 年，赴山西右卫（今山西西北右玉县）给康熙教案中发配至此地的大臣苏奴全家授洗，极大促进了天主教在晋北的发展。

### 2.1.3 近代天主教在山西流传的障碍与契机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国家以枪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战败后，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中，有很多条款涉及保护天主教的，称为“传教条款”，它们标志着中国天主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44 年《中法条约》的签订，内中明确天主教的合法地位，从此天主教弛禁。于是在这样的政策下，天主教开始了在山西的疯狂发展。“1867 年有教徒 13832 人，4 名外国传教士和 16 名本地神父……1891 年，在太原府西南建造了一所修院……”<sup>27</sup>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罗马教廷将山陕教区分开，再次设山西教区，意大利方济各教士杜喜伯（Gabriel Griogli）为首任山西教区代牧，山西教会脱离山西主教管辖。时山西有外籍教士 4 人，中国籍神父 16 人，教徒 8000 人。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加剧，山西很多地方民教矛盾日益凸显，很多地方传教士包庇当地不法民众，“不肯送官究办，于是有犯重罪投入教中而求保证

<sup>26</sup> 樊守义，字利和，山西平阳人。1682 年生，1707 年随艾逊爵（Joseph Antonius Provana）司铎前往欧洲，求学于都灵、罗马，1709 年入耶稣会，后晋铎。他为国人撰写了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

<sup>27</sup>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第 151 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

者”。<sup>28</sup>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反教情绪严重，很多地方出现打杀教民、焚毁教堂的情况。然而教会在列强的支持下屡屡以武力向山西当时的领导阶层威胁。同时并加剧对百年禁教期间对被查封、没收教堂的索回。1861年法国教士梁多明要求查还绛州的“东雍书院”。该院请初为教堂，雍正禁教后改为书院。虽经拒绝仍然被坚持要回。

在这样的民族矛盾下，出现了历史上的“庚子教难”。“山西太原、太谷以孝义、大宁、阳曲、五台、徐沟等11州、6府、40县都爆发义和团运动，教堂被毁，教民和传教士被杀死，一时间传教士在该地绝了迹。”<sup>29</sup>“山西巡抚毓贤下令捕杀教士教民……由山西逃入陕西的教士亦被杀害”。<sup>30</sup>但是由于清政府和列强的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很快被瓦解，于是在清政府“庚子赔款”的条约下，天主教再一次兴盛，如野火春风，迅速遍布山西，大小乡镇、偏远山区到处都能看到教堂的影子。这个时期的天主教再一次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20世纪上半期，山西天主教发展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1912年后国民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化，这期间，很多教民参加了革命军，如山西祁县西关村民配合革命军参加了很多工作，教堂教士也协助实施剪辮、放足等。文化、政治的革新带动了宗教的发展，也使宗教文化具有了新的气息，很多地区的教堂内原供奉的圣母、基督圣像都换上了中国传统服饰。

抗日战争期间，凡蒂冈教廷“不偏左、不偏右”的做法遭到了山西大部分教士教民的抵抗。但是战争却给教堂造成了又一次破坏。“灵丘县教堂被日军付之一炬，天镇教堂被日军抢劫一空，损失惨重……”<sup>31</sup>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外籍教士大多坚持反共立场，天主教发展缓慢，很多教士逃往国外，“太原、榆次总堂和各堂口空无一人。”<sup>32</sup>

近代的山西天主教发展命途多舛，夹杂着机遇与障碍。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教堂建设并不像其教会发展那样，基本处于一个发展缓慢阶段。

<sup>28</sup> 引自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第2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sup>29</sup> 引自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第15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sup>30</sup> 引自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41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sup>31</sup> 引自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416页，中华书局，1997年

<sup>32</sup> 同上，第414页

### 2.1.4 当代山西天主教的本地化发展

新文化运动以后，天主教的本地化呼声日趋强。新中国建立以后，天主教徒自发组织了“三自爱国运动”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天主教会。1958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同年成立山西天主教爱国会。山西作为中国内陆地区，在困难中顺利完成了天主教的本土化转型。教堂建设随着宗教发展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新中国天主教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天主教发展再次遇到困难。教徒教士被批斗，教堂被拆毁。“1966年8月23日，太原部分‘红卫兵’在太原市天主教堂‘造反’，……，拆毁了圣堂的钟楼和十字架，捣毁了宗教用品。……大同教区教堂被拆毁了钟楼和十字架后，由工厂占用，所有教产全部没收。”<sup>33</sup>这次的损失是严重的，因为从意识形态上对天主教的破坏直接导致了教堂财产的流失，其破坏的广泛性尤其巨大。

文革过后，天主教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各地天主教在政府的关心下兴盛发展。同时，文革期间被关闭的堂口也相继开放。晋中开放教堂14处，临汾5处……同时很多新时代的教堂也相继建成。但此时教堂建筑的建造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局面，形式往往追随已有教堂。总体说来建国至今，天主教在山西处于自立发展的良性状态。

## 2.3 天主教太原教区传教史与教堂概况

本文论述的地域范围虽然不是传统的宗教行政区划上的太原教区，但是大部分地域还是被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太原教区覆盖，因此简单叙述太原教区天主教的发展历史概况。

### 2.3.1 太原教区历史发展和历任主教情况

明崇祯七年（1634），比利时耶稣会教士金尼格（Michael rrigault）<sup>34</sup>来太原

<sup>33</sup> 引自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419页，中华书局，1997年

<sup>34</sup> 此金尼格非前面所提之金尼格，山西传教历史上有两个金尼格，前者于1610年来华，后者于1630年来华。

建堂，设立会口，在他任期二年内，授洗 200 人，他成为太原历史上第一个本堂神父。1644 年（顺治元年），德籍耶稣会士万密克（Michael Walta）逝世后，金继万主持了山西全省教务，直至 1665 年（康熙四年为止）。

其间，太原经历百年教禁。

同治九年（1870）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江类思接任山西主教，同年奏请罗马教廷，委任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张保禄为其助理主教。

1891 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艾士杰接任太原教区主教职，1898 年副格辣被任命为副主教，并与是年带来于是年带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修女 7 人，这是外籍修女来太原的开端。1900 年山西北境教区教徒总数达 17000 余名，外籍教士 10 人，中国籍神父 21 人，大小教堂 200 余座，大小修道生 37 名，外籍修女 7 人。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太原教区主教、教徒共 26 人均被杀死，主教大堂及教会所有房屋，全毁于火。

光绪二十八年（1902），意大利方济各传教士风朝瑞任北境教区代牧主教，三十一年（1905）在太原北街东三道巷建大教堂（今解放路大教堂）。1910 年，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希贤任北境教区主教，其间办起了明源、加辣学校和图书馆。风朝瑞复任主教期间（1916—1938）全省共修大型教堂 97 座，小型教堂 537 座。

民国期间，太原教区主教更替较多，且在教堂建设上多有贡献。

建国后 1956 年，“太原教区有主教 1 人，神父 24 人，修士 5 人，修女 28 人，教徒 28000 余人。”<sup>35</sup>1958 年，太原自选自圣主教，结束了太原教区外国主教长达 300 多年的控制。“至 1996 年太原教区分为 21 个堂区，主教 2 人，神父 47 人（其中青年神父 38 人），有修女 6 人，教徒 8 万余人。”<sup>36</sup>

<sup>35</sup> 数据引自内部资料，山西统战工作资料汇编

<sup>36</sup> 引自太原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志，第七册，第 369 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表 2.1 太原教区历任主教名单

姓名	国籍	任期	备注
艾士杰	意大利	1876—1900	死于义和团运动
风朝瑞	意大利	1901—1910	后复任
希贤	意大利	1910—1916	后调往陕西教区
风朝瑞	意大利	1916—1940	复任，两次历时 32 年
李路加	意大利	1940—1951	1952 年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郝乃	中国	1952—1955	1955 年肃反中逮捕判刑
李德华	中国	1955—1966	本省第一批自选自圣主教
张信	中国	1981—1994	
李建唐	中国	1994—	

### 2.3.2 太原教区历史分区沿革

光绪十六年（1890）罗马教廷划山西为南境和北境教区，时北境教区主教堂设于太原城内。因此，历史上也称北境教区为太原教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太原教区的称谓，这时的太原教区也是历史上范围最广的一个。“当时所辖范围包括：太原、大同、汾州、宁武、朔平 5 府；忻州、代州、永宁、平定、朔州、浑源、应州、保德、岢岚 9 州；阳曲、榆次、平遥、临县、孝义、五台等 51 县。有大小教堂 60 余处，教徒 1.3 万余人。”<sup>37</sup>至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太原教区教徒增加到 1.7 万余人，外籍教士 10 人，中国神甫 21 人，大小教堂 200 余座。（图 2.4 左上）

<sup>37</sup> 引自太原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志，第七册，第 30 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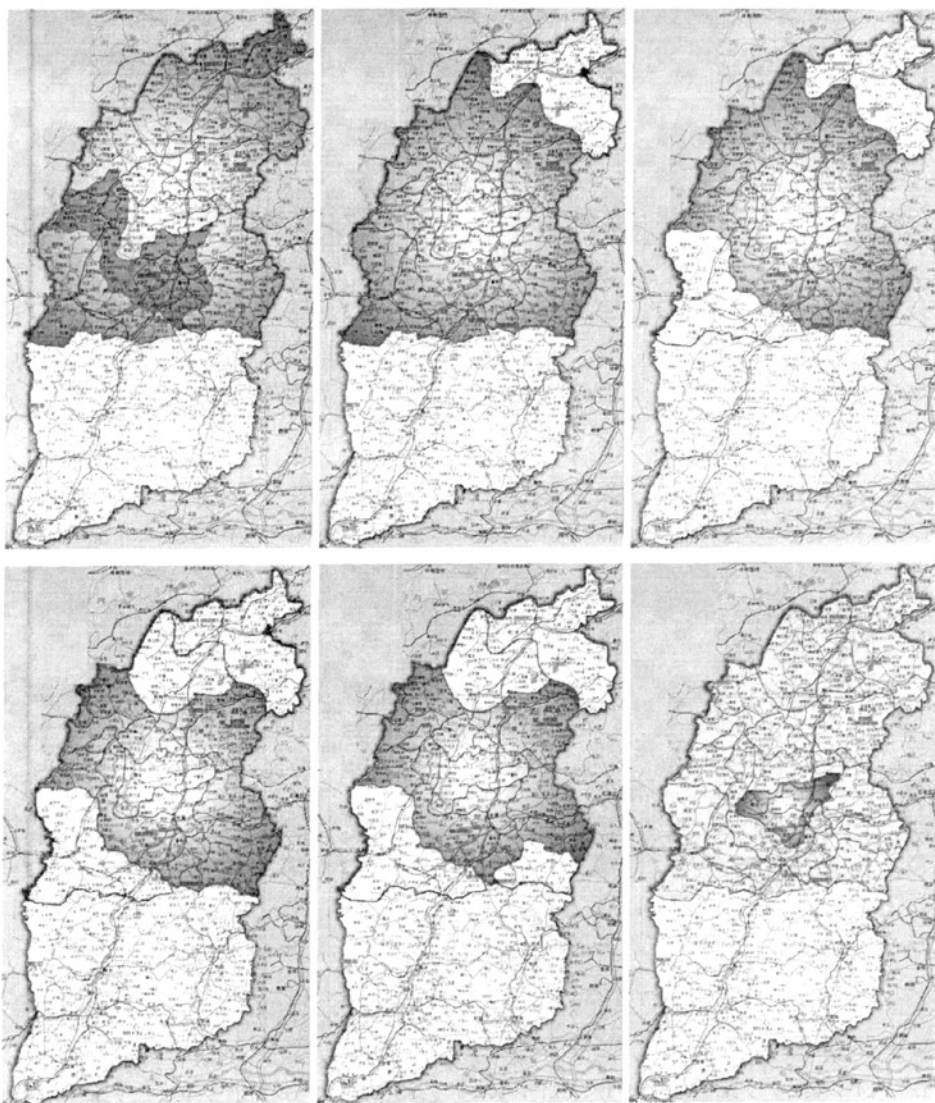


图 2.4 太原教区历史变迁图示（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1890 年、1922 年、1924 年、1926 年、1932 年、1982 年太原教区的辖区情况）

民国 11 年（1922），由于不平等条约保护，入教者连年增长，教区范围扩大。因此罗马教廷将大同教区从北境教区划出，时大同教区辖大同、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 6 县。（图 2.4 中上）

民国 13 年（1924），北境教区正式改名为太原教区。（图 2.4 右上）

民国 15 年（1926）从太原教区划出汾阳教区，辖汾阳、孝义、平遥等 15 县。总堂设于汾阳，均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当时称之为“国籍教区”，也是山西历史上第一个本土化教区。同年再划出朔县教区，辖朔县、宁武、偏关等 15 县。由德国方济各会士管理。（图 2.4 左下）

民国 21 年（1932）再次从太原教区中划出榆次、平定、清源等 10 县为榆次教区。此时新的太原教区辖太原、阳曲、五台、定襄、崞县（原平）。这个分区方法一支延续到 80 年代初期。（图 2.4 中下）

建国后，为了更好管理教务，山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和山西省教务委员会于 1982 年 6 月按照行政区划重新划分了山西教区，太原教区范围限定于太原市，这也是历史上范围最小的太原教区。本文所要论述的教区范围与此大致相当。（图 2.4 右下）

### 2.3.2 太原教区教堂的变迁

崇祯七年（1634）金尼格在太原建立第一所教堂。道光二十四年（1844）红沟村教堂建成。

同治九年（1870）江类思上任伊始便在太原北门街东三道巷建立起主座教堂。当时的教堂是南北向。

艾士杰在任副主教与主教期内是太原教区天主教堂建造的一个高峰时期，在他主持下，筑有：洞儿沟方济各会院、河西圪撩沟大教堂、清源梁泉道（今清徐六合村）大教堂、板寺山圣母堂、阳曲县红沟、河上咀、尧子上教堂，以及其它大小型教堂 60 余处。此外，还在太原城内创立了正式修道院、修女院、育婴院、学校和大北门外西涧河教士坟地等。

风朝瑞在任期间，办理庚子教案，利用赔款大兴土木。兴建了太原市现解放路大教堂、总堂神甫大楼、修女院大楼、若瑟医院、修道院、下庄总修道院。在任期内总计建有教堂 67 座。

希贤在任期间，兴建了民原中学教学楼及印刷馆，在太原郊区建堂多处。



根据1946年统计，太原教区共有24个本堂区。石岭关以南者11个，包括：太原总堂、太原南堂、圪窰沟、南社、东涧河、固碾、尧上村、棋子山、河上咀、红沟、大泉沟，石岭关以北者13个，包括：忻县南关、董村镇、解原村、奇村镇、东呼延5处，崞县、原平镇、轩岗、兰村4处，五台山的沟南村、东冶镇2处，定襄县1处。

1950年后，太原教区常住本堂神父的堂区有13处，计有：太原总堂、圪窰沟、南社、风声河、东涧河、北固碾、峰西村、尧子上村、红沟村、河上咀、太原南堂（1955年后修建五一广场拆毁）、永兴堡（修建工厂）。石岭关以北的堂口，除忻县武家庄常住神父外，其余堂区堂口，实不复存在。

文革结束后，1980年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开放了11个堂口和一个活动点，计有：太原总堂、圪窰沟、南社、风声河、东涧河、固碾、峰西村、洞儿沟、西柳林、六合、红沟、尧上村。

现今，太原教区开放教堂有90余处。并陆续有新的天主教堂建成。

### 2.4 本章小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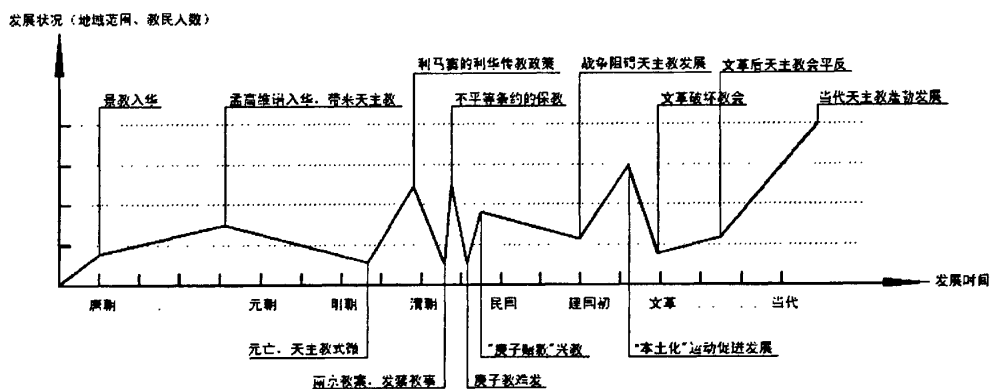
纵观数百年天主教入华、入晋、入并历史，天主教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波折。从唐时入华到今天的本土化天主教的繁盛，天主教的教堂如同它的教义传播，不断被扩大，遍及乡村城镇。

我们可以把天主教在内地的传播，从不同角度加以归纳。

首先，从天主教本身在中国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唐元时的平和启蒙阶段。然后是明末至清初的迅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来源于西欧传教士的传教政策的开明，入乡随俗是这个时期传教的特色，自利马窦将入华传教政策定义为从深入汉文化的根基始，中国文化便以其丰富的土壤滋养了这个外来的宗教。不久，礼仪之争带来了天主教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剧烈磨擦，教禁让天主教在伤痛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严冬。殖民的入侵，让天主教依靠着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又一次飞速发展，无数民众因被入教后所能具有的特权引诱疯狂加入天主教，这时期天主教以一种政治实体的面目出现，完全偏离了其“爱上帝与舍己爱人”的教义，这样的发展是畸形的，无数的教案让天主教

一次又一次经历着波折，山西尤其剧烈。义和团运动中杀洋灭洋的“庚子教难”让天主教再次跌入冰点，民众从精神上的反对对天主教传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庚子赔款使天主教再次繁荣，但这样的兴盛是虚假的。民国连年的战争导致天主教一直在压抑中前行，直至建国后的若干时间。刚刚走上正轨的新中国天主教，却又遇到了文革的破坏，这是文化根基上的又一次冲击。文革过后，本地化的天主教在中国顺利前行，走上了一条光明发展之路。我们可以用一条曲线指示这样的发展：（表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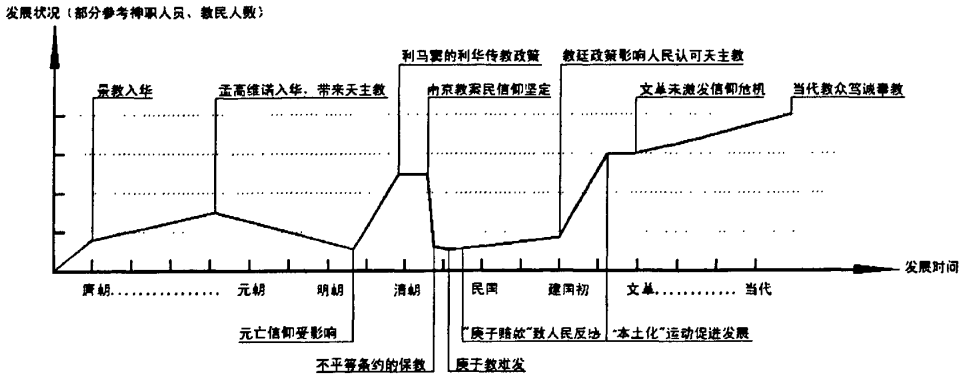
表 2.2 天主教在华发展历史概况



其次，从人民对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接受度来看，情形与传教发展有所不同，主要不同表现在天主教非正常传教发展阶段。从西方殖民入侵，不平等条约签订伊始，传教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性质和政治诱惑形式的，这里的强迫是精神上的，因为此时的附教意味着可以得到保护，政治庇护往往能够得到乱世人民附和。但是毋庸置疑，此时入教者大多非信教徒，宗教的作用这里几乎没有，同时真正信教的教民们往往对此时的教士行径大失所望。后民国期间由于凡蒂冈教廷的反面力量，人民对于天主教的接受度也不高。到了建国后文革，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人民对于天主的信仰丝毫不衰，此时在人民的主观世界，天主教已经普遍得到认可。（表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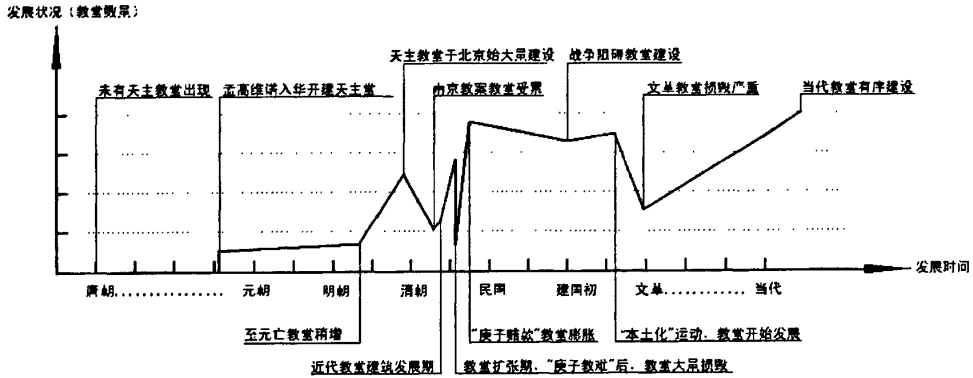
再次，从天主教堂发展情况来看，情形几乎是以上两者的综合，这里沿用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山西近代天主教堂考察之南境教区》第三章的结论，从近代发端，教堂建设呈现了一个发展—扩张—焚毁的开始阶段，以 1900 年“庚

表 2.3 民众对天主教接受度历史发展概况



子教难”为转折点，后期又经历了一个膨胀变动期。我们再次通过一个表来看（表 2.4），天主教堂的建设情况在明清阶段变化剧烈，实际上两次对传教不利的历史事件<sup>38</sup>对教堂的发展状况影响深刻，尤以后者剧烈。教堂在这个时期无论从数量还是形式上来说都处在剧烈的变动期，往往处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不同时期的教堂风格迥异。

表 2.4 天主教堂建设历史概况



总体来说，百年的发展史，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与中国文化的磨合过程中有冲突也有融合。教堂的修建始终没有停滞，数量还在不断增多，并且在晋地取得了其他宗教都不具有的竞争优势，教徒和传教区域发展平稳。

<sup>38</sup> 指：1、杨光先引发的南京教案以及后期的禁教政策；2、“庚子教难”

##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分布概况与形制分析

在北境教区（最早的太原教区）成立之前，太原地区便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教堂留存下来。从考察结果来看，当地教堂大多为1900年后所建。庚子赔款后，太原地区教堂基本都得到了赔款修缮，在教难中毁坏的教堂基本也多依照原样恢复。

各地现存教堂情况有所不同，大体呈现3种情况：有些历史较长的教堂，几经重建、改建，形式已和原来的大不一样，以太原市解放路天主教太原教区总堂为代表；有些在1900年前不久建造的教堂，因为形制可考，基本在教难毁坏后依原样恢复或者重建，但是会依据时代和地域的特征改变一些造型元素；1900年后的大部分教堂保存情况都还可以，文革期间，损坏的主要是教堂钟塔、内部的挂钟和教堂正面顶部悬挂的表盘，还有部分记载建造历史的碑刻，教堂整体毁坏的情况不多见。80年代末期是对在文革期间损坏教堂大规模修复时期，在这期间教堂内损失的器物基本归还，无法找回或者损毁严重的也都基本照原样新造，外墙基本重新粉刷，内部也多重新装修。

### 3.1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教堂分布情况

今天的太原教区现存教堂大小约90座，如果算及邻近地区，教堂数目应在百座以上。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的分布基本以村为单位，这与天主教的传播方式紧密相关。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由于老百姓的文化素质有限，往往更易从内心接受天主教教义。于是教士便将山西的农村作为传教基点展开活动，这直接促成了太原周边地区天主教堂的分布大部分位于一些偏僻的乡村的结果。并且，传教的情况并不联系当地的经济状况，反而有些经济能力比较差的村子对天主教情有独钟，因为这些地方的村民往往相信虔诚的皈依会改善他们生活状况。

另外，一些大型的教堂会选择依山而建，这样做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避兵祸，连年的战乱使得教堂极易被损坏，于是教士择址时会考虑一些远离城镇的偏僻地域；二是避开当地的行政中心，因为多年教案的经验告诉教士们，教

案的产生往往出自政治原因，并且往往取决于当地行政管理者的态度，因此，他们宁愿避其风险。三是营造一种神圣气氛，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朝圣的心理在中国百姓中是普遍的，因为他们觉得朝圣时，走过崎岖的山路，经历漫长的路程往往可以显示对上帝的虔诚，这样便可在冥冥之中得到上帝的庇佑。这也是现在考察的那些山区中教堂反而更加兴盛的原因，例如阳曲县的阪寺山圣母堂。

### 3.1.1 总体情况

经过系统考察，太原地区现有教堂情况如下表：

表 3.1 太原地区教堂分布

序号	区域	地点	教堂	建造时间	督建人员
1	北城区	解放路 178 号	解放路教堂	1807 1905	江类思 风朝瑞
2	北郊区	东社乡圪窰沟	圪窰沟教堂	1872—1890 1989—1900	李有刚
3	北郊区	东社乡王家庄	王家庄教堂	1932 2003—2008	詹林平、 王树国
4	北郊区	东社乡东社村	东社村教堂	1911 1981 1996	希贤 郭继汾 张秉忠
5	北郊区	东社乡大岩村	大岩村教堂		
6	北郊区	东社乡下庄村	修道院教堂(大堂) 修道院教堂(小堂) 下庄村教堂	1932 1937	风朝瑞 风朝瑞
7	北郊区	柴村镇小石河	小石河教堂		
8	北郊区	柴村镇西张村	西张村教堂	约 1900 前 1989	王昌 郭继汾
9	北郊区	柴村镇芮城村	芮城村教堂	1990	
10	北郊区	西铭乡风声河	风声河教堂	约 1870 年	白氏家族

###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的分布概况

				1903 1984 1991—1996	风朝瑞 郭继汾 苏溱
11	北郊区	西铭乡北寒村	北寒村教堂	1900 1990	韦氏家族 郭继汾
12	北郊区	西铭乡河龙湾	河龙湾村教堂	1937 左右 1989—1990	吉姓家族 梁神父
13	北郊区	小井峪乡沙沟村	沙沟村教堂	1837 1911 1991	孙姓教徒 江辅仁 张明明、 武俊维
14	北郊区	小井峪乡神堂沟	神堂沟教堂	1905 左右 1982—1992	郭继汾
15	北郊区	小井峪乡南社村	南社村教堂	约 1770 1927 1982 1997—2000	江类思 薛北海 郭继汾 张秉忠
16	北郊区	阳曲镇峰西	峰西教堂		
17	北郊区	阳曲镇风格梁	风格梁教堂	解放前 约 1970—1985	
18	北郊区	阳曲镇棋子山	棋子山教堂		
19	北郊区	阳曲镇北山头	北山头教堂		
20	北郊区	阳曲镇司土窠	司土窠教堂		
21	北郊区	阳曲镇郭家窑	郭家窑教堂		
22	北郊区	阳曲镇黄花园	黄花园教堂		
23	北郊区	阳曲镇阳曲村	阳曲村教堂		
24	北郊区	中涧河乡东涧河	东涧河教堂	1908 1989—1993	江辅仁 张世杰
25	北郊区	中涧河乡西涧河	西涧河教堂	约 1920 1988—1989	王旭
26	北郊区	中涧河乡长沟村	长沟村教堂	1921 1992—1993	武俊文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的分布概况

27	北郊区	中涧河乡耿家庄	耿家庄教堂	约 1905	
28	北郊区	小返乡水沟村	水沟村教堂	1895 2007	李有刚 常同希
29	北郊区	新城乡杜家村	杜家村教堂		
30	北郊区	新城乡北固碾	北固碾教堂	1921—1924	
31	南郊区	姚村乡洞儿沟	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		
32	南郊区	姚村乡洞儿沟	洞儿沟村教堂	1900 年前 1939	段天恒 富济才
33	南郊区	姚村乡固驿	固驿教堂	约 1915	韩海泉
34	南郊区	姚村乡南峪	南峪教堂		
35	南郊区	姚村乡姚村	姚村教堂	1894 1916 1931—1932	薛北海
36	南郊区	姚村乡枣园头	枣园头教堂		
37	南郊区	姚村乡田村	田村教堂		
38	南郊区	姚村乡高家堡	高家堡教堂		
39	南郊区	姚村乡北邵村	北邵村教堂	2003—2007	张虎成
40	南郊区	晋祠镇王郭村	王郭村教堂		
41	南郊区	晋祠镇西张村	西张村教堂		
42	南郊区	晋源镇五府营	五府营教堂		
43	南郊区	晋源镇晋源	晋源教堂	1932	彭毓龄
44	南郊区	晋源镇古城营	古城营教堂	1900 年前 1903 1989	风朝瑞 李建唐
45	南郊区	刘家堡乡西柳林	西柳林教堂	光绪年间 1902—1905	李有刚
46	南郊区	北格镇三贤村	三贤村教堂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的分布概况

47	南郊区	西温庄乡西温庄村	西温庄村教堂		
48	南郊区	西温庄乡高中村	高中村教堂		
49	南郊区	亲贤乡杨家堡	杨家堡教堂	1726—1727 1900年前 1903 1993—1995 2005	王银树、 王金柱 同上
50	南郊区	杨家峪乡淖马村	淖马村教堂	约 1915 1984—1985	雷晋
51	古交市	镇城底镇雁门村	雁门村教堂	约 1960 2003—2004	
52	古交市	岔口乡前庄村*	前庄村教堂		
注：*者今属汾阳郊区					
53	阳曲县	侯村乡尧子尚村	尧子尚村教堂	1897 1929 1989	温俭让 孟文
54	阳曲县	侯村乡西黄水村	西黄水村教堂	1931	薛北海
55	阳曲县	侯村乡会沟村	会沟村教堂	1923	薛北海
56	阳曲县	侯村乡石城村	石城村教堂	1930 1985	
57	阳曲县	侯村乡侯村	侯村教堂	1920 1997—1998	薛北海 孟同宝
58	阳曲县	侯村乡大碾沟村	大碾沟教堂	文革前 1982	
59	阳曲县	侯村乡西下庄村	西下庄村教堂		
60	阳曲县	东黄水镇红沟村	红沟村教堂		
61	阳曲县	东黄水镇石沟东村	石沟东村教堂	1988	
62	阳曲县	东黄水镇土岭村	土岭村教堂		
63	阳曲县	东黄水镇三堰村	三堰村教堂		



###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的分布概况

64	阳曲县	东黄水镇东岗村	东岗村教堂		
65	阳曲县	东黄水镇坪塘窠村	坪塘窠教堂	约 1920 1981	
66	阳曲县	侯村乡王家恼村	王家恼教堂	约 1930	郭城屏
67	阳曲县	侯村乡清尖梁村	清尖梁教堂		
68	阳曲县	东黄水镇西洛阴村	西洛阴教堂	1981	
69	阳曲县	东黄水镇水泉沟	水泉沟教堂	约 1930 1989	
70	阳曲县	大孟镇北岗村	北岗村教堂		
71	阳曲县	高村乡王文岭	王文岭教堂	约 1985-1990	
72	阳曲县	东黄镇水河上咀	河上咀教堂	1888 1985	王董役 李毓文
73	阳曲县	东黄水镇吉家岗	吉家岗教堂	1930	
74	阳曲县	东黄水镇牛家滩	牛家滩教堂		
75	阳曲县	东黄水镇炭岭村	炭岭村教堂		
76	阳曲县	东黄水镇阪寺山	阪寺山教堂	1897—1898	李有刚
77	阳曲县	大孟镇大泉沟	大泉沟教堂	约 1935 1983	
78	清徐县	清源镇六合村	六合村教堂	1895—1897 1929 1986	李有刚 杜秉天 苏臻
79	清徐县	王答乡红城村	红城村教堂	1870 年后 1902—1904 1994—1998	
80	清徐县	清源镇大北村	大北村教堂		
81	清徐县	孟封镇桃花营	桃花营教堂		
82	清徐县	柳社乡东青堆	东青堆教堂		
83	清徐县	柳社乡南青堆	南青堆教堂（旧堂） 南青堆教堂（新堂）	约 1905 2006—2008	张志强

###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的分布概况

84	清徐县	吴村乡温南社	温南社教堂	约 1905 2001—2003	张志强
85	娄烦县	米峪镇乡柴厂村	柴厂村教堂	1996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地区现有教堂情况位置与强度如图 3.1 (其中每一个小方块代表一座现存教堂, 位置与实际地理位置大约吻合)。

根据图上实际情况可见, 教堂的分布集中在太原市郊与阳曲、清徐两县。集中区域有两个: 阳曲县城周边、太原南郊至清徐县一线。通过田野调查, 从现存的教堂规模和教民人数来



图 3.1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分布情况与强度示意

看, 阳曲县的候村天主教堂、清徐县的六合圣堂、太原天主教总堂成为规模最大的三个天主教堂, 同时作为区域教堂的核心辐射周边地区。候村、六合天主堂统领两个规模最大的教堂集中区域, 太原天主教总堂情况比较特殊, 名义与实际都是整个太原地区的中心。

太原西部的古交市与娄烦县的教堂数量比较稀少。经过与古交市雁门村天主教堂本堂神父交谈后了解到, 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地理原因, 古交与娄烦和东边的太原、阳曲、清徐之间有高山峻岭相隔, 交通十分不便。今天教徒若要区太原总堂, 需要经过约 4 个小时的车程。如果在交通不发达的近代, 那么时间就会更长, 这相对影响了天主教在这两个地方的传播。2、管理原因, 因为路程遥远, 天主教的管理在这两个地区便显得比较松散, 这也导致了两地人民的奉教积极性不高。3、经济原因, 由于古交与娄烦市太原地区重要的两大产

煤区，大量的时间与经历都投入在煤炭经济的运作上，群众因此对天主教多有疏忽。这个情况类似于现今的很多南方地区天主教的式微。

分区教堂分布情况如下：

1、太原市区：（图 3.2）大致以北郊以及阳曲镇附近、南郊姚村附近形成两个集中分布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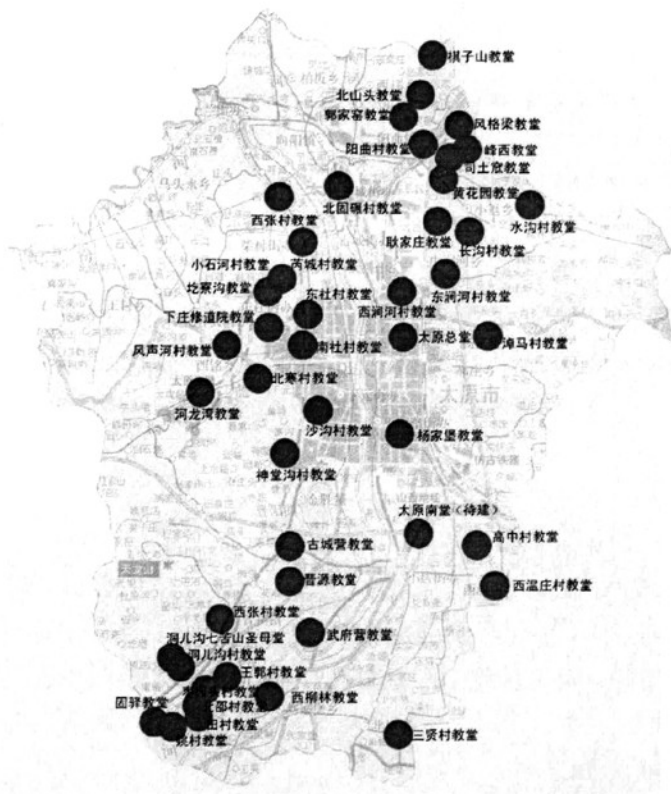


图 3.2 太原市区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2、阳曲镇：（图 3.3）教堂分布集中在阳曲县中南部地区，以东黄水镇、候村乡两地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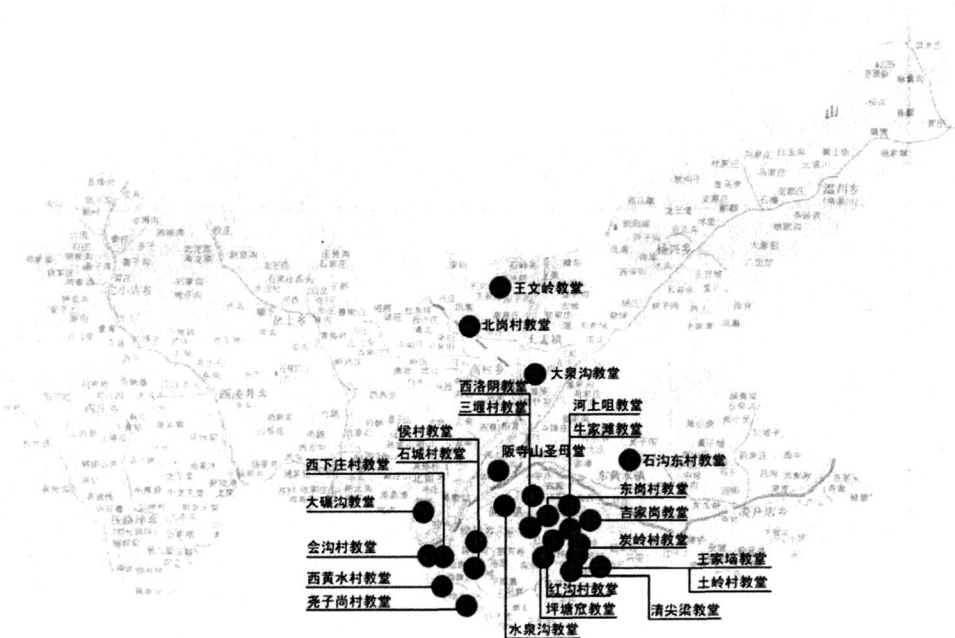


图 3.3 阳曲县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3、清徐县：（图 3.4）教堂分布集中在县中北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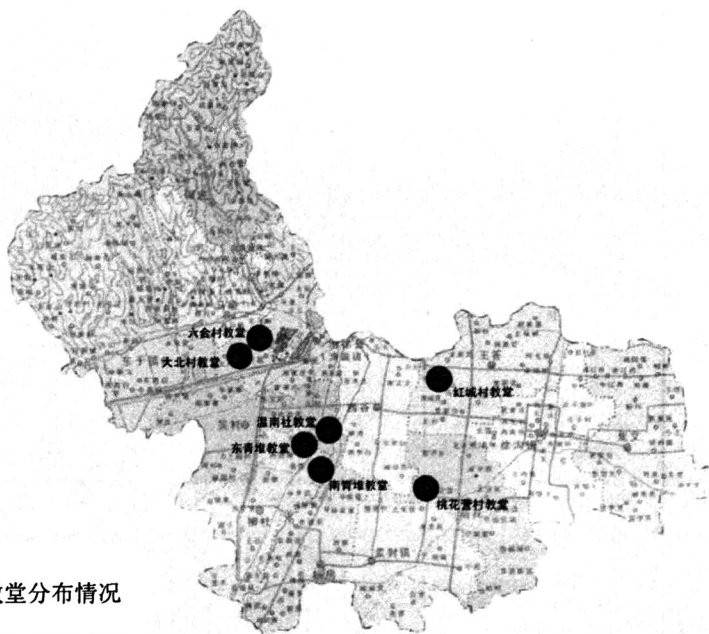


图 3.4 清徐县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4、古交市：（图 3.5）教堂现存稀少，并且原有教堂大多损毁。现存教堂仅有两处，在市内教徒聚集点一处。

5、娄烦县：（图 3.6）现仅存米峪厂镇柴厂村一处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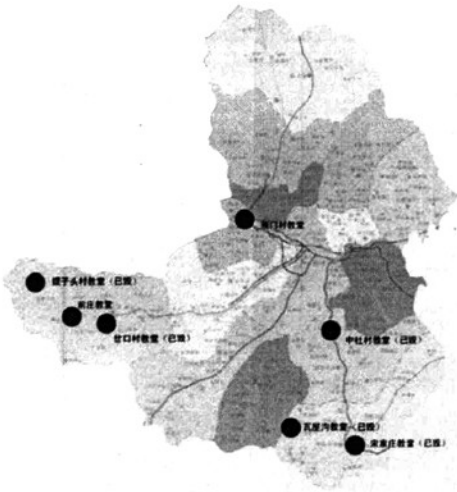


图 3.5 古交市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图 3.6 娄烦县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 3.1.2 太原市及其近郊

(01) 北城区—太原天主教总堂（太原教堂、解放路教堂、圣母无染原罪堂）



图 3.7 建于 1905 年的太原北门街教堂

图 3.8 今太原天主教总堂外景

#### ● 历史概况

太原城内教堂，前后更易过三次。“第一次建于 1635 年，是一座五间之大小的教堂，为金弥格所建。此堂于雍正年间充公，改作他用。”<sup>39</sup>第二次建于清同治九年（1807），由意大利人江类思任山西教区主教时所建，后历经变迁，教堂地址未曾改变。（图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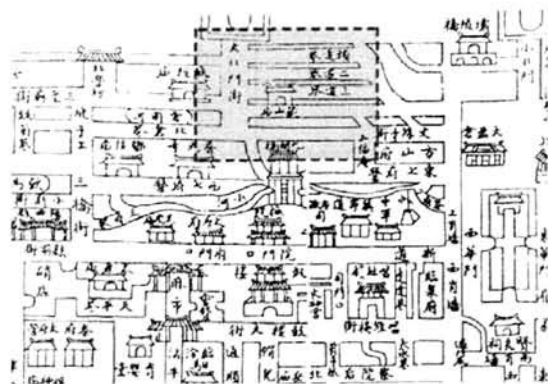


图 3.9 道光阳曲县地图，图中红色虚线范围内为最早的太原天主教总堂地址

<sup>39</sup> 引自天主教太原教区内部资料“太原教区堂口简介”

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教堂位于太原城北端东三道巷和大北街交口处东南角，图 中所标的建筑物名称为“藏山寺”，是否为当时对教堂的称呼已不可考。当时教堂为南北走向，古罗马风格的建筑。于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被完全焚毁。（图 3.10）

光绪二十八年（1902），意大利人风貌瑞任太原教区主教，并在原被焚毁的教堂基址上重建主座教堂，1903 年动工，竣工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堂名“圣母无染原罪堂”。堂的正主保为“无染原罪圣母”副主保为“圣若瑟”和“圣方济各”，故在堂面中门顶有拉丁文“Dom. in hon Deiparae Jmmac. Ss.joseph et Fran .Ass”字样，译成中文为“无玷天主母及圣若瑟和方济各殿”。“当时教堂朝向改座东向西，已于初建教堂不同，平面为教堂惯用的拉丁十字型。大堂罗马风式，顶高 20 米，东西长 66.75 米，祭台宽 37.5 米，进门宽 25.5 米，总面积近 2000 平方米，能容纳近 4000 人。正门顶部有西式钟楼两座，南北对立。堂正中有十米高的三角形山花，山花顶竖 4 米高铁十字架，南端钟楼悬挂大铜钟 3 口，直径 1 米，钟楼正面装有表轮，与铜钟相连，按时报点。堂内祭台 5 座，正中为圣母污染原罪台，右侧耶稣圣心祭台，左侧圣安东尼祭台。十四处苦路像分别悬挂于堂身两侧。”<sup>40</sup>

教堂经过历年修建和扩建，规模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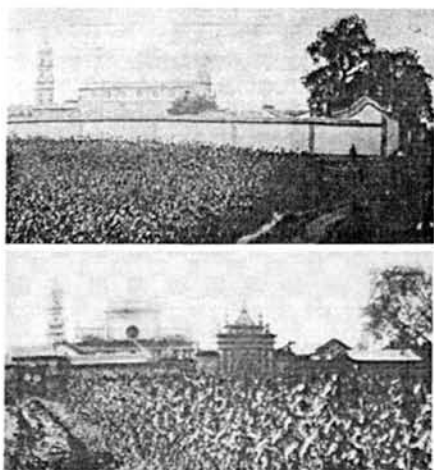


图 3.10 庚子事变烧毁前的太原北门街旧教堂



图 3.11 民国二十四年（1935）太原市城关街巷详图，图中红色虚线范围内是教堂范围

<sup>40</sup> 引自太原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志，第七册，第 35 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逐渐扩大。到解放前夕，总堂院辖有修道院、修女院、婴儿院、神职人员宿舍、工作楼、印书馆、医院、明原中学、私立加辣女子小学以及花园、菜园等。占地南至城坊东街，北至东三道巷，东至永定路，西至大北门街。面积近 20000 平方米。（图 3.11）

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医院和学校交于政府，其余设施由教会出租给太原第四中学，太原制鞋二厂等单位。

“文革”中，教堂被街道工厂占用，神职人员宿舍、工作楼被居民占用，80 年代，被占用的建筑全部交还教会，并进行了加固维修，基本呈现为今天教堂现状。（图 3.7、图 3.8）

### ● 形制分析

#### 总平面场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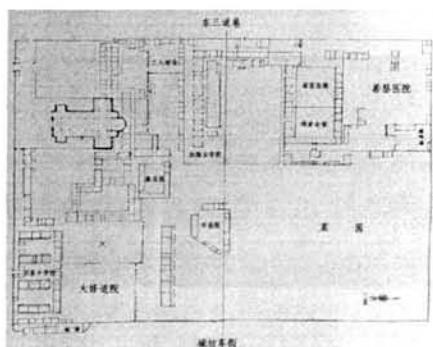


图 3.12 1919 年以前太原天主教堂总平面



图 3.13 今实测太原天主教堂总平面 图中阴影部分为 1919 年之前就有的建筑。

教堂朝向：座东朝西，主入口在教堂西侧。

占地面积：约 1400 平方米。

教堂体量：通高 20 米，南北宽 34 米，东西进深 70 米。

图 3.12 为 1919 年以前的教堂总平面图，图中教堂主体部分位于整个场地的西北角，教堂之后大片两层与三层的中式预修院和神父住宅作为整个教堂的背景衬托出了教堂主体的雄伟。从今天的实测总平面（图 3.13）来看，在 1905





图 3.14 1905 年风朝瑞在太原座堂督造的神父住房



图 3.15 1914 年希贤改为今天式样

年之后完成的教堂建制基本保持了下来，原大修道院的场地全部归于现太原四中。从下庄修道院修生王欢庆那里了解到，直至月前部分原神父住宿区方得以归还教会。故今天现存的教会建筑共计有主教坐堂、神父住宿办公楼（图 3.14、图 3.15）、修女院。

#### 平面布局：

教堂平面为巴西利卡式。

从西边入口，七级台阶，拾级而上便可见入口三。入口部分为一个过渡门厅，从门厅进入中厅，这里和侧廊一起作为教徒礼拜的场所。门厅至后部祭台有 20 根方形石柱排列两侧，柱间为教徒进行礼拜的场所，放置有礼拜用桌椅。东面祭台作为全部场所的重心，大小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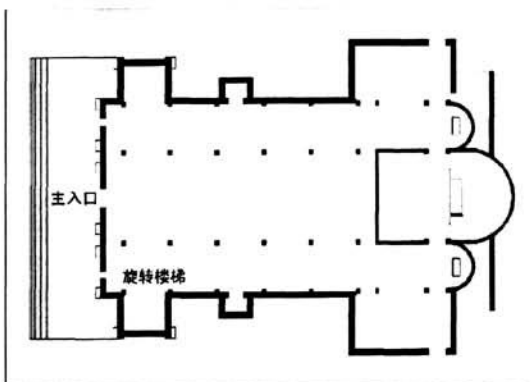


图 3.16 太原天主教堂平面

有三座，算上侧翼的两座共有 5 座。看平面可知，在后堂祭台和中厅间有一道 U 型木隔断，在隔断前设有中厅圣坛，这是传教士平时传教的地方。教堂祭台后部空间为祭衣所与神器室，用于平时储存祭祀的物品。整个教堂可容纳 3000 余人。（图 3.16）

#### 内部空间：



图 3.17 太原天主教堂内景（入口方向）



图 3.18 太原天主教堂内景（祭台方向）

整个教堂内部采用混凝土梁柱结构。空间序列大致有三段。第一段为门厅，门厅上有可容纳至少四百人的二层唱诗楼，由于门厅层高的限制，这部分空间可以作为教堂由外而内的过渡空间（图 3.17）。第二段为中厅部分，中厅高 16 米，在竖向分为两层，下层为古罗马连续券柱，上层由科林斯双柱排列形成，柱间设有一排拱窗。整个上层高度约为下层的一半。两边侧廊顶至中厅下层的外墙上也设有两排窗户。窗户主要用于采光，使中厅作为门厅后续的主要空间能够沐浴到更多的“圣光”，同时窗户还兼有部分吸声作用。第三段为祭台部分，祭台被包裹在穹隆顶之下，拔高的空间使得祭台得神圣感加强，并且主祭台后弧形墙壁上设有两层弧形长窗，透过的光线强化了整个祭台作为教堂高潮部分的主导地位（图 3.18）。

#### 外部形体：

教堂外部形体跟随内部空间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从屋顶来看，从入口门厅的罗马式钟楼，到中厅部分的中式板瓦坡屋顶，到后部古罗马形式的穹隆顶，这三段的结合实际上代表了太原地区教堂屋顶的普遍形式。外墙部分比较简洁，基本作竖向划分，在中段开有长方形玻璃窗。外墙的颜色的不同是这座教堂的主要特征，入口山墙面刷成了红色；从后部中厅部分的外墙刷有一层青灰色墙粉，内隐约可见墙体青砖的颜色；祭台部分外墙连接后面的神职人员住宿工作区域



图 3.19 太原天主教堂外景

均完全裸露青砖。(图 3.19)从武锦维神父口中了解到,教堂很早之前便是这个刷色,至于原因,并无特殊。

#### 立面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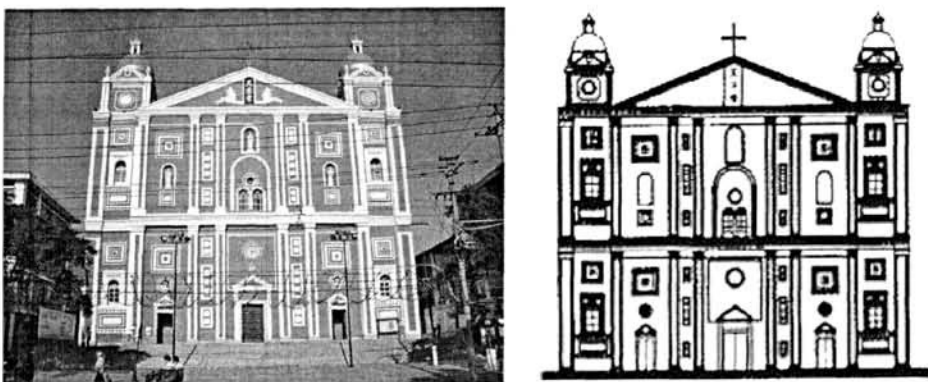


图 3.20 太原天主教堂正立面

教堂正立面(西立面)纵向由两层厚线脚分为三段,主体部分(不含钟楼)横向被六根方柱分为大小不一的五段。纵向首层见三扇门,中间一门为主入口,较大,上饰有简化的古罗马三角形山花,山花上有一圆形表盘,与两旁小门上的圆形花窗位置排布成三角形。两旁小门形式类似于中门,其上设有方形装饰线脚图案,三扇门上山花装饰成三角形放置。二层设有三个拱形龕,龕内放置三尊神像(2000年放入,原物已毁),位置也合三角形。中间壁龕下有双联拱窗,上承圆形大花格窗,两者约束于一圆形拱壁之下。三层为6米高三角形山墙,中书“教堂”,顶部为4米高铁十字架。主体两侧为钟楼,钟楼穹顶四周饰三角形山花,顶部置一中式小亭。南端钟楼内原有三个铜钟,与顶窗内的表盘在文革中被拆除,不知去向。整个立面以三角形作为母题,无论是明显的三角形山花还是暗合三角形位置的窗和门洞,都体现了天主教义中的“三位一体”,这也是太原天主教堂建筑重视建筑与教义结合的表现。(图 3.20)

#### 细部处理:

柱:天主教太原总堂的柱各具特色。根据位置形式大体分四类。(图 3.21)

第一类为中式外壁柱,柱式不同于西方,柱身柱头均比较简洁,柱身的白色线脚夹中间红色柱体,形式具有较强的中式风格。第二类为中式内壁柱,同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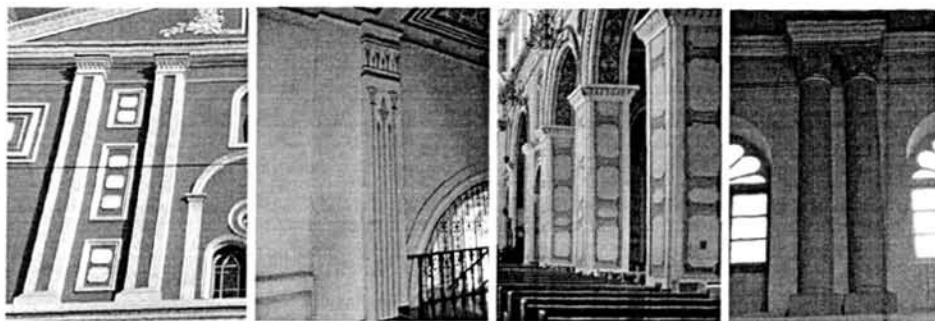


图 3.21 太原天主教堂各位置的柱, 依次为外壁柱、内壁柱、中厅一层券柱、中厅二层壁柱

为方柱, 线脚很简单, 柱身平整, 其上绘有简洁植物图案。第三类为仿罗马券柱式, 柱头简化, 柱身饰有彩绘。第四类为西式双联



壁柱, 主要用于中

图 3.22 祭台

图 3.23 柱础、柱头

厅上层, 仿古罗马科林斯柱式, 只是柱身比例稍小, 故没有科林斯柱秀美。另有用于祭台的科林斯柱, 由于结构较轻, 故柱子比例较壁柱要好, 并且刷金色漆面, 显得富丽堂皇(图 3.22)。教堂内柱柱头尽管模仿科林斯柱头, 但是由于缺乏图纸和必要技艺, 柱头相比于欧洲略有简化, 柱身没有凹线脚, 只是用平面绘制阴影关系模仿线脚凹凸。柱础更为简略, 在整个柱子的高度比例上柱础显得轻飘, 柱子缺乏稳定感(图 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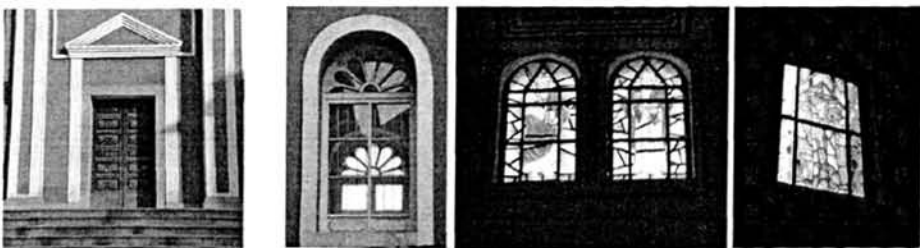


图 3.24 门、窗

装修: 西面入口处门均采用长方形对开木门, 上饰白色线脚山花, 木门刷

古铜色(图3.24)。另有祭台处门直接联通神职人员工作住宿楼。窗形式基本为半圆单拱窗,双联拱窗,半圆拱内饰花瓣纹,双联拱窗上半圆处饰三角图案。所有窗均为彩色玻璃,光线从室外透入,使得室内的庄严肃穆气氛得以加强(图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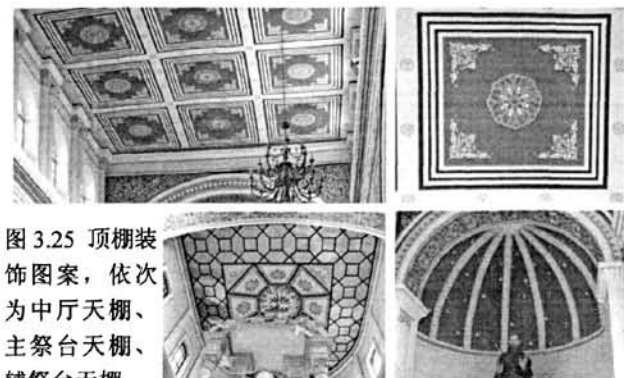


图3.25 顶棚装饰图案,依次为中厅天棚、主祭台天棚、辅祭台天棚

中厅天棚饰有三层黑色正方形边,蓝底白色与橙色花纹的图案。主祭台为平吊顶,饰有中式风味很浓的菱形花纹,形式类似于中式窗扇中通常使用的斜方格拼花图案。辅祭台未吊顶,半圆拱顶上由12条白色石膏线划分,间刷蓝色,中点缀白色圆点,象征蓝天、星辰。12条石膏线合基督耶稣的12门徒意。(图3.25)

祭台:2005年之前形式为:前下方一木制长桌,宽约二尺,下悬空,以木柱支撑。前为平板。再前为台阶。行祭时,拾级而上。贴祭台后为圣体龕,中嵌巨幅圣母无染原罪像。像框与祭台之间,置有一木柜,称“圣体柜”。柜两侧为上下两级平木板,摆有花瓶与台灯(早年为蜡烛)。“圣体柜”之上,立有十字架苦像。现今去掉了大木框架



图3.26 各个时期的主祭台,按次序分别为1905年、民国初期、2005年、2008年

圣母像，立一个四柱穹顶西式亭，内塑圣母像。据武锦维神父介绍，由于圣母像以中国传统女性为特点塑造，略有盛唐雍容华美的风度，而非常见西方圣母的纤细凝巧的作态，故初时教徒对此难以适应，这里从某种层面上可以看出太原天主教建筑崇尚欧式的风气。（图 3.26）

装饰：太原天主教总堂的装饰图案相对比较简洁。除了在入口顶部山花和



图 3.28 灯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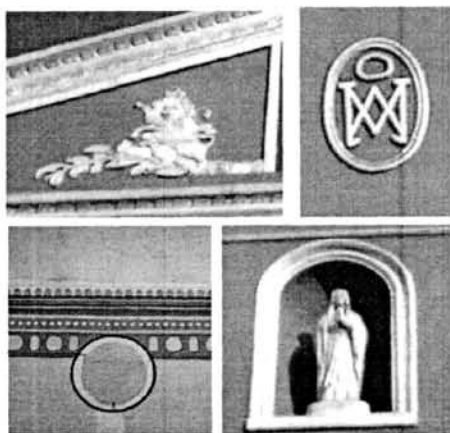


图 3.27 装饰图案

室内部分主体上雕刻或绘有植物图案以外，大部分都采取几何图案作为主要构图。另外其装饰的特色在于主立面上放置的圣像，有别于太原地区其他教堂（图 3.27）。大厅内的灯饰相对豪华，主要的吊灯采用仿欧洲中世纪教堂式样，每一个灯管位摹拟烛台，整体风格倾向于巴洛克式（图 3.28）。

## （02）北郊区—东社乡圪窰沟—圪窰沟教堂（旧堂）

### ● 历史概况

圪窰沟位于太原市北郊区西山脚下，是一个天主教徒汇居的村庄，建村已三百余年，属东社乡。“村在两沟之间，北曰圪窰沟，南名天红沟。村民初居两沟之间，现已溢于沟外。”<sup>41</sup>全村现有居民约 2700 余人，其中教徒 2500 人，占到了总人口的 93%，是太原教区第二大教徒聚居村。

天主教具体传入该村时间已不可考。“据该村 83 岁老人秦占银口述，其 8 代祖先于康熙十九年（1680）信教后迁移此村，当时有教友 8 户。据此天主教

<sup>41</sup> 引自郭崇禧，天主教太原教区内部资料“太原教区堂口简介”，1994

传入圪窰沟当在康熙十九年之前”。<sup>42</sup>圪窰沟教堂修建时为艾士杰任主教期间，即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六年（1890）之间，是太原教区古老的教堂之一。

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村民曾拆毁堂顶三个钟楼，后重新修建。1965年，钟楼复被拆毁，教堂停止使用，改作本村俱乐部。1980年教堂重新开放，并进行了维修扩建。

当时所建教堂，座西朝东，居村之中央，属古罗马式风格。由于建



图 3.29 圪窰沟教堂（旧堂）外景

在山脚，故为削地而起。教堂之东修有石阶，往来上下，均拾阶而行。初始堂内有祭台三座，中为圣母祭台，左为耶稣圣心祭台，右为圣安多尼祭台。三祭台所敬礼圣像与祭台名称相同。堂三门，教徒平时出入，只走两边旁门。堂两侧设钟楼三座，中高侧矮。中钟楼高 20 余米，侧钟楼高 10 余米，两侧延伸塔尖高低 9 个，形式相当古雅。中钟楼顶端竖有铁十字架，塔尖下悬有铁钟。

圪窰沟教堂是太原地区天主教内比较重要的一个教堂，在教内颇有盛名，它在太原河西地区独树一帜，执河西地区诸教堂之牛耳。（图 3.29）

### ● 形制分析

####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西朝东，主入口在教堂东侧。

占地面积：以内径计，924.12 平方米。

教堂体量：堂身高近 10 米，东西进深 39 米，南北面阔 19 米，面积 570 平方米。

<sup>42</sup> 引自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四十六卷，第 406 页，中华书局，1997 年

圪窰沟教堂，百余年来，由于教徒人数逐渐增多，已呈狭隘，不敷使用，乃于1990年进行了扩建。(图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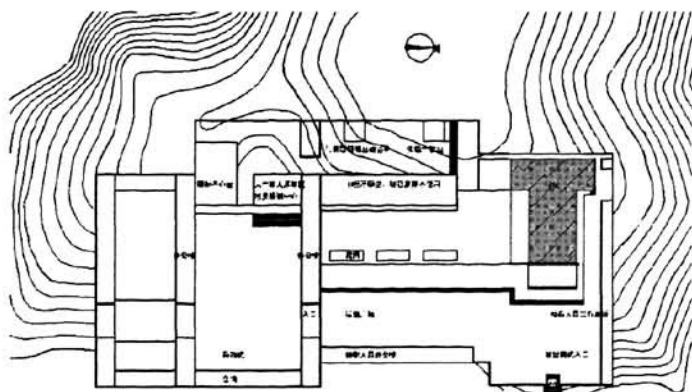


图3.30 圪窰沟教堂(旧堂)总平面

堂院之北，有东西向正房一排，建于清末。1914年曾作为小学校址。解放

前以及解放初期，曾辟为两级小学校，取名“星光”(图3.31)。堂院地因是坡地削平，故地势偏高，前无阻拦。站在堂院，极高临下。前川景物，尽在眼前。



图3.31 “星光”小学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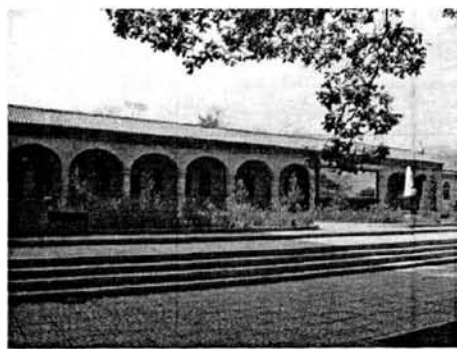


图3.32 原餐厅、厨房，现已不用

堂之南为一四合院，入门顶刻有“司铎院”三字，为神父居所，院为花园式。北一排为神父住房。西一排为餐厅、厨房等，前有明廊(图3.32)。南为两层楼房，下为窑洞，上为砖瓦结构房，共二十余间，早年曾为方济各修女院，从1984—2000年为山西省修道院使用。由司铎院向东拾级而下，为一长方形大院，有东房一排，由此至南，共十余间，曾为车房院和勤杂人员所居，(也曾为修生宿舍)。楼南有另一大院，面积广阔，由西房南房衔接，昔为孤老孤儿院，大院曾作为修院篮球场。司铎院之西为修女院，有房十余间，幽雅清闲。

平面布局：



教堂平面为不规则拉丁十字（T型十字）式。（图 3.33）

由于教堂依山脚而建，故高差较大，台阶较多，入口处先是四级踏步，在三个入口之外还有四级踏步。从东面进入，走过门厅处便是教徒做祈祷的大厅，厅两侧靠祭台处每边各开一门。后部祭台为规整方形，陈设简单。祭台西侧为祭衣所，东侧为神父休息室。

内部空间：

由于去时正值神父出外讲学，未得以进入教堂室内，内部空间未考。

外部形体：



图 3.33 圪窰沟教堂（旧堂）平面



图 3.34 圪窰沟教堂（旧堂）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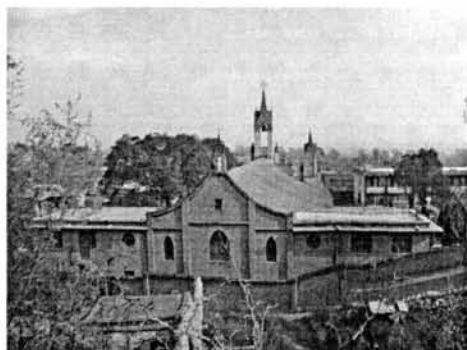


图 3.35 圪窰沟教堂（旧堂）屋顶鸟瞰

圪窰沟教堂的墙基本保持一个原生的状态，从图 3.34 可以看出，整个教堂是砖墙承重结构。在 90 年代后期修建的时候教堂的大厅部分用青灰色墙粉粉刷过，而后部祭衣所与神父休息室部分则仍然保持着红砖裸露的墙面。

教堂前部为一层仿哥特式山墙面，主体部分的屋顶实际上仍然采用了中国传统民居中善用的坡屋顶形式，并且是较一般民居等级高的曲线硬山顶。“十字”的两翼则是平屋顶。平与坡的结合也是圪窰沟教堂独有的特色。（图 3.35）

立面造型：

圪窰沟教堂的正立面风格糅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以一层巴洛克风格的矮山墙挡住主体部分的曲线坡顶，然后在这层表皮之上横向均匀镶嵌三条哥特风格钟楼。每条钟楼体由一个主体钟亭和两旁两个小型塔尖组合成，塔顶均刷成红色。中部主体塔尖顶竖铁制十字架，在四向三角山花式顶上左右放置有两尊小天使塑像。下悬一口铜钟，为文革后再造。钟楼能上人，周围砖围栏，十字镂空砖艺。主入口将两层入口联通，以便



图 3.36 圪窰沟教堂（旧堂）正立面

加强哥特风格中竖向挺拔的视觉效果。二层出挑一个小平台。整个入口为三角尖顶下尖拱透视门形式，意图增强深邃的感觉，在三角尖下竖向写有“天主堂”三字。两侧钟楼的形式基本与中间主体钟楼一致，只是在钟亭处以镂空十字花墙满封。这三个钟亭以三角形式排布同样强调了“三位一体”的概念。从总体效果来看，整个立面比较协调，巴洛克风格与哥特风格结合自然，柔和中有挺拔。由于本身高度的限制和形式的杂合，哥特风格中高悚严峻的气氛在这里变得很弱，再加上红白的配色，立面给人的感觉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图 3.36）

细部处理：



图 3.37 庭院入口“华美门”



图 3.38 “华美门”上的石板画



图 3.39 教堂入口尖拱窗

教堂门窗的处理颇具特色。

首先是整个庭院入口的“华美门”很好呼应了教堂的风格(图3.37)。整个门似乎是对教堂主体钟楼的放大,具有鲜明特色的是在门框上镶嵌的多块石板画(图3.38)。画的主题以梅兰竹菊以及各种仙人鸟兽为主、带有浓厚的中式情调。

教堂主体立面部分的门窗基本采用哥特建筑中常用的尖拱形式(图3.39),但是大厅侧面却采用了圆拱,然后在十字两翼有的地方窗还采用了方形(图3.33)。显得十分混杂,并且可以从材料还有刷色上明显看出是不同时期所建。最早的当是主入口处的尖拱门窗,这也是和整体风格结合得最好的。两翼的方形门窗应是后来加建,和教堂整体冲突很大。从门窗的装饰来看,各个时期修缮的工匠们没有很好理解教堂应有的风格特征,以至于在整个过程中忽视了对这些细部的处理,从整体上破坏了教堂的协调性。

### (03) 北郊区—东社乡圪窰沟—圪窰沟教堂(新堂)

#### ● 历史概况

据路遇的放羊老汉描述,新堂鉴于2008年初,正在修建当中。主体部分已经完工,现在正在处理教堂的内饰。整个教堂即将投入使用。(图3.40)

建新堂的目的可与南郊区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类比。主要以天主教节日朝圣用。



图3.40 圪窰沟教堂(新堂)外景

#### ● 形制分析

#####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西朝东,主入口在教堂东侧。

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

教堂体量：堂身高近 10 米，东西进深 20 米，南北面阔 11 米，面积 220 平方米。

圪窰沟新堂建于西山山颠，位于老堂西南面。据目测与徒步测量，新堂距离老堂西侧较远，当在 1 公里以上；轴线较老堂约略南偏 200 米左右。由于建于山颠，海拔较老堂高很多。

教堂位于平坦坡地上，在教堂入口东面约 30 米处立有圣父若瑟怀抱耶稣塑像，塑像高约 4 米左右。（图 3.41）后面两端台阶上便是教堂的主体部分。整个布局以塑像与主入口连线为中轴线，完全对称，清楚明确。



图 3.41 圪窰沟教堂（新堂）环境

#### 平面布局：

教堂平面为不规则拉丁十字（T 型十字）式。（图 3.42）

进入教堂范围有两段宽 4 米平台，踏步均为 5 级。入口处再 4 级踏步，14 级踏步很好处理了坡地的关系。进入门厅后左右两个圆柱空间内放置旋转楼梯。大厅内部空间较小，放置两排座椅，端头为简易祭台。

#### 内部空间：

由于教堂还未开放，故内部只能通过窗隐约看到教堂内部陈设简单，四壁无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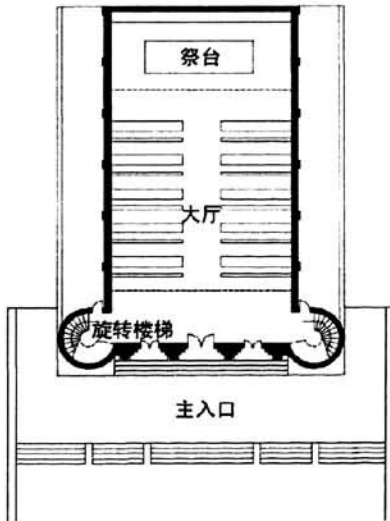


图 3.42 圪窰沟教堂（新堂）平面

#### 外部形体：

圪窰沟教堂新堂采用了梁柱结构。侧墙面被 6 根宽 500 的壁柱均匀分为 6

段，红砖填砌，清水砖面。正立面为青砖垒砌，当为砖墙承重结构。正立面黑白墙粉刷色。

教堂前部为一层具有鲜明巴洛克风格的山墙面，主体部分的屋顶采用硬山直线坡屋顶形式。屋顶铺设小青瓦。整体形式简单硬朗。（图 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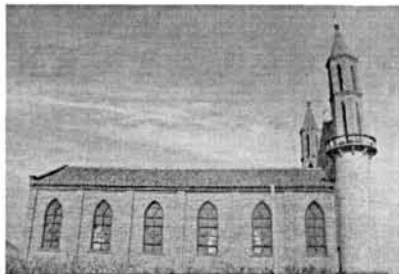


图 3.43 圪窰沟教堂（新堂）侧立面

#### 立面造型：

圪窰沟教堂的正立面为巴洛克基调，横向分为左右两个钟楼加中间的主体部分三段。主体部分的山花曲线流畅为明显的巴洛克形式，山花顶竖 1.5 米铁十字架，中部黑底白字“教堂”，两旁各有卷曲花纹内刷黑色，上画天使像。主体部分竖向以植物纹饰线脚划分，亦分为三段。中段仿尖拱窗，黑底上饰圣母怀抱耶稣线画。左右为条状与圆花状装饰。下段由中间两根壁柱同样再分为三段。主入口为尖券门，上遮圆形欧式线脚。



图 3.44 圪窰沟教堂（新堂）正立面

左右侧门略小，门顶线脚之上为圆形花窗。左右塔楼形式与开窗风格略显哥特意。但装饰过多，不纯粹。（图 3.44）

#### 细部处理：

圪窰沟教堂（新堂）细部的特色在于立面的装饰。

图 3.45 中可见在教堂正面的主体部分大量采用了黑漆打底，上饰白色线画的装饰形式，画的内容丰富，葡萄、麦穗、圣母怀抱圣子等等，或中或西，显得不拘一格。入口的壁柱也具有戏谑的风格，圆柱上简单线脚后包裹弹头形式的顶，与整体建筑不纯粹不华丽的半巴洛克性格相呼应。入口圆窗与尖券门洞内的装饰则以动物居多，鱼、鸽子，实际上都是中国传统民俗中吉祥丰收的象征。这里的装饰体现了圪窰沟乃至整个山西地区的农业本位思想。

钟塔的形式在这里显得更为奇怪，有些类似于中国常见的灯塔形式。同样这样的形式也具有活泼的因素在里面。原本应有的哥特味在这样的形式中消解。整个建筑的性质具有更大的跳跃性和青春气息。不知这样的形式是否是当地工匠有意为之，是为了让教民心中存在的天主能够更加富有生气，还是让天主教义能够因此更为普及化，走出那种一贯的严肃性，能够得到更多民众认可？实际上从山西民众潜意识里还是不能脱离开对天主的崇拜与敬仰。或许这样的形式只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但却很有新意。



图 3.45 圪窰沟教堂（新堂）细部处理

#### (04) 北郊区—东社乡东社村—东社村教堂

##### ● 历史概况：

东社村位于太原市北郊区（今万柏岭区）和平南路，属东社乡。

东社有教友，始于清末光绪年间，时仅有武姓一家。

东社有教堂始于辛亥年间（1911年），教堂为五间正房，钟楼一座，院落一处，地址也为武姓所献。时教区主教为希贤，本堂神父为步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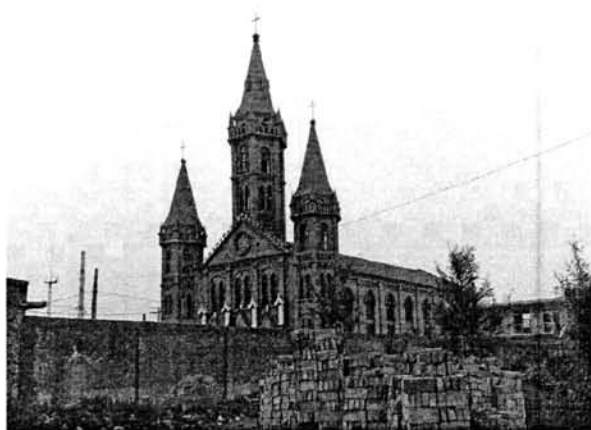


图 3.46 东社村教堂外景

礼。此堂在五十年后文革中遭破坏。1981年郭继汾任本堂神父，经翻修将座向改为东西，面积约为120平方米，此堂现仍在。1993年以后，孟殊福神父曾为重建教堂做过积极的准备。1996年张秉忠神父担任东社本堂神父，由于村内教友已增至两百多人，原堂裂缝很宽，已成危房，于是重新起建新堂。新堂位于旧堂之北约200米，于1997年四月奠基，主体工程即于同年建起。（图3.46）

### ● 形制分析

####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北朝南，主入口在教堂南侧。

占地面积：约3335平方米。

教堂体量：南北33米，东西13.5米。钟楼宽18.5米，主钟楼高33米。

新教堂有三座钟楼，雄伟壮观，并配有房屋十余间，现教堂内可同时容纳300人左右。

此堂为无染原罪圣母堂。

#### 平面布局：

教堂平面为不规则拉丁十字（T型十字）式。（图3.47）

入口平台宽约7米，七级踏步。中开三门，由中间大门进入门厅，门厅由铝合金框玻璃分隔成三个空间。入口西面六角钟楼内是旋转楼梯，为唱诗班专用。东面钟楼内为储物空间。由门厅进入大厅，这是教堂礼拜活动的主要场所，左右各置一排桌椅，大厅纵深约为21米。祭台为整个场所的中心，上三级踏步，其中最后一级围成一个圆弧平台。上置祭台，后面为耶稣画像。祭台西侧为祭衣所，右侧为神父休息室，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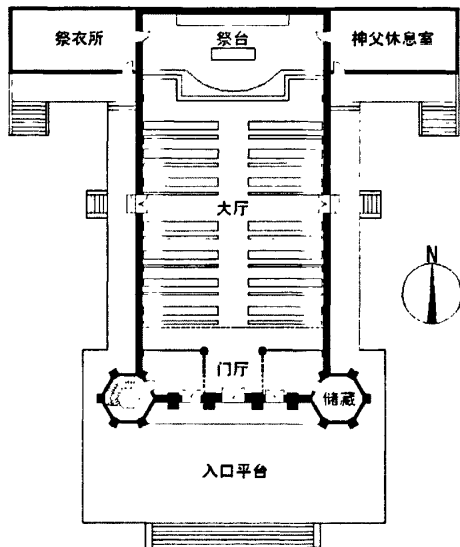


图3.47 东社村教堂平面

个空间高度为主体祭祀空间高度的一半左右。

内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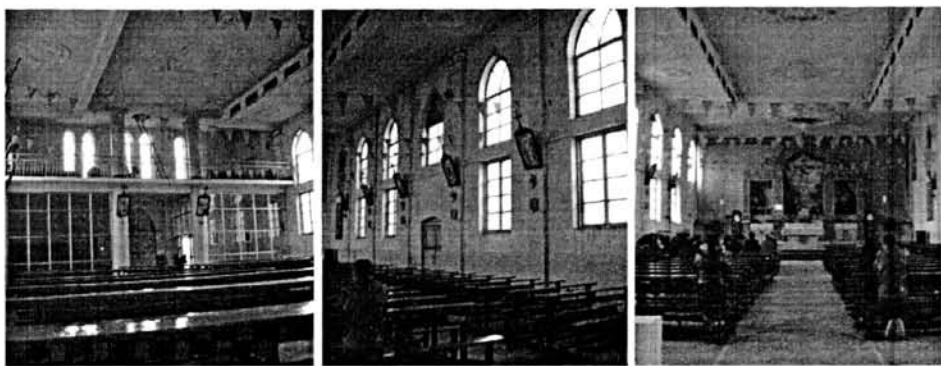


图 3.48 东社村教堂内景，依次为入口方向、侧门方向、祭台方向

东社村教堂内按照传统的天主教堂的形制也可分为三个部分（图 3.48），入口部分门厅被二层唱诗台均匀分隔为竖向两层空间，以中部两根直径 600 的圆柱上下贯穿作为支撑，门厅高度约在 4 米左右。其中门厅部分延续一种阴暗的过渡空间的效果，形成一种此岸的感觉。唱诗台由于考虑到功能需要，故在中间开 5 扇长窗，光线较好。大厅主体部分处理手法不同于前面几所教堂，平均每柱间开一扇大长窗，室内光线非常充足。考察时值黄昏，但室内在无灯的情况下视线依然很清晰。从门厅到大厅空间对比强烈，有一种从幽暗封闭到光亮开敞的跳跃感。祭台部分较为简单，中拱侧方的木架上绘着传统的耶稣与圣母、圣父像，画像下设祭品供奉，两侧放置木盒钟。像前为祭台，形制无特殊。由于从大厅到祭厅的过渡仅为三级踏步，并且祭厅两侧的附属空间被墙隔断，故两个空间区分不明显，实际上室内的空间感更接进为门厅与大厅、祭厅两个部分。

外部形体:

教堂为混凝土梁架结构，左右两排各 7 根壁柱与入口处钟楼为整个体系的承重构件。（图 3.49）外墙均为的红砖砌筑，清水面，整个风格较前几例教堂来的统一，显得质朴。在外墙上沿壁柱柱头水平方向有一圈植物纹饰线脚，与墙、屋顶交接处的 6 层叠涩出挑的线脚形成了层次丰富的装饰效果。



屋顶的形式与前面几例类似,均为西式的钟楼顶与传统中式直线硬山顶的配合。钟楼顶以小红砖密砌,主体部分顶部则铺设小青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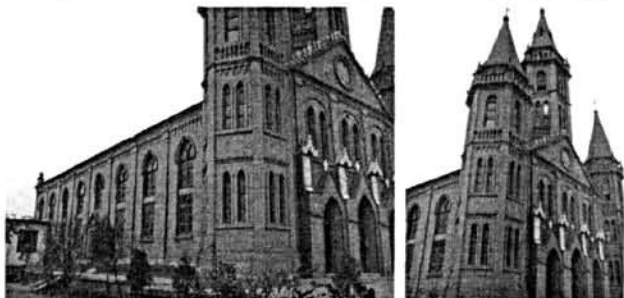


图 3.49 东社村教堂外部形体

#### 立面造型:

东社村教堂的立面为两种风格的结合。以三个轴线对称的工艺复杂的钟塔为背景,前部镶嵌一片简化了的古罗马形式的山墙。两者相得益彰,显得和谐,富有趣味。

前部古罗马式山墙面,延续古典三段式的形制。上段山花顶上设两种共 21 个变形的“十字架”雕塑。6 层内凹的线脚内山花壁,中部为一个三层线脚内刷蓝色漆的圆盘形装饰,蓝底上交错书写字母“A、M”与一个小十字架。圆盘装饰左右为拉丁字母“A、Ω”。中段被四根壁柱均匀分为三段,每段内为双尖拱长窗,双窗统一在一个圆拱线脚下。中间窗略大,两侧较小。下段为三门,尖拱门上覆以直线三角顶,门同样中大侧小。每两门之间壁柱上嵌浮雕宗徒像,柱顶覆以纸草纹样装饰,颇具巴洛克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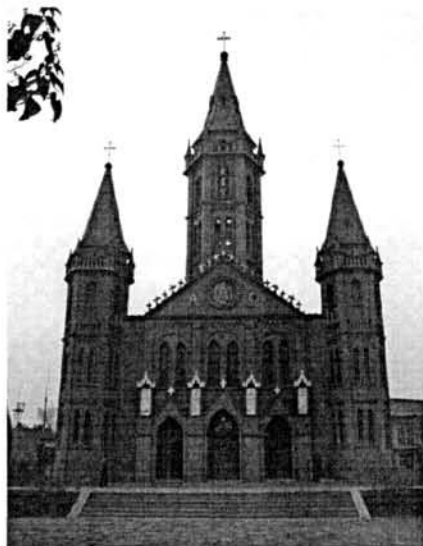


图 3.50 东社村教堂正立面

钟楼部分同样中大侧小。顶部均为 1 个大尖顶与周边 6 个小尖顶的结合。大尖顶部放铁制十字架。中部主钟楼分为三层,其中坡顶层与中间层相接的线脚为直线线脚,而中间层与下层相接的线脚则为曲线线脚。在中层正面黑底金字“天主堂”三字。左右两侧小型钟楼分为四层,除顶层外每层略似,差别仅是开窗形式。

总体看，立面典雅庄重。只是那四段巴洛克形式的柱顶装饰纹显得不伦不类，对整体风格有所影响。（图 3.50）

细部处理：

柱的处理在整个建筑里不太成功。柱头采用了繁琐的植物纹样的堆砌作为表现，破坏了整体建筑以哥特为主，古罗马为辅的风格。并且在正立面的颜色处理上冲突过大，也欠妥当。（图 3.51）



门窗的处理比较成功，形式贯彻了哥特与古罗马风格结合的思想。门基本采用两

图 3.51 东社村教堂柱子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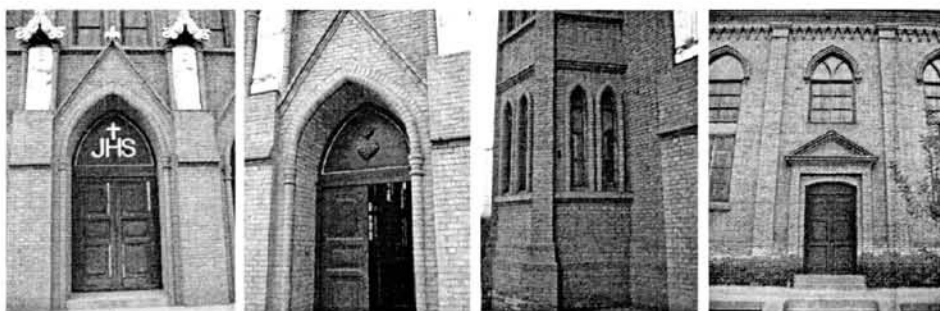


图 3.52 东社村教堂门窗细部

种形式，一为尖拱门上饰锐角三角直线顶，一为圆拱门上饰三角山花顶。直线三角的古罗马意味与尖拱的哥特意味结合起来。窗的形式也基本分为两类，一为纯哥特式的比例瘦长的尖拱窗，一为较宽的尖拱窗，尖拱内另套两个并联尖拱装饰，风格糅杂。窗的玻璃大部分采用了彩色玻璃。（图 3.52）

室内的装饰基本以植物纹样为主，纸草、花卉、水果等等基本都可作为母题。主体祭台顶大灯并未选择常用的吊灯，而是



图 3.53 东社村教堂内部装饰细部

采用了圆盘吸顶灯，显得更有现代气息，只是灯的装饰上过多巴洛克风，不能符合整体教堂的气息。(图 3.53)

#### (05) 北郊区—东社乡下庄村—下庄修道院大教堂

##### ● 历史概况：



图 3.54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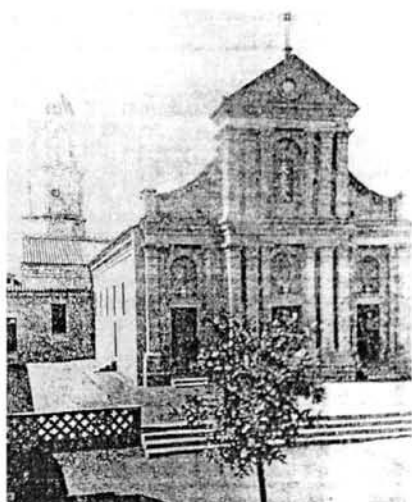


图 3.55 1938 年的大教堂外景

下庄村位于太原市北郊区(今万柏林区)和平南路,属东社乡。“村子一面靠着西山的山坡,其他三面尽是一块广大富饶的平原,汾河绕于其东”。<sup>43</sup>

下庄修道院始建于1932年4月,1935年7月17日落成。其名称众多,在梵蒂冈备案是“孟高维诺总修院”。在国内有称它为太原总修院的,有称它为晋陕总修院的,本地人则多称他为下庄总修院。“全建筑共分东西两院:东院是方济会的会院……西院正是总修道院的地址……两院所占面积不过七十余亩”<sup>44</sup>。

整个修道院布局如下:进北大门为大教堂院。院南端为大教堂。大门西侧各有瓦房两间,东为门房,西为经言学校占用。堂院中间东西两侧各另设有门

<sup>43</sup>引自修道院内部资料“山西太原府下庄寺三周年纪念刊·若望孟代高肋味诺总修道院述略”,第6页,山西太原府教堂印书馆,1938

<sup>44</sup>同上,第6页,山西太原府教堂印书馆,1938

房和会客室。由东门直入方济各会院，由西门则进入总修院内。总修院布置，前院为工友住房、磨房和养猪场等。中院为四合大院，北一排为宿舍和副院长室等西一排为伙房、餐厅、音乐室、娱乐室、图书馆等。前有明廊后为厕所。东端盖有一小教堂。南大院为运动场，大菜园、鱼池等。西南地势稍高，植有果木，中有凉亭。东院方济各会院之建筑，也大同小异，主要教职员工和方济各会士居住。南大院为菜园及果园。两中院南排相接之处，盖有教室。总修院所占地点，空气清新，幽雅清爽，又自备有电，极宜学生学习。此院是由当时太原教区主教意大利人夙朝瑞投资十万余元，由教友薛北海督工修建。

这座总修院从1935年创办以来，直至1942年，共在下庄开办了7年。1942年因受战争的影响，由下庄迁往太原城内大北门街原明原中学的红楼。六年后又由太原迁往汉口，与汉口两湖总修院合并。未久，又由汉口迁往澳门。至此结束了太原总修院。（图3.54、3.55）

● 形制分析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南朝北，主入口在教堂北侧。

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

教堂体量：南北30米，东西12米。钟楼宽16.8米，主钟楼高4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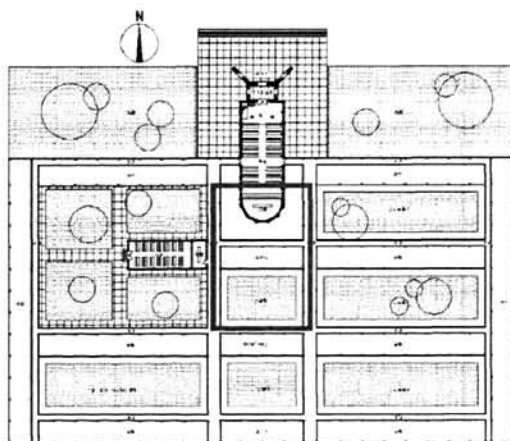


图3.56 下庄寺修道院总平面（含耶稣圣心堂、德肋撒堂）

原修道院大教堂，与修道院同时兴建于1932年，堂身长8间，宽3间，座北向南，堂名“耶稣圣心”。（图3.56中粗线范围内为原堂位置）该堂对本村及附近教友开放，属于公共性质的教堂，下庄寺及其附近地区的大型弥撒瞻礼活动均召开于此。

2002年左右，修道院修缮期间，拆除了原有耶稣圣心堂，在原址新建教堂，更改教堂朝向。但直至今今天教堂并未投入使用，现内部堆放杂物。（图3.56）

平面布局:

教堂平面为拉丁十字式变体。长方形平面后部接一个半圆平台作为整个祭厅的扩展，这是巴西利卡式平面的常用手法。(图 3.57)

整个教堂平面规整，除了入口处巴洛克形式钟楼的夸张处理外，均按照长方形平面有序布置。9级踏步上北侧入口平台，平台进深约12米。入口单钟楼，大小5个拱门，其中两个呈45度斜置。主体部分入口只设一门，不同于常见的中间大两侧小的三门形式。入口与拱门之间形成了一个半室外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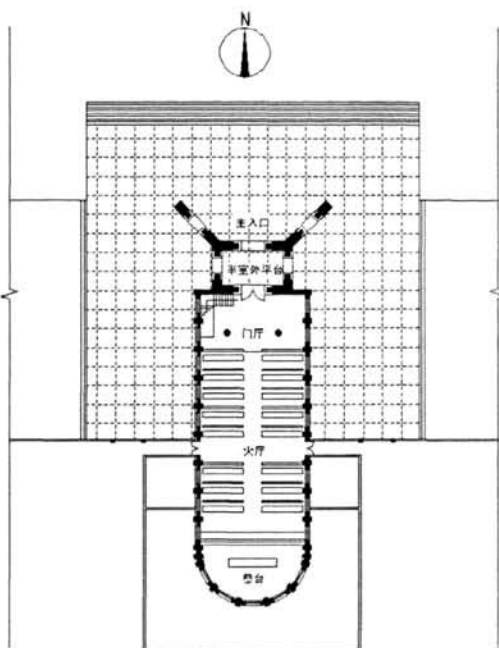


图 3.57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耶稣圣心堂）平面

由入口进入门厅，西侧为两折楼梯联通上部唱诗台。大厅与两侧十字翼的交接由于结构的脱开，显得生硬。教堂平面十字的两翼结合在修道院的院落里面，是其独特的处理方式。祭厅部分为向外突出的半圆，上置祭台。

整个教堂的平面布置显得较乱，祭衣所、神器室、更衣室、忏悔室等均无处可设，若设在十字两翼其位置也颇不妥当。

内部空间:

下庄村修道院大教堂（耶稣圣心堂）内部空间同样为三个部分，由于整个主体部分较高，且高宽比较大，故门厅上部唱诗楼的垂直分隔并不使得门厅看起来显得压抑。入口层高当在5米左右。由于空间的感觉相近，从门厅到大厅的过渡感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室内未放置桌椅的原因。祭厅上覆尖券肋骨拱穹隆顶，高宽比大于1:1，使得祭厅自成一个狭长空间。但是由于祭厅开窗面积很大，故失去了应有的神圣气氛，而使得空间具有更加强烈的开放性。并不十分符合天主教堂祭厅应有的氛围。整个教堂内部空间节奏过于平缓，很多细节

欠考虑。(图 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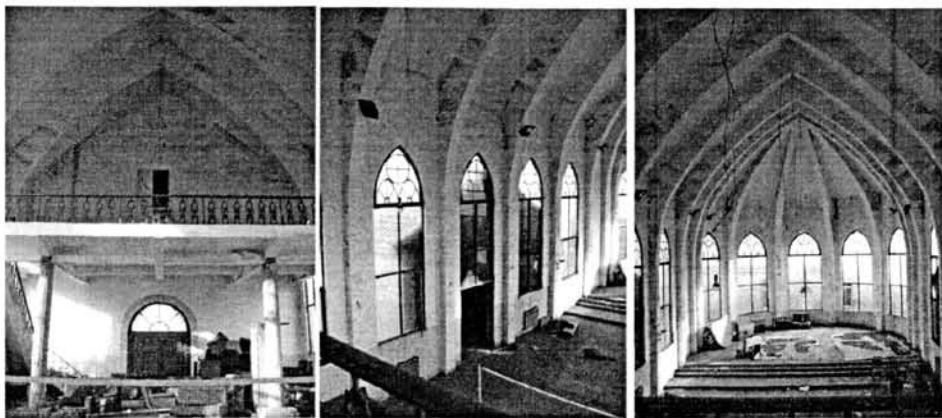


图 3.58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内景，依次为入口方向、侧门方向、祭台方向

#### 外部形体：

整个教堂主体部分为混凝土肋骨拱结构，两侧有拱 10 对，祭厅穹隆部分有拱 8 根围绕半圆中心建造。纵观太原地区的教堂，内部采用这样结构方式仅此一例，这也是该教堂有别于其他教堂的特点之一。(图 3.58)外部柱体突出墙壁，将墙体作横向分割。(图 3.59)钟楼部分则为钢筋混凝土浇筑，显得敦实饱满。主体外墙小青砖，清水面；钟楼部分干挂青灰色石材。两者色调搭配素雅，大气内敛。



图 3.59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主体外部

教堂主体屋顶形式同前，双坡硬山顶，上铺栗红色板瓦。钟楼部分略有特殊，为罗马式半圆穹隆顶(图 3.54)。

#### 立面造型：

下庄村修道院大教堂(耶稣圣心堂)立面完全以钟楼主导，巴洛克的手法为主，掺杂罗马风与哥特的特征。

从上至下约略分为三个部分。十字架至表盘为顶段，十字架实心黑铁铸，下有罗马式穹隆顶承载，穹顶下四瓣线条流畅的卷涡装饰带有明显巴洛克情调。整个顶部形似变体的覆钟。

顶段下正中镶嵌黑色表盘。表盘中部有厚重欧式线脚穿过。表盘下方为一罗马风形式圆拱门，门内含有并联双拱装饰。拱门线脚下为方形浮雕，四周矗立四座比例极其修长的哥特式尖塔。此为中段。

底段以反弧形三角线脚始，下嵌圆盘装饰，内含表达基督圣义的拉丁字母。再下为圆拱门样装饰，底部为厚重的罗马风式拱门，拱门顶端圆弧山花内浮雕繁杂，带有巴洛克倾向。底段两侧与入口面成45度角的反弧形墙柱，以及其上的卷涡装饰均有浓重的巴洛克意味。

总体看，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风格芜杂，给人视觉冲击较大。过多的元素符号往往显得凌乱。但整体材料与色调的统一，以及高耸的体量，削弱了各元素之间的冲突。使得立面在如此多语言形式的对话中能够保持一个相对较统一完整的面貌。（图3.60）



图 3.60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立面

#### 细部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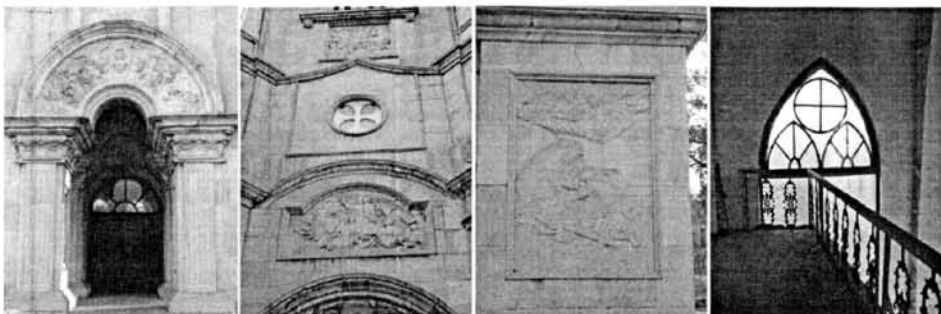


图 3.61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装饰细部

教堂的细部在整个教堂建筑体系中是比较失败的，归根于过于杂乱的风格与繁琐的装饰。从图 3.61 可以看到，入口柱显得敦实，若单从柱身比例上来看更接近于古罗马多立克柱式。但是，建造者却在这样的柱式上加上了科林斯柱式的柱头。这样的结合未免牵强。并且山花上繁琐的装饰浮雕大大削弱了入口这样一个带有罗马风的拱券门的稳重，与教堂的氛围显得冲突较大。浮雕壁画在这座建筑中随处可见，拱门上、柱身上均有装饰，大小数十处，题材以圣经故事为主，但是过多的浮雕同样会削弱教堂的严肃性。教堂内部的装饰蔓延繁缛的洛可可风格，雕花镂空的铁艺栏杆，以及尖拱窗内又圆又尖的装饰图案，对于教堂的整体协调性都是一种破坏。入口上方墙壁内圆盘形装饰，手法略有可取之处，既可以看作四片花瓣，又可以看成为端头放大的十字架。不繁琐却各有意义。但是这样的精彩之处在整个建筑中并不多。

#### (06) 北郊区一东社乡下庄村一下庄修道院小教堂（略述）

##### ● 历史概况：

下庄修道院小教堂位于总修院中院东端（图 3.56），堂名“德肋撒堂”，专供修生使用。风朝瑞筹建该堂为 1937 年 5 月，并与当年 5 月 22 日行降福根基石大礼。至 1938 年 4 月竣工。并于 5 月 1 日，也就是圣母月首日行落成礼。初建堂面阔 3 间，进深 6 间，罗马风形式。（图 3.62）教堂外部装饰朴素，内部华丽，“小堂的祭台，全是细工雕刻，金箔装饰的。他的图案是葛露膏司铎绘制的……祭台上的三尊油像是白会修女画的：在中间有无原罪圣母像，两旁付着圣女婴孩耶稣德肋撒和圣安多尼像。该堂的样式也是很秀丽的；直冲冲地向着高天，好像常是仰望着天乡似的。”<sup>4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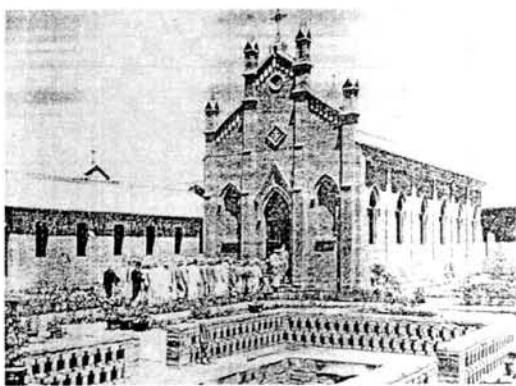


图 3.62 1938 年的小教堂外景

<sup>45</sup>引自修道院内部资料“山西太原府下庄寺三周年纪念刊·若望孟代高肋味诺总修道院述略”，第 14 页，山西太原府教堂印书馆，1938



该堂后于文革期间被破坏，入口钟楼有所损毁，故后来于原址修缮教堂，更改了主入口山墙面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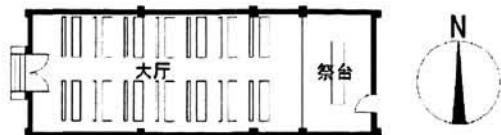


图 3.63 下庄寺修道院小教堂平面

● 形制分析

教堂朝向：座东朝西，主入口在教堂北侧。

教堂体量：南北 8.1 米，东西 22.6 米。高约 7 米。



图 3.64 2008 年下庄修道院小教堂内部空间

新建德肋撒堂面阔 3 间，进深约为面阔 3 倍，从左面入口上四级踏步便可进入内部，教堂内形制简单，无门厅大厅之分，祭厅也只是以两级踏步作分隔，上设



图 3.65 1938 年下庄修道院小教堂内部空间

祭台，整个教堂只有一层。教堂内部装饰也较简单，大厅内两排座椅，祭台后以整块黑色幕布遮住墙壁与出口，幕布前悬菱形耶稣受难像，像前为一简单祭台。大厅顶部悬简单荧光灯。两侧尖券窗也较简洁。这与初时陈设华丽的空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图 3.63、图 3.64、图 3.65）



图 3.66 下庄修道院小教堂正立面

教堂修建后立面较前简单很多，原教堂立面罗马风形式，入口钟楼中高侧矮。四根壁柱顶均立有尖顶小塔。中间钟楼下有圆形表盘。由于文革破坏，四个尖顶小塔均遭毁坏，表盘也不知去向。

修缮后并未按照原样重建，去掉了三个中厅高矮不一的形式，以直边补齐。在顶部设一小十字架，保留了下部的一个菱形浮雕装饰，以及略带哥特意味的尖拱入口（图 3.66）

教堂装饰甚少，简洁而又大方，为不可多得的形式纯粹的小型教堂。整个教堂为梁柱体系，红砖清水饰面，直线硬山坡顶，上铺栗红色板瓦，与大教堂取得材料的统一。

#### （07）北郊区—东社乡下庄村—下庄村教堂（略述）

##### ● 历史概况：

下庄村南总修院外，在村内另建有教会一个建筑群，是与总修院同时修建的，占地面积 2200 余平方米，共有房屋 49 间，其中有 5 间大的一所小教堂。此建筑在 1939 年时曾作过太原教区的预修院，由郭继汾神父担任院长，但为时仅二年。也曾开过诊所，为修生及附近村庄的群众治病。总修院迁走后，也曾作过黑衣会的临时会院。此后下庄村直至解



图 3.67 下庄村小教堂外景

放初期常住有神父一人，既照管教会房产，也兼管村内教友，延续数年之久。

随着总修院的迁走，下庄堂口，也逐渐衰落下来。

##### ● 形制分析

教堂朝向：座北朝南，主入口在教堂南侧。

教堂体量：南北 12 米，东西 6 米。高约 6 米。

教堂为简单的古罗马形式建筑，正由于其简单，故显得纯粹，入口山花及其中间圆形花窗，山花下线脚，以及比例稳重的壁柱均显出挺括的力度美，柱

底无柱础，不知是否有意为之，这样使得整个立面更为流畅。中开一门，也为最简单方形，上嵌方形匾额，内书“教堂”三字。整个教堂青砖打底，上刷一层灰色墙粉，更显朴素。（图 3.67）

#### （08）北郊区—柴村镇西张村—西张村教堂

##### ● 历史概况：

西张庄村位于太原市北郊区（今尖草坪区）汾西公路东侧，属柴村乡。

据西张村守教堂的村民口述，该村教徒不多，约 150 人左右。天主教传入该村的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 1910 年左右形成规模。

西张村历史上曾有过两座教堂，第一座大约建于解放前，地点在今公交 12 路支线西张村南站以西不远的地方。

当时教堂规模不大，为 5 间中式小平房，后因文革被改作他



图 3.68 西张村教堂外景

用。教堂于 1982 年归还后继续使用，1989 年由于教堂年久墙体多处裂缝，被拆毁。

新教堂建于 1989 年，同年 9 月 27 日建成。当时督建者为王昌神父。（图 3.62）柴村镇西张村、芮城村、小石河村为一个本堂区，今现任神父韦三明，常驻小石河村。

##### ● 形制分析

######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西朝东，主入口在教堂东侧。

占地面积：约 1150 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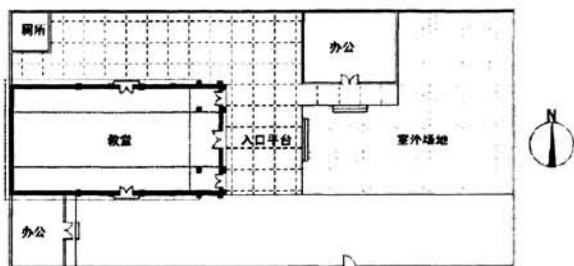


图 3.69 西张村教堂总平面

图 3.70 西张村教堂场地入口

教堂体量：南北 10 米，东西 20 米。高约 12.5 米。

整个场地成标准长方形，场地入口——“圣心门”位于南面。教堂位于整个场地的西侧中间位置。两片办公房位于场地北面与西南角，西北角为厕所。（图 3.69、图 3.70）

#### 平面布局：

教堂平面为长方形。（图 3.71）实际上这个教堂的平面可以看作“T”行十字的变体。从图 3.69 可以看出，外形上教堂仍有十字的其中一翼（西南角办公用房），另一翼的厕所也具有视觉补全的效果，从现场看，外形中的十字形式是可以表现出的。但是从功能上看，办公用房与教堂没有入口相连，并且厕所空间也是与之脱开，故仍只能算是长方形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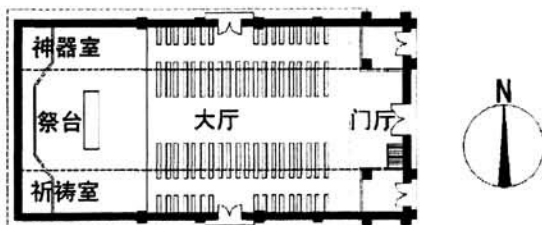


图 3.71 西张村教堂平面

但是，从功能上看，办公用房与教堂没有入口相连，并且厕所空间也是与之脱开，故仍只能算是长方形平面。

教堂入口平台宽 10 米，3 级踏步。中三门，由中门进入门厅，门厅由细木工板分隔开三个空间。门厅上部唱诗楼常年废弃。教堂内没有设置楼梯，只是在中门南侧放置一临时木制扶梯供进入唱诗台复再进入钟楼使用。此为教堂建造时欠考虑处。大厅 4 列 10 排座椅，约可同时容纳 120 人。祭台在教堂西侧，由木板分隔为简易的三个空间，北为神器室，南为忏悔室，以弥补十字形平面两翼的功能。

内部空间:



图 3.72 西张村教堂内景，依次为入口方向、侧门方向、祭台方向

西张村教堂内部空间简洁，体现了小型教堂的亲合力（图 3.72），三个厅的分隔只是形式上的，从空间的连续性来看，教堂是一体的。由于开窗适度，教堂的光线显得柔和。祭厅后面的木隔板略带巴洛克风的曲线形式呼应了建筑形体，黄白的配色也与教堂吊顶刷色配合适度。吊顶的两个层次也使得本身简单的长方体空间不至过于呆板。

外部形体:

整个教堂为混凝土梁柱结构。考察教堂的柱网情况发现略有特殊处。教堂内部的壁柱和外部壁柱数量不同。其中内部柱较少两边以 6 米跨距，共计 6 根，另加中间支撑唱诗台的 2 根。外部壁柱较多，每边为 6 根，跨距约在 3 米。这样的排布标明内部承重实际只需要单边 3 根，而外侧多余的 3 根应是仅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图 3.73）教堂外墙为黄土砖砌筑，显得较为粗放，材质颜色统一。



图 3.73 西张村教堂屋顶结构

教堂没有采用当地教堂常用的屋顶形式，可能由于建造年代较晚，在钟楼山墙面后主体部分采用了平屋顶。

立面造型：

西张村教堂的立面同样为两种风格的结合。横向分为三段，两个罗马风形式的钟楼立于入口山墙面的两侧，中间则带有明显的巴洛克倾向。

中间入口部分纵向也分为三段，顶端山花两侧内的凹弧线加强了柔美的感觉，山花中间一个小半圆的突起下方有白底金字代表耶稣基督的“JHS”与十字架。山花顶镂空铁十字架高约 0.8 米左右。中部欧式线脚与中式砖艺线脚的混用手法融合而不冲突，中间装饰嵌砖艺黑色十字架装饰，内书“天主堂”三字，并在字上侧和左右用汉语拼音标注，这是该入口文字的特殊处理手法。十字架两侧的圆拱门装饰内同样黑底金字“知恩”、“报本”两词。下段顶部同以中西结合的线脚分隔，入口外侧的柱与顶部曲线装饰也有浓重的巴洛克意味。



图 3.74 西张村教堂正立面

两侧钟塔罗马风意味较浓，钟楼顶部钟亭为圆拱穹隆形式，下六根比例粗壮的柱内悬有黑铁大钟。中厅线脚很多，显得相对比较繁琐。中部壁柱顶端有尖拱装饰，下部次入口上方有菱形花窗，起辅助采光的作用。（图 3.74）

总体看，立面比较和谐。

细部处理：



图 3.75 西张村教堂细部处理

西庄村细部处理手法多样。仅入口形式几乎囊括了教堂建筑常用的几种风格，主入口圆拱透视门具有罗马风味道，左右壁柱华丽的线脚与门顶卷涡、花瓣、圆球给门本身穿上巴洛克的外衣。两侧次入口的尖拱门和上部的圆形花窗

又同时兼有哥特的气息；还有或圆形或尖拱或圆拱的开窗方式，这些让这个大教堂在装饰细节上毫不逊色于其他大教堂。

教堂内部的装饰也具有自身特色。顶部分层次的吊顶，还有中央大型金属板金色十字，都让内部空间显出独创性。对古老教堂照明的模仿，以及后部细致的壁画装置都体现了西张村教堂不同于其他教堂的价值。（图 3.75）

#### （09）北郊区—柴村镇芮城村—芮城村教堂（略述）

##### ● 历史概况：

芮城村位于太原市北郊区（今尖草坪区）迎宾南路与三给路交叉口西侧，属柴村乡。

据芮城村村民介绍，该村天主教发源较晚，大部分为外村迁入教民。教堂为当地民居改建，约在 1990 年左右。



图 3.76 芮城村教堂院落外景 图 3.77 芮城村教堂内景

##### ● 形制分析

芮城村教堂占用居民的一所院落，由于教堂为民居大厅改用，故无法建成古典形式。因此院门代替了教堂入口的地位。院门由西入，象征性做了三角山花，下部拱形院门，左右柱顶尖塔壮，象征钟楼（图 3.76）。由于民居南向，故教堂实际入口为南。但是内部的布置方式为座东朝西，符合西方天主教堂通常平面朝向。

教堂内部仍然依照当地传统方式布置，分为大厅与祭台两个部分，利用室内柱做自然分隔。不过由于其民居本身的特性，光照与层高都存在问题，不是很符合教堂氛围。（图 3.77）

#### （10）北郊区—西铭乡风声河村—风声河村教堂

##### ● 历史概况：

风声河村位于太原市北郊区（今万柏林区）太娄高速公路南侧，西山脚下，在太原城之正西，距太原城二十五华里，属西铭乡。

风声河村立于1869年，迄今只有123年的历史。村内现有居民一千余人。除少数几户外，皆系教徒，占到全村人口98%。风声河立村最先由白姓起家。白姓来村之时已是教徒。

风声河的天主教活动场所，前后更易过四次。最早是在教徒白化清旧院的四间房内。后迁至现堂院西之四间正房内，其中三间作为诵经所，一间作为神父住房。

1900年义和团运动，将三间诵经所烧掉，仅一间神父住房还在。之后，于1903年经风朝瑞主教批准，重新修建。堂身长6间（20米），宽2间（7米），坐北朝南，堂名若瑟堂。堂顶无钟楼。钟楼修在院间顶。此堂于文革中也和其它教徒村庄一样，钟楼被拆，祭台被毁，堂内一切用品，或被拿走，或被捣毁。教堂改作俱乐部使用。1980年作为全市最早开放的十一个堂口和一个活动点之一，风声河教堂由教徒们重新维修整理，搁祭台，置用品，粉刷墙壁，饰以彩画等，基本上恢复了原貌。由于人数的逐年增加，原堂已远远不敷使用。遂于1984年经政府批准，村内教徒集资，在后面又扩建了新堂。新堂长3间（10米），宽5间（17米）教堂，扩建后之教堂，总面积为310平方米。堂内有祭台三个，中挂圣像。彩画后的教堂，庄严肃穆，秀雅幽静，使人生慕道之情。1991年由于风声河划为独立堂区，故于原址再加建一半多面积，形成今天的规模，整个工程完工于1998年。（图3.78）



图 3.78 风声河村教堂外景

风声河立村以来，一直属于圪窰沟堂区。1935年南社村由圪窰沟划出另立堂区后，属南社堂区管辖。1954年脱离南社，另立为独立堂区，由薛士俊神父任本堂。1957年后，由南社村本堂代管。1980年后，由郭继汾神父负责。1991年后，复划为独立堂区，则苏溱神父任本堂。



● 形制分析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西朝东，主入口在教堂东侧。

占地面积： 1350 平方米。

教堂体量：东西进深 45 米，南北面阔 17 米，面积 830 平方米。堂身高近 12 米，主钟楼高 27 米。

教堂坐落于一个抬高坡地堂院以东。堂院之西，有七间西房，其中三间作看堂人住宿用，一间为厨房，另三间作库房。堂之东分为南北两院。此院在文革中已建起二十余间房屋，当时是作为知识青年的住宿等使用，1984年由教会出资购回。南院有正房三，是准备今后作神父住房用。有南房六间，由于窗户开在正面，阳光充足，与正房差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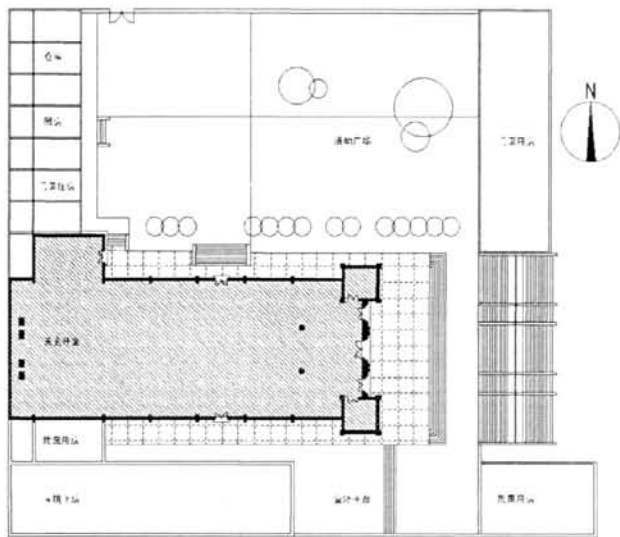


图 3.79 风声河村教堂总平面

大；又由于所居地势，北高南低，建在大队的一排正房之上，因而从厅上去看，倒仿佛一排二层楼房。六间南房中，现时有三间作为神父住房，一间作厨房用，其余两间作为唱诗班和音乐队活动场所。（图 3.79）

平面布局：

教堂平面为标准拉丁十字形。（图 3.80）

据本存守堂白保生老人口述，教堂在 1984 年新建时，纵深大约为今天教堂中门至祭台，规模相当于今天现有教堂的一半。当时平面两边侧房均在使用。91 年扩建教堂时将教堂南侧的一翼侧房封住，不再使用。

由于教堂建于西山脚下的陡坡，故整个高差较大，台阶较多。教堂正对有三层踏步，首层13级进入庭院大门，再13级进入教堂庭院。经过4米的平台再上8级到达教堂入口平台。入口平台宽8米，两钟楼中开三门，中大侧小。风声河村教堂的门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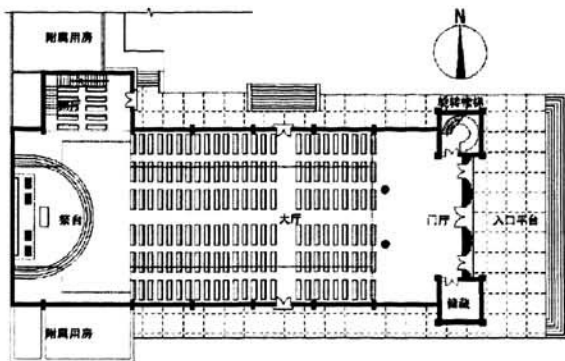


图 3.80 风声河村教堂平面

进深较大，与其他教堂有所不同，门厅北侧用房内放置旋转楼梯，南侧为杂物间。因教堂平面长宽比接近3:1，故参礼大厅纵深很长，共计放有6列25排座位，可同时容纳约900人。从十字的两翼墙段开始西部为祭厅，主祭台设于一个四级踏步的半圆平台上，祭台后部有四根方柱围合出空间，内设隔板。祭台北侧为侧翼用房，一层仍作为观礼大厅使用，一部“L”型楼连接二层的唱诗台。

#### 内部空间：

门厅上部二层空间不作唱诗台，由于日常观礼教徒众多，故二层仍作为观礼空间。观礼空间由两根直径800的柱支撑，由于观礼台上部两翼为钟楼，整个二层借此抬高顶部，整个钟楼连线顶均高于大厅约有二分之一，极具神圣气氛。立面三个三角布置的圆窗投入的光线也增加了空间的宗教意味。（图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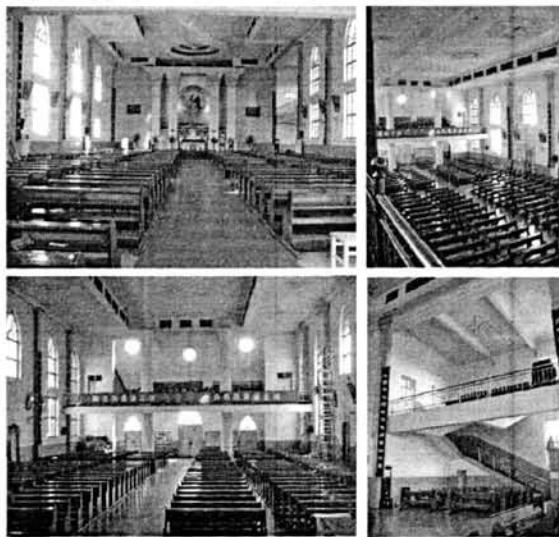


图 3.81 风声河村教堂内部空间，由左上顺时针依次为：入口方向、侧门方向、祭台方向、侧厅方向

#### 外部形体：

风声河教堂整个采用标准的梁柱框架结构，柱体部分平均间距为6米的8对柱支撑起狭长的大厅空间。主立面入口一对钟楼四角也用四对柱支持，这不

同于一般小型教堂钟楼直接使用砖混结构的做法。教堂墙柱的材质比较统一，外部完全使用青砖填砌，内部刷白色墙粉，内外色调与材质的一致也使得教堂的整体性得以加强。



图 3.82 风声河村教堂外部结构材质

教堂的屋顶仍然使用了通常的中西混用的手法。入口钟楼为哥特式尖顶，主体大厅部分则为直线硬山顶，顶部密铺灰色筒瓦，两侧略有挑檐。（图 3.82）

#### 立面造型：

风声河村教堂立面风格比较统一，基本以纯粹的哥特风格为主，加了很少的古罗马形式。这使得形体原本就比较大的教堂更显得挺拔，整体性更好。（图 3.83）



图 3.83 风声河村教堂正立面

立面横向分为 5 段，纵向钟楼分为 4 段，山墙分为 3 段。主钟楼顶端大小延伸 5 个塔尖，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间塔尖上开有很多小型十字洞口，并且四向开有仿哥特式门洞的小尖拱窗，如此处理钟楼塔尖也是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里不多见的。下段两层欧式线脚之间为一段墙面仿古罗马形式山墙，三角山花中镂空圆洞，内置喇叭代替钟的作用，定点报时。双壁柱间中书金字“天主堂”，下为哥特式窗，窗内圆形三角放置的花窗格既起到装饰作用，也象征基督的“三位一体”。再下段双壁柱中间嵌以大型表盘。底段为古罗马式山墙入口面，形式和上部第二段相仿，采用尖拱透视门。左右两座小钟塔形制类似主塔。钟楼后山墙面部分相对完整简洁，很好衬托了前端钟楼的精致。山墙面上值得一提的是顶部类似于栏杆的构造，这个构件使得整个山墙面有了从实到虚的过渡，从下望去栏杆的镂空后露出点点蓝天的色彩，整个教堂仿佛飞升消融于蓝天中。

同时这个构件使得教堂整体的比例更加协调。总的说来整个立面的效果是成功的，在有限的体量里很好表现了哥特式教堂应有的崇高、肃穆的气氛。

细部处理：

风声河村教堂的细部处理均显得简洁大气。

在柱的形式上，外部基本采用了单壁柱和双壁柱的方式，柱头仅几层简单线脚，不做过多装饰，很好保持了哥特建筑的特征。有些柱子的柱身用砖雕刻了一些哥特式尖塔的简化图案，生动自然。内部在祭台处的四根立柱比较华丽，柱头采用了科林斯柱式的变化，比例纤长。入口形式稍显多样，主入口为常用的尖拱透视门加三角门套装饰方式，侧入口则采用平缓半圆拱的手法。入口透视门的做法使用了圆弧内凹，而不是常见的平直折线。（图 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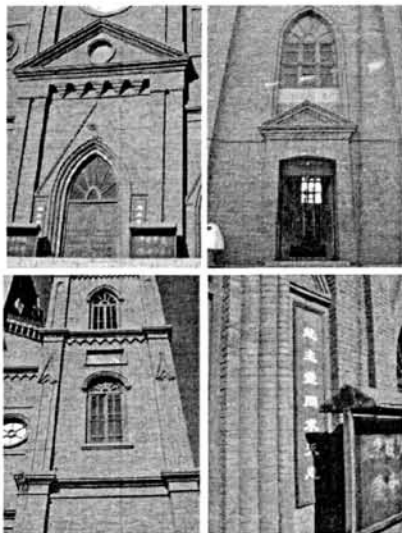


图 3.84 风声河村教堂柱与入口细部

院落入口的台阶与众不同，仿造了清朝皇家宫殿的三层汉白玉台基做法。扶手栏杆底的五福云卷花，以及栏杆柱头的龙纹浮雕，透露着中国古典传统气息，并且这样的构造方式并不冲突教堂本身形式的舶来特性。（图 3.85）



图 3.85 风声河村教堂台阶细部      图 3.86 风声河村教堂院吊顶、祭台细部

室内的层次比较丰富，尤其在吊顶的处理上。顶部吊顶内凹的部分形成一个十字，靠近祭台处有三层圆形吸顶大灯，灯的中部悬有和平鸽雕塑，象征天国的和平宁静。顶部的处理又和内部桌椅的排布方式呼应，从平面上可以看出，

桌椅的排布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十字形走道。后部的祭台处理也别具匠心，由四根壁柱形成灰空间，壁画隐于其后，加上泛光照明，朦胧凸显神性气息。(图 3.86)

### (11) 北郊区—西铭乡北寒村—北寒村教堂

#### ● 历史概况：

北寒村位于太原市北郊区（今万柏林区）西铭街路以北，与迎泽西大街平行，距太原城二十余华里，属西铭乡。

北寒村现有人口 1800 余名，教徒 300 余人，占全村人口的六分之一。教友中以韦姓为最多，也以韦姓奉教为最早。根据当地村民韦贵龙叙述，在他老爷的墓碑上，已有天主教圣名的字迹，以此来推算出北寒村天主教有近 140 年历史。

北寒村天主教活动场所，曾更易过三次。最先是在教徒韦三货的旧院四间正房内。1900 年后盖起了正式的教堂。教堂座北朝南，为中式建筑，有五间大厅，院内有东西房各两间，还有东窑三眼。堂院



图 3.87 1900 年北寒村旧教堂现状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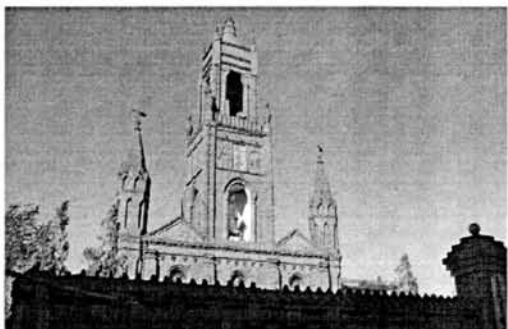


图 3.88 1990 年建的北寒村新教堂外景

占地约二亩，文革时被占用。(图 3.87)1990 年村委会将村西的一块七分地拨给教会，作为新建教堂使用。当年教友们就在这块地上起建新堂，并于当年完工，这便是今天所见教堂，堂名“圣若瑟堂”。(图 3.88)

北寒村最早属圪窰沟堂区。1935 年后属南社堂区。1954 年后属风声河堂区。1957 年由南社堂区代管。1991 年后，复划入风声河堂区。

#### ● 形制分析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 座北朝南, 主入口在教堂南侧。

占地面积: 约 470 平方米。

教堂体量: 南北 20 米, 东西 9 米。主钟楼高 23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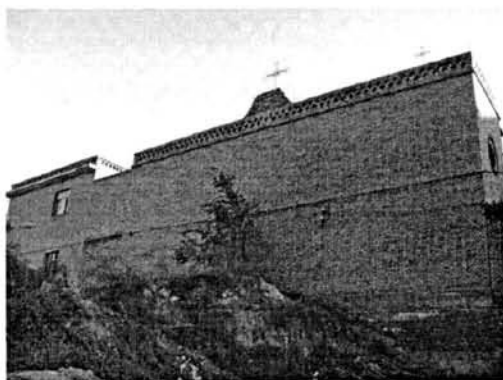


图 3.89 北寒村教堂背面山地情况



图 3.90 北寒村教堂总平面

北寒村高差很大,场地位于一个很高的台地之上。(图 3.89) 场地入口在南面正对教堂正门的位置。教堂位于整个场地北面偏西,大约占到了场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东北角为神父日常休息居所,东南角为门卫用房。(图 3.90)

平面布局:

北寒村教堂平面为“T”型十字。

教堂规模不是很大,平面也比较简单。由于教堂本身处于村中一个相对很高的台地上,并且场地比较平整,故教堂本身没有被抬高,象征性做了 3 级踏步。入口 3 门, 门厅



图 3.91 北寒村教堂平面

至大厅过渡比较明显，以支撑唱诗台的两根立柱为分界。祭台与大厅空间融为一体，只抬高一级踏步，这在小型教堂中较常使用。教堂祭厅西侧为神器室，东侧为忏悔室。（图 3.91）

#### 内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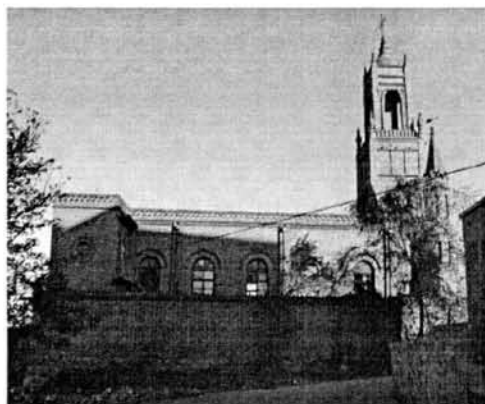


图 3.92 北寒村教堂内部空间，依次为：入口方向、侧门方向、祭台方向、侧厅方向

北寒村教堂内部空间具有较强的连续性，空间宽敞，光线充足。入口唱诗台与门厅层高相仿，尺度均显得开阔。侧厅空间在这个教堂里处理有些失当，由于两室开间均在 2800 左右，高宽比过大，显得压抑。忏悔室和神器室由两块斜置木板不完全分隔，适当延伸了它们的空间，这对形成忏悔室肃穆幽暗的气氛有所帮助。但是其上二层无法拓展空间，同时功能上作为观礼台，显得比较局促，并且由于空间有限，楼梯只能露天放置室外，这是教堂空间布局不合理的地方。（图 3.92）

#### 外部形体：

北寒村教堂为梁柱结构体系，起承重作用的为每边 3 根外墙柱，内部共 5 对壁柱，有 2 对起到装饰和划分墙面作用，并不承重。主梁成三角形，上置次梁。红砖砌体填充，整个教堂材质统一，外墙面均为红砖裸露。



教堂为平屋顶，非常见的中式坡屋顶形式，屋顶四周饰以砖艺栏

图 3.93 北寒村教堂外部结构材质

杆，屋顶可上人。（图 3.93）

#### 立面造型：

北寒村教堂立面也呈现哥特风格。只是这个哥特风格并不纯粹，里面掺杂了很多其他风格的元素。

立面可以这样来划分层次：主要分成钟楼与主山墙面部分。横向分为 5 段，纵向钟楼与山墙各分为 3 段。北寒村教堂立面的钟楼有其特殊之处，主钟楼与两侧钟楼无论从平面还是造型均大相径庭。主钟楼更容易与山墙面融为一体，如果粗分实际上可以将立面分为两侧钟楼和中间部分两个体系。两侧钟楼是比较标准的哥特风格，从八角形平面，三段式划分，高耸的塔尖以及每段的常宽比很大的拱窗装饰都可以体现。主钟楼的



图 3.94 北寒村教堂正立面

处理比较繁琐，顶端大小 9 个尖塔使用了很多的弧线，带有巴洛克倾向，这样大大削弱了哥特风格中内在的挺拔、高耸、肃穆的特征，并且塔的尺度都很小，更加无法形成体感。顶段钟亭四壁没有内收，再加镂空和多达近十层线脚，也使得本不高大的教堂视感更轻。中段拉丁字母见竖写“天主堂”三字，下部有一拱形龕，内刷白，塑圣母像，这样的做法与太原天主教总堂类似。主钟楼下部与山墙融为一体，这个部分除了两侧山墙各自分开的三角山花略显琐碎外还是比较完整的。三个平行的圆形花窗以及大小和形式都类似的入口加强了整个面的完整性。中门两侧和顶部的对联又使得欧化的立面具有中国气息，显得比较成功。

总体说来立面效果并不好，没有掩盖教堂本身体量与哥特式风格的冲突，很多地方的装饰细节反而在夸大它。并且钟楼与山墙面关系显得不清晰，形式不统一。（图 3.94）

#### 细部处理：



北寒村教堂细部处理很多地方都是不成功的。

从柱子形式看，外立面柱头的仿科林斯形式显得不伦不类，不如室内壁柱形式简洁好。外立面众多的线脚题材，如葡萄、灯笼式坠花等，均有悖于整体风格。反是正、侧立面的圆形花窗，简化了哥特建筑中玫瑰花窗的装饰，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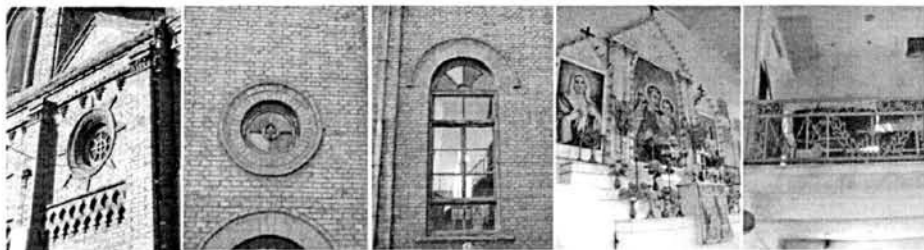


图 3.95 北寒村教堂外墙细部

图 3.96 北寒村教堂室内细部

大气，并且花窗使用彩色玻璃，也具有较强的哥特特征。教堂门窗形式均采用了圆拱而非哥特常用的尖拱，从某种程度上也弱化了其风格特征。（图 3.95）

室内细部较室外要好，可能是因为室内布置简单的缘故。祭台后画像挂板采用仿古罗马山门做法，较有趣味。下部高矮三层木台使呆板的空间略显丰富，上置祭品，也起到很好功能作用。二层唱诗台栏杆等均使用大量植物装饰图案，显得有些累赘。（图 3.96）

#### （12）北郊区—西铭乡河龙湾村（河涝湾村）—河龙湾村教堂

##### ● 历史概况：

河龙湾村位于北郊区（今万柏林区）西矿街以西，在太原城西稍偏南三十华里，属西铭乡。

河龙湾 1922 年立村，最早有吉姓教徒于此起房盖屋定居，早名信化村，后改河龙湾。90 年代初有村民 400 多人，教徒为 120 人，占全村人口四分



图 3.97 河龙湾村教堂外景

之一强。经调查河龙湾村现实有教徒人数为 258 人，包括矿区工人家属和村内原有教徒。

河龙湾在立村之前，原是大虎峪管辖地区，而大虎峪村旧时隶属太原县，因此河龙湾村在 1932 年榆次教区建立后，就归属榆次教区管理。1982 年后归属太原教区。村内原有教堂一座，建于 1937 年。堂身长 20 米，宽 8 米，座西朝东，共占地六亩。堂院内西房五间，厨房一间。房后有院落三个。每个院落各有窑三眼。文革期间，所有教堂和房屋被占用，并于 1974 年且被拆除。1989 年经政府批准，在原堂院之东南角一块七分土地上起建新堂，翌年完工，堂名“全能堂”。(图 3.97)

### ● 形制分析

####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西朝东，主入口在教堂东侧。

占地面积：约 500 平方米。

教堂体量：南北 7 米，东西 20 米。主钟楼高 21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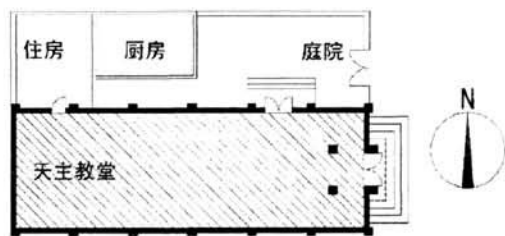


图 3.98 河龙湾村教堂总平面

整个场地较小，教堂部分占整个场地南面约一半面积，堂北有一小院，盖有一间住房和一间厨房。(图 3.98)

#### 平面布局：

河龙湾教堂形制简单，平面为长方形。

教堂平面简单，功能完整。入口三级踏步，主入口设一门。单侧设两侧门，靠近门厅的为平日教徒礼拜使用，靠近祭台的联系外部住房。同样室内分为门厅、大厅、祭台三个部分。(图 3.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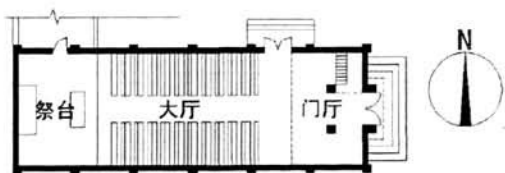


图 3.99 河龙湾村教堂平面

#### 内部空间：

河龙湾教堂内部空间相对简单，但这并不妨碍教堂内部空间层次的清晰。入口门厅由于层高控制合适，与大厅的空间感受对比明显，由抑至扬，富有节奏。并且，入口立柱间距离小，更加有助于形成类似的感受。侧边连续开拱窗，大厅光线充足。祭台处抬高一级踏步，空间基本与大厅联通，开敞而具有亲和力。（图 3.100）



图 3.100 河龙湾村教堂内景，依次为入口方向、侧门方向、祭台方向

#### 外部形体：

河龙湾村教堂主体部分为简单的梁柱框架体系，左右均布 7 对柱。钟楼部分体积小，为砖混结构，砖墙承重。整个墙体红砖砌筑，裸露清水砖面。材质、色泽统一。



图 3.101 河龙湾村教堂鸟瞰

主体平屋顶，混凝土铺设，有挑檐。钟楼顶同样以混凝土现浇，屋顶材质取得统一。（图 3.101）

#### 立面造型：

河龙湾教堂立面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初建河龙湾教堂时是依照古罗马风格设计的。但完成后的效果却并非如此。

立面为古罗马风格与俄罗斯风格的结合体，在天主教堂里出现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影子在太原教区当为此一孤例。如果未



图 3.102 河龙湾村教堂正立面

曾看到正立面“天主圣堂”四字会以为这是一座东正教堂。起因便是三个钟楼顶部中间鼓出，上下收进，类似于洋葱头的穹隆顶。这个屋顶形式基本已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堂的标志。除去三个钟楼，后部山墙面还是比较纯正的古罗马血统，简单的三角山花，下部圆拱窗都表达了这一风格。入口从中间塔楼穿过，门扇高大，上有山花，左右立柱比例和形制略似塔司干柱式，显得浑厚。主钟亭下部的四层线脚做法又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建筑气息，类似于木结构中梁的绞角造。将写有“天主圣堂”的圆拱门周边四根柱子看作一个整体，还略带今天在建的世博会中国馆的味道，颇有意思。（图 3.102）

细部处理：

河龙湾教堂出彩的细节较少，可能因为本身形制较小的缘故。外墙材料的运用处理得较好。山花墙面里水泥拉毛形成的纹理、素混凝土的色泽与外墙红砖的质感相互呼应，层次丰富而不杂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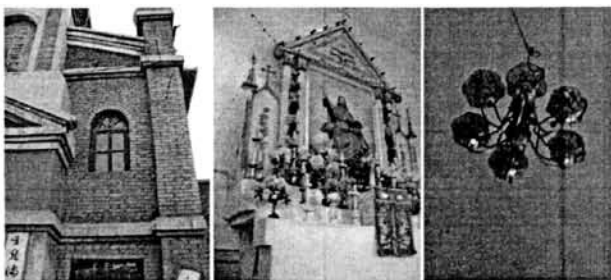


图 3.103 河龙湾村教堂外墙与室内装饰细部

内部装饰也比较简单，祭台后圣体龕仿古罗马山墙的形式，下部三层高矮层次的祭桌稍增加了室内单调的层次。值得一提的是室内灯饰的选择，很多类似的其他小教堂均会简单使用灯具，有的甚至直接使用荧光灯。而河龙湾教堂选择了教堂最多使用的六盏簇花吊灯，可见比较重视教堂室内效果。（图 3.103）

（13）北郊区一小井峪乡沙沟村—沙沟村教堂

● 历史概况：

沙沟村位于太原市北郊区（今万柏林区）和平南路，旧太原城的西南，汾河河西，属小井峪乡。

沙沟村现有人口 1600 余人，教友约 1500 人，占全村人口的 90%。

天主教在沙沟的起源在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距今已有303年的历史。沙沟教会历来隶属于太原教区。1932年榆次由太原划出成为新教区后，太原县归属榆次教区，随之沙沟村也进入榆次教区的版域，历时约50年。1982年沙沟村重新纳入太原教区，由太原教区主教负责管理。



图 3.104 沙沟村教堂外景

沙沟村教堂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当时有平房四间，砖木结构。占地108平方米，可容纳教徒100多人。

进入二十世纪初，由于教友人数增多，于清光绪末年，即（1906—1907）年在本堂神父江辅仁主持下另建新堂，至民国元年（1911）建成。新堂在原址往西200米处，占地338平方米，进深7间，面阔3间，钟楼高20米，砖木结构，筒瓦屋顶，可容纳教徒800多人。教堂座北朝南，为哥特风格，堂名“耶稣圣心堂”。堂尾两侧各有耳房两间，均系里外间。东耳房作神父住房，西耳房为修女居所。堂院下处，盖有西房几间。进入三十年代，意大利人艾士杰任本堂时，新购西邻宅院一所，是一座四合院，有东西房各六间，南有大门。文革期间沙沟教堂遭到破坏，钟楼被拆，堂内一切物品，或捣毁或拿走，只留空堂一座，最后改作俱乐部。宗教政策恢复后，重竖了钟楼和十字架，重修了祭台和堂内设备，重装饰了教堂内外，恢复了原貌。

由于原教堂历经80年，结构疏松，墙壁裂缝，梁柱倾斜，不能再用。1991年4月4日，在原址的基础上动工，重建教堂。教堂由南郊区西柳林村的工匠建造，时督建者为张明明，当时本堂神父为武俊维。（图3.104）

### ● 形制分析

####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西朝东，主入口在教堂东侧。

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

教堂体量：南北5间18.5米，东西12间36米。山墙面宽22.5米。主钟

楼高 40.2 米, 侧钟楼高 32 米。

教堂场地位于和平南路西侧, 地势平坦。教堂位于整个场地中央, 四周环绕辅助用房, 南北各有两院, 这样的布置在太原地区并不多见。场地北院原为教堂用地, 今在北院东侧建有一所幼儿园, 故这片场地划为幼儿园用地。南院为教堂用地, 东侧一排两层楼房为医院与商铺。南侧一排房屋为门卫及其家属日常住宅。住宅墙壁挂满 12 圣徒的画像, 烘托了整个场地的天主教气氛。(图 3.105、图 3.106)

#### 平面布局:

教堂平面为标准的拉丁十字形式, 这在太原地区也不多见。

由于场地平坦, 为了显出教堂的高大, 堂前筑起 7 级踏步, 教堂抬高了 1 米左右。教堂入口三门, 大小类似。堂内前方, 修有宽两间长五间的高层平板楼, 楼上同大厅为观礼空间。大厅宽敞, 置 6 列 25 排座椅, 可同时容纳 2000 人以上。堂后两侧各修有上下三间的楼房。北面楼房上三间互通, 和教堂相接, 为节日时唱诗班使用, 下三间分为一南二北, 南一间和教堂相连, 北二间与教堂隔离, 作接待室用。南部上三间为另一大厅, 与教堂相连, 节日时乐队吹奏使用, 下三间分割为三单间, 北一间于教堂相通, 作祭衣所。另两单间作神父的住房。(图 3.107)

#### 内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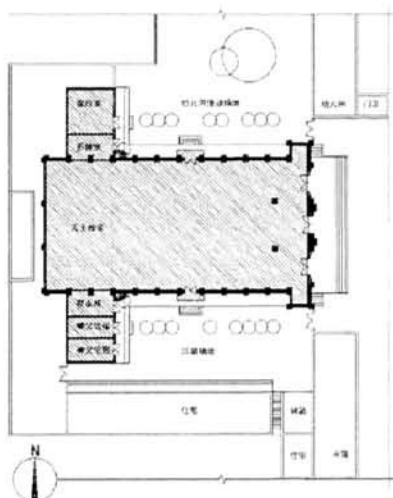


图 3.105 沙沟村教堂总平面



图 3.106 沙沟村教堂门卫家属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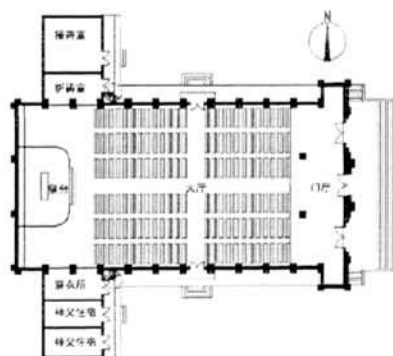


图 3.107 沙沟村教堂平面

由于调研时值教堂神父外出，故未能进入教堂实地勘测。从窗内看到教堂内部空间宏伟。祭台部分与其他教堂不甚类似，仅中央抬



图 3.108 沙沟村教堂内部空间，依次为祭台方向、侧门方向  
高了四级踏步，视觉上形成一个焦点空间。祭厅与大厅实际为一个空间，祭台南北各还放置几排临时座椅，可见沙沟地区教徒众多，原本所设座椅已不敷使用。堂内空间高度很大，但由于开窗较多，故并不显得特别昏暗，这样一种窗墙比例比较好地表现了教堂空间气氛。（图 3.108）

外部形体：

沙沟村教堂整体为混凝土框架结构。教堂主体两侧共 13 对圆柱，柱上架梁，结构清晰。每个钟楼四角均设 800 方柱支撑，很好满足了其高度要求。除圆柱为清水混凝土外露，所有受力结构以及墙体均以青砖填充，材质统一，古朴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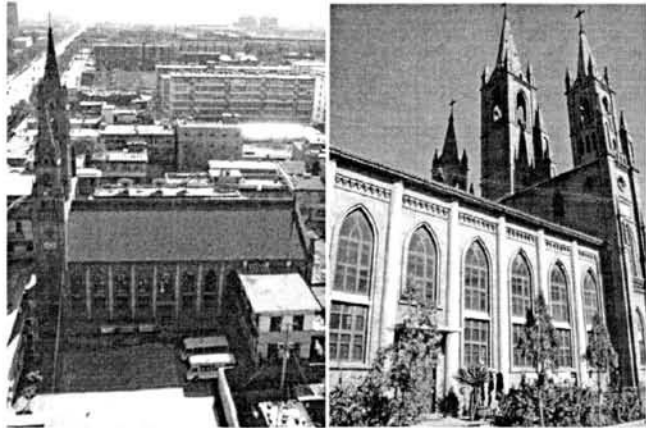


图 3.109 沙沟村教堂鸟瞰

图 3.110 沙沟村教堂外部形体

教堂屋顶采用常见的中西结合地方式，钟楼为标准哥特式尖顶，上铺设青砖。主体部分屋顶为中式直线硬山顶，有挑檐，上铺青灰色筒瓦。（图 3.109、图 3.110）

立面风格：

沙沟村教堂立面风格与风声河非常类似。均  
为比较纯粹的哥特式风格。相比较而言，沙沟村  
教堂立面气势更加宏伟。主钟楼分段不似风声河  
钟楼分段明显，连续性较强，区分的构件来自于  
大小延伸的13个塔尖，层层收进的塔尖也给教堂  
带来了稳重与向上飞腾的气势。主钟亭顶端塔尖  
上同样很多镂空洞口，不同于风声河之处在于，  
洞口在十字形之外还多了一种方形，形状均间隔  
有序排列。中段黑色大理石底竖刻金字“天主堂”。  
下段以圆形表盘始，下设尖拱门形装饰，内挂巨  
幅耶稣像，远观立面中间的画像与两侧钟楼的圣  
母、圣父像凸显于整个立面，形成三角排列，同样寓意三位一体。教堂腰部  
两侧刻有“仁慈”、“博爱”四字。作为背景的山墙面，顶端手法也类似风声河教  
堂，只是这里平置，而风声河斜置。这样的手法虽然少了些许向上飞腾之势，  
但是却显得稳定厚重，符合沙沟教堂的特性。（图 3.111）



图 3.111 沙沟村教堂正立面

#### 细部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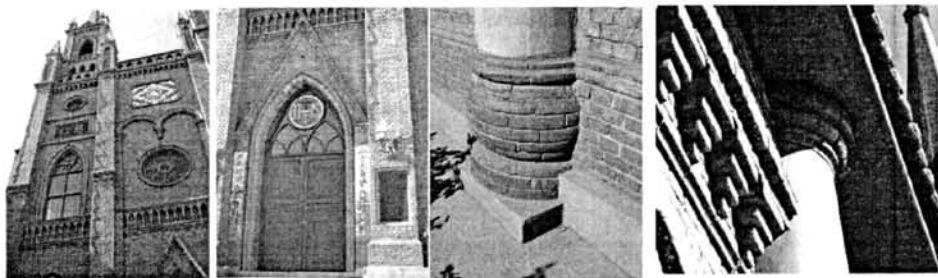


图 3.112 沙沟村教堂细部

沙沟村教堂细部最大的优点在于对风格贯彻的统一。门窗的手法均为尖拱形，为哥特式风格固定的手法，玫瑰花窗形式也普遍使用，只是内饰花纹为中国传统纹样，玻璃使用彩色玻璃。柱子较多使用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构柱方法，壁柱底部圆台柱础形式与比例类似传统柱础，并且以砖包面。柱头采用多立克柱头变体，线脚多层。檐口下的线脚也普遍使用中式传统建筑的叠涩砖艺。中西两种手法在这个建筑里还是调和得比较到位的。（图 3.112）



(14) 北郊区—小井峪乡神堂沟村—神堂沟村教堂

● 历史概况:

神堂沟村位于太原市城市西边缘,属北郊区,靠近南郊区(今万柏林区和晋源区交界处),属小井峪乡。

据门卫赵文华口述,神堂沟村天主教堂历史上曾有过两个。第一个建于100年前,庚子赔款之后,约1905年左右。当时所建教堂地点在今教堂正门前两棵大树所在位置,教堂为中式平房,座西朝东,东西长5间。由于民居山墙面不开门,故入口设于南面,略像芮城村教堂。后教堂年久失修,并于文革中遭到破坏,文革后不再使用。



图 3.113 神堂沟村教堂外景

1982年于原址上新建教堂。新建的教堂由当地设计院设计,这也是太原地区唯一一座由专业建筑工作者设计的教堂,由于设计者并非教徒,故新的教堂呈现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教堂由当地工匠参与建设,并于1992年建成。(图 3.113)

● 形制分析



图 3.114 由南面公路远眺教堂

总平面场地情况:

教堂朝向:座北朝南,主入口在教堂南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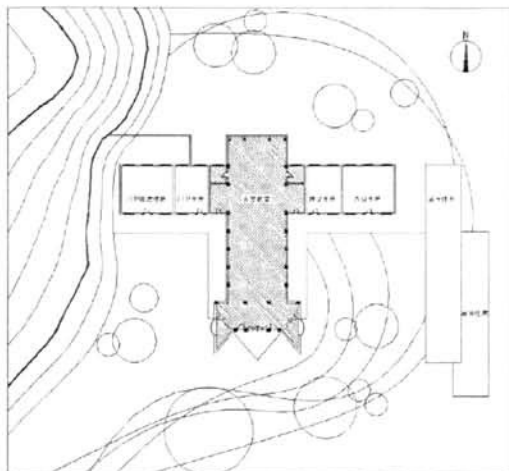


图 3.115 神堂沟村教堂总平面

占地面积：约 600 平方米。

教堂体量：南北 29 米，东西 10 米。钟楼宽 13.3 米，高 15 米。

教堂地处于一片坡地的凹口处，往西地势迅速升高。场地四周无围墙，自由开敞。教堂西侧现为渡假别墅区，其上可以俯瞰教堂全景。北侧依山地，东侧现为居民住宅，南侧有两棵古树，该处为 1905 年教堂位置。古树再南为公路，场地环境很好，自然风景秀美，教堂也可由各个角度观看。（图 3.114、图 3.115）

#### 平面布局：

神堂沟的平面形式为标准的拉丁十字式，类似罗马风时期教堂的“十字”，“十字”的两翼修长，平面形式美观。

教堂的平面变化来自入口部分，锐角的两翼显出现代气息，功能分别为储物间与楼梯间。门厅成梯形，大厅很长，两翼为侧厅，内置座椅。两翼侧厅上部分别为忏悔室与祭衣所。祭台独占后部的方形空间。十字两翼每边各 6 间，除第一间属于教堂空间之外，另 5 间空间上并不联通教堂，分别作为门卫用房与神职人员用房。（图 3.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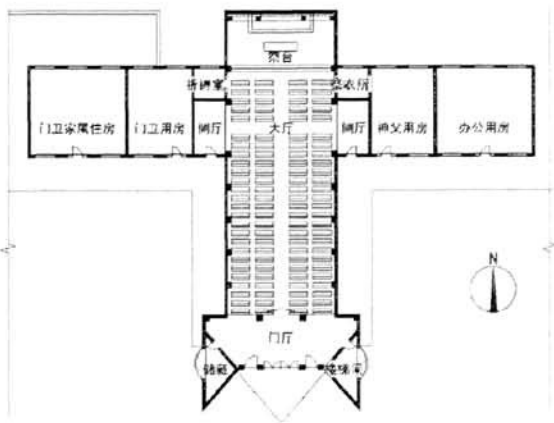


图 3.116 神堂沟村教堂平面

#### 内部空间：



图 3.117 神堂沟村教堂内部空间，依次为：入口方向、侧厅方向、祭台方向

神堂沟教堂内部空间同样体现了现代性,入口门厅空间与上部的唱诗台空间形态各异,门厅充分考虑对于教徒心理的暗示引导作用,用四根立柱拉出进深4米的空间,并且降低层高,表现一种模糊幽暗的空间感觉。上部的唱诗台挑出一个进深4.8米的三角异形空间,加大空间的同时也提高了空间的音响效果。据赵文华讲述,礼拜时从唱诗台传出的声音敞亮,感觉要好过附近的一些大教堂。内部的柱与上部梁均漆成米黄色,有如一层层框架,提示空间的深远。效果与哥特建筑中的透视门有异曲同工之处。祭厅单独拉出,形成封闭空间,四周无采光,使得祭台的神秘感加强,后部的四根立柱与后墙形成一个较浅空间,内置圣体龕,上挂大幅耶稣像,同样具有神秘感。(图3.117)

#### 外部形体:



图 3.118 神堂沟村教堂入口透视 图 3.119 神堂沟村教堂鸟瞰

神堂沟教堂为空间梁柱框架体系,梁柱间现浇混凝土,这也是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结构最具现代性的一个。柱子不出外墙,故外墙远望干净整洁。所有外墙均贴白色壁砖显得富有现代气息。但是由于壁砖的尺寸过小,墙面被划分太细,有失天主教堂应有的气度。所有外墙面玻璃均为茶色,看出为了营造内部幽暗的气氛设计者对于玻璃颜色的选择是用了心思的。

教堂屋顶显得比较凌乱,形体关系不清晰。入口空间与钟楼处理完全采用现代手法,形成多个尖角楔形体,某种意义上是对哥特式建筑的现代诠释。但是教堂主体部分却采用了传统的红色板瓦硬山双坡顶,这与前面的钟楼入口空间顶部无论从形式、材质还是色彩上均冲突剧烈。形体十字交接处高起的坡顶则

使得本身已经被强调的屋顶形式更加凌乱，语汇显得过于罗嗦，失去了现代主义建筑简洁明了的特征。两翼的坡顶再与其交接，并且形体之间还有错落，这样的形体关系显得非常不适宜。(图 3.118、图 3.119)

#### 立面造型：

神堂沟教堂立面也是太原地区仅有的一例现代主义风格立面形式。

教堂立面大体上为几何形体的交接，除去上部退在后面的钟楼，整个形体横向分为三部分，左右楔形体，形成立面两翼，并且端头上升，显飞腾之势。中间部分一层门厅入口的平直与上部唱诗台突出的三角形形体形成对比，下部的红色大理石立柱的稳定感更加表现了上部形体的冷峻与跳跃。立面稍显不足的地方就在于钟亭的处理，过多的建筑语言与下部的简洁不协调，减弱了下部的形体对比感。



图 3.120 神堂沟村教堂立面

不过，对于这样的立面形式当地居民颇多诟病。很多居民认为它不可成为天主教堂应有的形式，有的居民甚至提到“天主堂”三字都没有的正面怎么可以存在，这是对天主的不敬。并且立面上还完全看不到所有表现耶稣基督存在的符号，这是让天主的心在远离他们。群众的非议直接导致了教堂的命运，教堂很快就要被改建，下文将论述到。(图 3.120)

#### 细部处理：

神堂沟教堂细节不多。大部分原因是其现代主义的风格。主要细节来自室内。窗的处理上采用了对尖拱窗的简化形式，三角尖窗内部划分简洁。对于灯饰的选择颇具匠心，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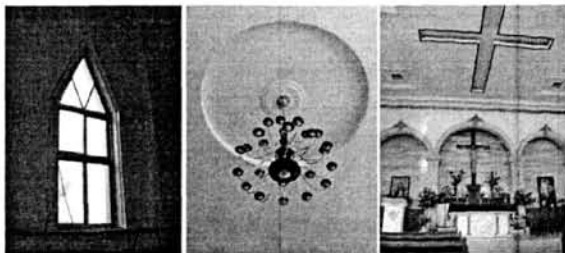


图 3.121 神堂沟村教堂室内细部

花吊灯是天主教堂常用灯式，并且黑色灯底与顶部白色形成对比，醒目，装饰意味浓厚。靠近祭台的顶部吊顶的十字架以一种明确的表示方法提示该处空间应为教堂空间的高潮。这些细节都增加了教堂空间特有的气氛。(图 3.121)

#### (15) 北郊区一小井峪乡南社村—南社村教堂

##### ● 历史概况：

南社村位于太原市北郊区（今万柏林区）西线街以南，靠近太原科技大学，属东社乡。

全村 1200 余人，教友约 900 人，约占全村人口的 75%。

南社村始有圣堂在清光绪年间，约 18 世纪 70 年代，当时主教为江类思。原堂为十字形，座东向西。

1927 年在旧堂的基础上增扩地基，扩建新堂。堂身长五间，宽三间，座北向南。钟楼建在堂之后部，高约 24 米。教堂为“全能堂”。新堂建后，分为三院。后院较小，有正房五间，西窑三眼，曾作过黑衣修女的临时会院。中院为教堂正院，东侧有正房三间，东房三间。神父住房也在此院，其中长宽各两间。文革期教堂遭洗劫，后院房屋窑洞均被拆毁，改为他用。1982 年村内教徒集资，重新加以维修，将教堂扩大三间，2 钟楼改修在教堂前面。由于教堂年久，1997 年 8 月 16 日动工修缮，2002 年 2 月竣工，即为现在教堂。(图 3.122)

##### ● 形制分析

###### 总平面场地情况：



图 3.122 南社村教堂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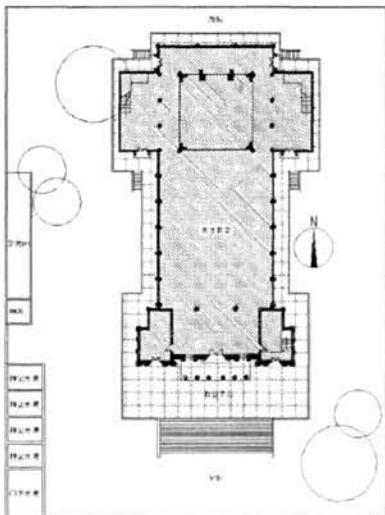


图 3.123 南社村教堂总平面

教堂朝向：座北朝南，主入口在教堂南侧。

占地面积：约 600 平方米。

教堂体量：南北 48.5 米，东西 18 米（前部），30 米（后部）。

教堂场地平整，前后两院，后院几间房屋因年久，较少使用。前院为教堂大院，西面有房屋四间，为神父居所，另有两间门房。（图 3.123）

#### 平面布局：

教堂为标准的拉丁十字形式，平面丰富，功能全面。

由于教堂场地平缓，为了营造教堂的崇高气氛，将教堂抬升 19 级踏步。入口门厅深远，上部分隔出唱诗台。门厅西面为储物间，东面为垂直交通。大厅面宽较大，故置四列座位。祭厅处类似于太原天主教主教堂，设于整个平面拉丁十字的中心位置，并且整个抬高两级踏步，体现祭祀空间的神圣性。忏悔室的安置是南社教堂的特色，它并没有被安排在单独封闭的位置，而是直接放在耶稣画像之后。感觉整个祭祀空间便在视觉上被隔断，但实际的间却是联通的。（图 3.124）

#### 内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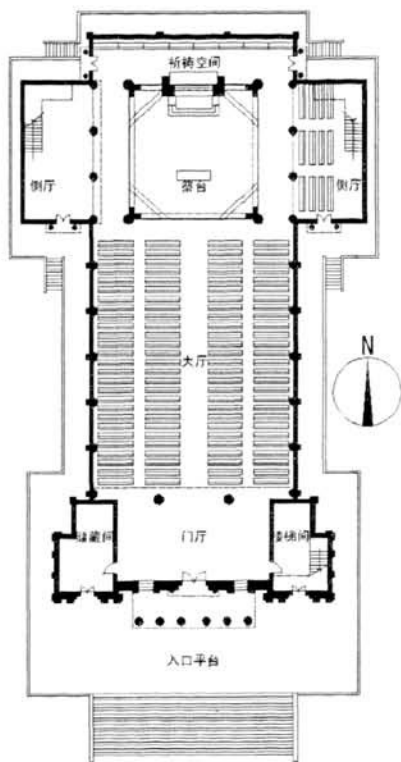


图 3.124 南社村教堂平面



图 3.125 南社村教堂内景，依次为祭台方向、入口方向、侧厅方向、穹顶

南社教堂内部空间宏伟，装饰华丽，入口空间很深，有较强的压抑感，起到较好的心理引导作用。大厅很宽敞，从门厅到大厅的空间跳跃较大。祭台空间被平台与周围四根立柱提出加以重点渲染，祭台上部正对穹顶，空间很高，显得神圣肃穆。侧厅隐于侧柱之后，不似很多教堂与大厅祭台完全连通。视觉上明显感受为两个空间。(图 3.125)

#### 外部形体:

教堂为梁柱框架结构，主体部分 11 对立柱，内部祭台空间以四根立柱支撑穹隆，上部变为八角立柱框架。前段钟楼多立柱，实际上有现代高层“核心筒”作用，连同后面的穹隆，三点加固整个建筑。整个建筑立面均以红砖饰面，整齐统一。

建筑屋顶组合较为复杂，前部双钟楼为类哥特式尖顶，平面十字中心为古罗马式穹顶，其余十字主体部分为中式硬山直线坡顶。除坡顶以红色筒瓦铺设外，余皆红砖填砌。

(图 3.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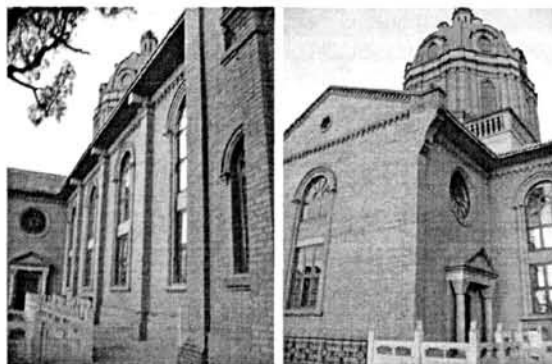


图 3.126 南社村教堂外部结构

#### 立面造型:

教堂立面以古罗马风格为主，夹杂一些哥特的手法。

南社村教堂的立面有许多具有特色的地方，第一个特色便是凸出立面之外的白色罗马山花柱廊，这也是太原地区唯一一例。山花以红色大理石线脚包裹，内中嵌整块汉白玉浮雕，中间黑色大理石底上



图 3.127 南社村教堂立面

竖写“天主堂”三字。下部六根科林斯柱形成柱廊虚空间。第二个特色为山花后面墙面上的五个石膏小天使吹喇叭的塑像，像高大约1米左右。在入口放置5个如此之大的塑像也为孤例。第三个特色便是开门的位置，教堂入口立面很少有在钟楼底开门的，南社村教堂便是一例，入口三门，中间圆拱透视门入口，旁略小拱门设于钟楼底部。

整个立面层次鲜明，前部白色山花柱廊颜色、材质均形成视重较轻的第一个层次，后部塑像面形成第二个层次，最后便是规整的红色山墙面，辅以两旁钟楼。钟楼分为四层，每层形式不一，稍显杂乱。纵观整体，立面并不是仅从一个面去考虑，而是一个空间体的感觉，这样做法在太原地区不多见，较为成功。(图 3.127)

#### 细部处理：

南社村教堂的细部多，出彩的地方也多。尤其集中于室内装饰。首先吊顶便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整个吊顶仿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平棊的做法，平分很多方格，方格内部饰以花纹彩画，别有韵味。所有室内柱均为科林斯式，南社村的科林斯柱式无论从比例与柱头的装饰均是非常接近标准的科林斯柱的，这在太原地区也不多见。祭台后部的圣体龕有中式照壁的影子。面朝祭台一面上面装饰繁复，带有明显的洛可可意味，各种卷涡装花纹极多。后面面向忏悔空间，这个面较简单，白色墙壁上悬挂耶稣挂像，下设小台，两侧墙壁延伸，形成半包围空间，具有较强亲和力，体现了忏悔空间的氛围。(图 3.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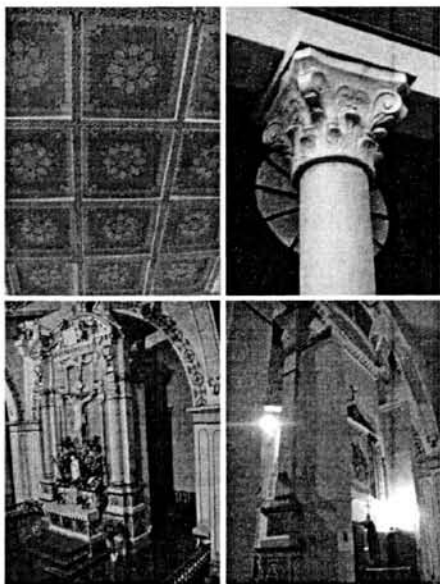


图 3.128 南社村教堂细部



## 3.2 太原市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分析

建筑形制往往“通过建筑所处的场地环境以及布局、建筑群体的组合、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平面布置、空间组织和内外装饰，以及建筑材料所表现的色彩、材质、光影等多方面的处理，形成一种综合的艺术。”<sup>46</sup>

通过实地大量案例的调查分析看出，作为一个北方内陆城市，文化的集中与压缩给了太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教堂形式上极多的共性特征。这些特征代表了太原地区在天主教堂建筑上给人的总体映象，同时太原地区天主教堂在上述的特征中均体现了比较高的研究价值。

### 3.2.1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建筑组群的总体布局

经过调研可知，太原地区的教堂大多经历了多次变迁，而变迁的时间节点为两个，第一便是1900年的庚子教难，第二便是文化大革命后天主教解禁的1982年。以第一个节点变化最为明显。很多教堂布局在这两个时间段前后往往呈现不同变化。

天主教在传入太原地区初期，由于天主教义并没有被广泛认同，作为宗教的實力无法与很早传入该



图 3.129 北寒村旧教堂东侧剧场



图 3.130 芮城村由民居改成的教堂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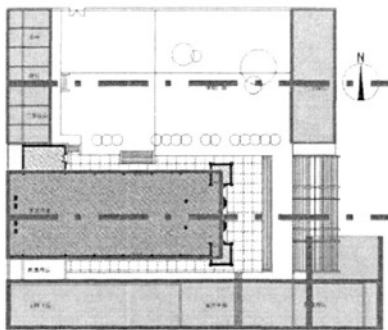


图 3.131 风声河村教堂布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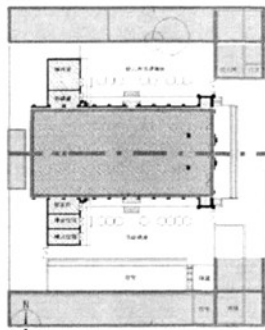


图 3.132 沙沟村教堂布局分析

<sup>46</sup> 引自李允铎，《华夏意匠》

地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等抗衡，同时为了躲避官府的搜查，所有天主教活动场所基本都会采取低调的处理，很多教堂都设在比较富有教民的宅院之内，这有点类似于东汉时期的佛教兴盛时的“舍宅为寺”之风。比如早期北郊区西铭乡的风声河村、北寒村教堂和神堂沟村教堂等。因此这样的方式从天主教始入之时便奠定了太原天主教堂建筑的总体布局基本是以中国传统宅院作为原型，而不类似于西方天主教堂的布局，往往会建筑在城市的广场，甚至是一个城镇的中心。从居民的口述以及史料的记载，这时的教堂总平面布局具有以下一些特征：首先便是教堂基本会在比较平坦的场地之内，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般普通的民宅不会选择比较陡峭的山地之上。其次便是建筑一般处于一个村落中比较好的位置，因为富有的教民住房通常会位于村落中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这实际上间接促进了天主教在该地区的兴盛。如最早的北寒村教堂位于整个村子的中心位置，在教堂的旁边便是村子的戏台与活动中心（图 3.129）。再次教堂与附属建筑往往依轴线南北布置，教堂在院落中心，后部为住宅、厨房等附属空间。这和太原地区的民居形式有很大关系。旧时富庶的居民一般会依山凿一些窑洞，然后于窑洞前面建造一排正房，两者之间形成院落，有时会有厢房。院落有明显的中轴线，这反应传统的家族制度，前公后私，作为厅堂的空间自然成为了教堂的不二之选。后边的附属房间自然成了神父住房以及一些储藏空间。最后，这个时期教堂南向开门居多，因为北方的气候和日照关系民居多南向。这实际上违背传统西方天主教建筑的由西入口的方式。因此，很多教堂采取一种折衷的手法理，入口仍然南向，内部祭台与大厅的布置作东西向，很像今天所见的芮城村教堂（图 3.130）。

1900 年庚子教难之后，由于西方列强得到大量赔款，取得特权，这时期出现了西方三合院式修道院的布局。这种院落一般较大，以单院为主，不似传统民居会形成多层次的院落空间，教堂位于场地中心，传教士居所与办公空间分列建筑左右，如沙沟村教堂、西张村教堂的场地布置（图 3.132）。南社村教堂可以说是从民居大院形式到三合院布局过渡的典范，1927 年时为双层院落的民居布局，两层院落均以教堂作为中心，后期合并前、中院形成单院落空间，三合院中心对称，神职人员工作与居住空间分列左右。

这个时期教堂布置有时相对自由，可不置于院落中心，神父居所和一些办公空间可能位于教堂前面，或者与教堂并置左右，这样的例子比较多，如太原

天主教主教座堂、风声河村、北寒村天主教堂等(图 3.131)。并且教堂以东西朝向为多,因为西方传教士对于教堂建筑朝向的宗教意义比较在乎。现在所见的大部分教堂均为这个时期所建。

庚子赔款后出现了大量不同于常规的场地布置方式。有的作为纪念性场所,仿照西方教堂,设于风景优美的景区之内,场地四周可以没有建筑包围。有的教堂为了强调纪念性设置在偏僻的山坳,甚至山颠。最典型的当属阳曲县阪寺山圣母堂与南郊区洞儿沟村七苦山圣母堂。这类教堂的设置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结合整个大



图 3.133 教徒在祭拜七苦山基督受难碑亭

环境设计。如七苦山圣母堂,结合了整个七苦山作为教堂的场地,上山的道路每经过一段便有一个记有基督受难故事的圣亭供人祭拜。实际上把在教堂内的祭祀活动延伸整个七苦山上,别具一格。(图 3.133)

当然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如下庄村修道院教堂,结合了修道院布置,形成了多重封闭围合院落。

总结这个时期的建筑组群的布局,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

1、传统的四合院落形式。一般为两重,教堂位于四合院中厅的位置。这种形式多为 1900 年早期教堂组群布置方式。

2、仿修道院三合院,中心轴对称形式。院为一重居多,教堂位于场地中心轴线上,辅助建筑规则排列左右。

3、仿修道院三合院,多轴形式。一般天主教堂与神职人员工作住宿分两区并置,每区均有自己的轴线关系。

4、建筑群设置在自然环境之中。可在山坳、山腰、山颠。一般作为整个景区的重点,多结合整个自然环境布置建筑及小品。

5、特殊形制,如下装修道院大、小教堂。

文革后新建教堂对总体布置变化不多，建筑群体多仿照前一个时期排布，如圪窰沟新堂为前述第4点布置方式。这个时期的特色是，建筑布置更加自由，往往不考虑轴线关系。另外就是教堂的朝向，由于此时的教会不受制于凡蒂冈教廷，所以东西向的限制不是那样的明确，新建教堂仍会采用传统的南北向。如东社村教堂、北寒村教堂、神堂沟村教堂等。

### 3.2.2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平面形式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的平面形式随着时间推移变化不太明显，在1900年之前平面最为显著的特色在于入口与钟楼的处理。

入口由于建筑朝向关系，这个时期多南向，住宅改作教堂之后，应一些神职人员，特别是外籍神父的要求，南向的门还是会相应作一些变动。有些教堂会将一般中开的厅门向西移，处理得更加细致的便将最西面的窗改作入口，这两种方法比较常用。山墙面开门的处理方式很少，偶有见。



图 3.134 固驿村教堂立面钟楼处理

原因在于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木构架建

筑墙体不作承重结构，但是太原乃至山西地区由于气候干冷，木材在民式建筑中使用不多，故仍旧较多砖墙承重结构的房屋。到了民国时期已经较少使用木材，基本为砖混结构，所以在承重墙上开门很不方便。山西民居还有一个特色便是，普通民房墙体夯土版筑较多，也是由于当地及其少雨的原因，稍考究一点的房屋会在砖墙外侧再加夯土墙加固，这样的方式筑起的山墙一般比较牢固，受力性也好，故可见开门。如最早北寒村教堂<sup>47</sup>（图 3.87）

<sup>47</sup> 图中见到的平房侧边已与新加建的住房打通，据村民口述，当时初建时打通位置山墙曾开一小门，作为教堂入口。

这个时期的教堂由于民房性质，故没有成型的钟楼建造形制。当地工匠结合神职人员传达的一些欧洲教堂的描述，再结合部分图纸，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这也是这个时期以来留存到今天太原地区教堂鲜明的特色之一。其方式为：在民居的开间一面，结合位于中轴线的主入口外侧设置钟楼，教堂基本为单钟楼形式，并且钟楼高度较低。这个时期的钟楼仅仅起到一个标识的作用，用于标明建筑的性质。如图 3.134 中南郊区姚村乡固驿村教堂。



图 3.135 洞儿沟村教堂后部钟楼

庚子赔款之后，由于教会手中拥有大量资金，故开始兴建一些大规模的教堂，这个时期教堂平面的正统形制被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所有这个时期的教堂必定由钟楼和主体功能空间组成。钟楼一般立于前端，偶见置于后部的，如南郊区姚村乡洞儿沟村教堂(图 3.135)。主体空间一定由门厅、大厅、祭厅三部分组成，根据平面形式不同，有的会有侧厅。平面形式则多拉丁十字，变体的“T”型十字和巴西利卡式(图 3.136)。较小的教堂则可以简化成长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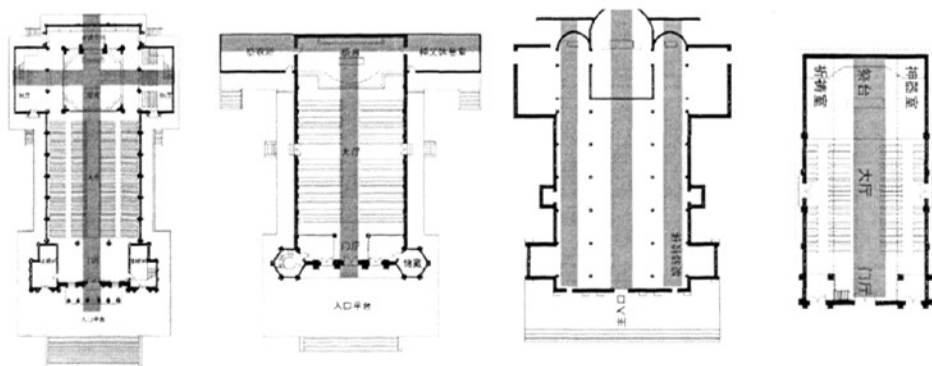


图 3.136 教堂平面形式，依次为南社村教堂—拉丁十字式、东社村教堂—T 型十字式、太原天主教总堂—巴西利卡式、北寒村教堂—简单长方形式

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使用木柱承重，木柱的粗细影响到进深开间的大小，一般在进深方向距离不会很大。由于西方教堂的东西朝向布置，这里提及的进

深实际上便是欧洲教堂要求的开间方向。那么教堂必然会在开间上受到结构的限制，达不到教堂需要的宏伟开阔的大厅空间要求。巴西利卡式的平面因为具有两排内柱，形成中厅与侧厅空间，比较易于和中国传统木构架结合。一些稍早的教堂均采用这样的结构方式，如建于1905年的太原天主教总堂。新建于1932年的姚村教堂也采用巴西利卡平面，是对早期村中教堂的一些回顾。

由于木构架建筑在后期的较少使用，巴西利卡式平面用的越来越少，拉丁十字与“T”型十字作为欧洲后期正统的天主教堂平面在太原地区到处被采用，这也是今天能见到的最多的平面形式。这种形式在太原地区的教堂里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特点：入口单钟楼、双钟楼或者三钟楼，两侧钟楼分别作为储藏空间与交通空间使用。钟楼上部可上人。大厅一般开双侧门。祭台位于入口远端，拉丁十字式由于祭台空间向后拓展，自然成为整个平面的重心。“T”型十字式祭台空间往往用栏杆隔开，或者抬高数级踏步，人为设定其中心地位。十字两翼空间多封闭，一侧作为神器室、祭衣所，一侧作为忏悔室或者神父休息室。这里需提及拉丁十字式的祭台拓展空间，这部分的处理比较自由，一般为方形凸出，也有半圆形凸出的，如下庄修道院大教堂。

简单的长方形平面被广泛用于小型教堂，这类平面一般不再严格区分门厅、大厅、祭台。视觉上往往连成一个大空间。但是教堂的基本功能还在，祭台部分往往会使用隔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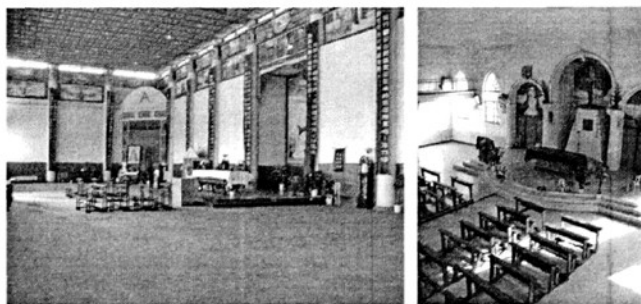


图 3.137 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雁门村教堂开间方向内景

隔出神器室、祭衣所、忏悔室、神父休息室等附属功能空间，如西张村教堂等。在这类简单长方形的平面有一类变体，它们来自于以中国古典建筑为蓝本的教堂，如雁门村教堂、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等。因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性，内部平面设置也不遵循西方教堂的形制，祭台就设在开间一面的中心，两侧靠山墙平面部分或作侧厅，或另设祭台，形式不拘一格。（图 3.137）

### 3.2.3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内部空间

天主教堂的内部空间比外部造型有更强的精神作用，这里往往是教徒凝神静气，冥想无尽天堂，遥思同在上帝的场所。教堂内部空间无论从结构、材质、还是色彩、光线的处理上都力图表现出一个非本土空间的特性，可以说无论平面功能如何变换复杂，教堂内部空间都追求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气氛，一种欧化的情结。

欧洲天主教堂习惯用一种压抑，狭长的空间制造一些封闭的气氛。巴西利卡的空间，用密排的柱使得空间的高宽比更大。太原地区巴西利卡式平面由于结构不同以及施工技术的限制，往往不能营造出这样的空间感觉。相反在这样的空间体系里注入了很多乡土气息和中国木建筑中特有的平和氛围。可以说本土的教堂空间更具有人性，而非神性。（图 3.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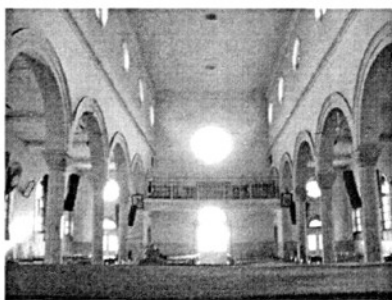


图 3.138 洞儿沟村教堂内部空间

本土教堂空间大多保留了欧洲天主教堂留下的两层空间格局，入口处一般设置唱诗台。在满足纪念性要求的前提下加大空间节奏感。这与太原乃至中国传统建筑的序列特性有关。太原地区的居民生活空间入口处会设置照壁，有意减小空间进深，体现一种局促感，然后绕至正房院落，豁然开朗。由抑至扬，体现场所对比。由于本土天主教堂层高达不到欧洲天主教堂的高度，所以入口空间会显得更加压抑，这样更能对照出大厅空间的宽敞。

祭厅空间的处理手法多样，大型教堂往往会在祭厅空间上部加高成为穹隆顶，这是罗马风建筑的传统形式。祭厅空间由于高度的延伸，充满天国气息，体现强烈的世俗隔绝感。



教堂内部色彩基本以白色为主，兼有一些点缀的修饰，修饰也多金、灰二色，体现教堂空间的素

图 3.139 六合圣堂祭厅光影

净。在光的处理上多本土特色。欧洲的天主教堂由于结构原因，往往不会连续设置大厅侧窗，光线比较幽暗。太原地区的教堂因为兼有气候与建筑结构的因素，会在侧墙开大面积的窗，使大厅多居住气息。祭台部分在高处开圆形花窗，并且花窗很多使用彩色玻璃，光线淡淡投入，增添神秘气息。祭厅内部随时间慢慢改变光影，有着不定的朦胧感。（图 3.139）

### 3.2.4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外部形体

教堂外部形体的特征表现在各个面的处理上，于是作为水平方向划分空间的屋顶与垂直方向限定空间的墙壁各自的特色与组合方式体现了太原地区教堂的总体特性。

#### 3.2.4.1: 外墙形式

太原地区教堂外墙风格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仿欧式教堂的外墙，这类教堂保留大部分欧洲教堂的特性，墙壁直抵屋檐下，不作或少作横向分隔，纵向由壁柱分割成数段。依靠墙壁的材料构成、几何形状，色彩质感、墙面装饰共同构成形象。

这类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1、因教堂入口面被抬高，教堂外墙在壁柱的分隔下，呈现三层窗。如南郊区杨家堡教堂与清徐县南青堆教堂。这类天主教堂底部一层往往作为辅助功能空间，如杨家堡教堂底部为加工车间、南青堆教堂底部为存储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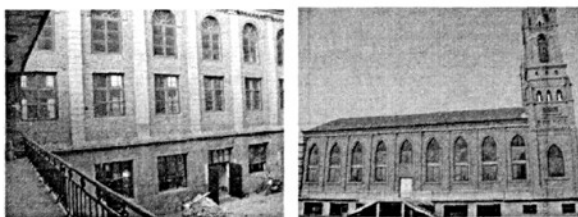


图 3.140 杨家堡教堂、南青堆教堂侧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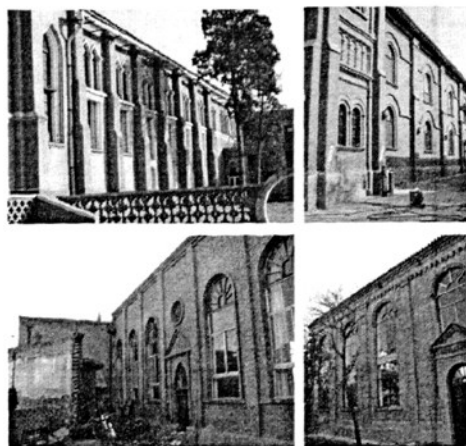


图 3.141 北固碾教堂、中涧河教堂、西涧河教堂、水沟村教堂侧墙



间。这类外墙将底部外墙单独以材料、色彩、形式分开。如杨家堡教堂底部一层开窗形式、色彩材质与上部一样，但上部壁柱不延伸到底部。南青堆教堂底部则各方面均与上部脱离关系。这样的处理方式往往不够妥当，会使得教堂的立面割裂感较强。（图 3.140）

2、外墙立面两层，中间有明显水平分隔，窗分为上下两层。如北固碾村教堂。北固碾教堂的墙体由中间约五分之三处有一道明显的腰线，两层线脚上面一层略向内收了一些，使下层显得更加稳重。再加上窗内收墙体很多，使得墙体看上去尤为厚实。壁柱的逐层内守也加强了这样的感觉（图 3.141）。

3、外墙立面两层，中间无水平分隔，窗分为上下两层。这个类型的墙面墙体上下分开，墙面上下贯通，故显得有些琐碎，整个感觉不如前一种稳定。如中涧河村教堂，为了增加上下两层的区分度，在窗上以一道拱线直抵两边壁柱（图 3.141）。

4、外墙立面两层，壁柱分隔，上下窗连成一体。有些窗间没有任何分隔，如中涧河村教堂（图 3.141）。有些中间加一层窗棂，如水沟村教堂（图 3.141）。这种方式实际上将两层的教堂作为一层处理，显得整体感好，形式简洁。但是这种方式一般较少墙面装饰，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显得单调，千篇一律。纵观太原地区教堂，这样的墙面经常可见，难免出现视觉疲劳。

另一大类教堂外墙形制基本按照太原地区传统建筑，其中有些教堂高度不大。如古交市镇城底镇雁门村天主教堂（图 3.142）该堂实际上为传统的七间三进的民式建筑。传统建筑的承重木柱这里以砖壁柱代替，中间填充非结构墙体，墙体上开尖拱窗，门楣上落有三角形山花。这种形式可以看出有明显的中



图 3.142 雁门村教堂侧墙



图 3.143 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

式、欧式混和的气息。这里和传统建筑略有不同的还在于山墙面的开窗，而一般传统建筑山墙面是不开窗的。有的教堂风格则更为纯正，完全是北方官式殿堂型建筑。如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图 3.143）。为重檐庑殿顶建筑，九间三进。并且三边附有围廊。整个墙面按照传统建筑开窗，前部围廊柱间梁枋上饰以彩画。

太原地区教堂的侧墙基本采用砖取代西方常用的石材，有的也在砖墙外再以黄土夯筑，形成较厚实墙面。砖墙一般为清水青砖或者红砖墙面。偶见有在墙面粉饰或贴以面砖者。墙体被刷成红色居多，如太原天主教总堂、淖马村教堂、雁门村教堂。其中除了淖马村教堂通体红漆饰面外，其余均只刷部分面，显得凌乱缺乏秩序，这也是在不断修建过程中欠考虑的地方。

### 3.2.4.2: 屋顶形式

太原地区教堂的屋顶形式比较单一，基本分为三大类：

1、传统的硬山坡顶，这类屋顶使用最多，也与欧洲传统的教堂坡顶形式相吻合。坡顶较少曲线型，曲线坡顶一般建造年代较早，如圪窠沟老教堂。大多数坡顶采用直线型，如沙沟村教堂等。太原地区教堂大部分建于 1900 年之后，很多已经不采用传统的抬梁式结构，坡顶内结构基本也是混凝土整浇成三角屋架，屋架上铺设防水层，防水层上铺设当地的小青瓦或者筒瓦，达到传统建筑坡屋顶效果。坡顶下檐口不出挑或较少出挑。为了减少墙体与坡顶的生硬衔接，檐口一般线脚浓密，基本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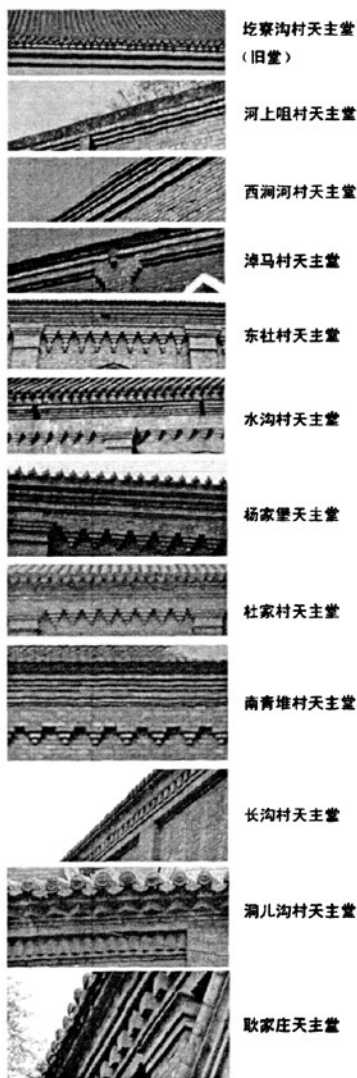


图 3.144 不出挑檐口大样

3层以上，线脚的装饰也成了屋顶的重要环节。

图 3.144 为太原地区教堂不出挑檐口的类型比较，由简至繁排列。圪窰沟至淖马村天主教堂代表第一种也就是最简单的线脚类型，线脚本身平直没有装饰，逐层内收接屋顶与墙壁；东社村至南青堆教堂代表第二种类型上部一般至少三层以上平直内收线脚，线脚下部由砖叠涩形成装饰，线脚的收分加上叠涩砖的收分，视觉效果得到进一步改善，屋顶与墙壁交接更好。长沟村至固驿村教堂代表第三种相对复杂的线脚类型，一般平直线脚之间会加一层砖艺装饰，或将砖对角平铺，或竖向间铺，形成更为丰富的层次。

图 3.145 为太原地区教堂出挑檐口的类型比较，可见檐口出挑基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类由风声河村与南社村天主教堂为代表，由内部的梁出挑支撑檐口；第二类以东涧河村与温南社村为代表，内梁支檐椽出挑，椽子上置檩条，上置挂瓦条再铺瓦，这有点类似传统的木结构挑檐方式；第三类以姚村教堂代表，檐口下方的砖叠涩上砌，作用类似于斗拱；第四类以六合村教堂为代表，以柱子上部放大形成一个梯形柱支撑檐口，这种类型很少，颇有欧式风味。第五类以沙沟村、北固碾村、温南社村教堂为代表，这类檐口直接铺设在出挑混凝土屋面板上，结构简单，但是从视觉效果来说仍然显得生硬，处理得有些失当。

2、其他坡顶形式，一类如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桃花营村天主为代表的中式风格教堂。七苦山教堂屋顶为重檐庑殿式，类似于北京故宫太和殿。据当地村民述，实际上七苦山教堂就是仿造太和殿的形制建造的。(图 3.143) 还有一类如太原教区天主教总堂、洞儿沟村教堂，屋顶形式直接反映了内部的巴西利卡式空间，自然形成了高低错落的硬山顶形式。(图 3.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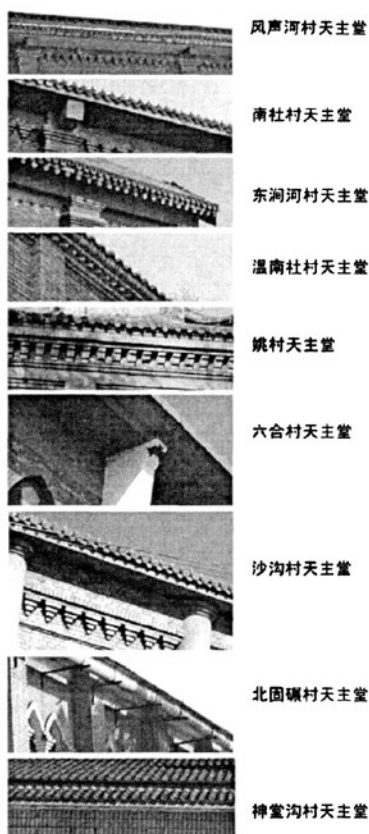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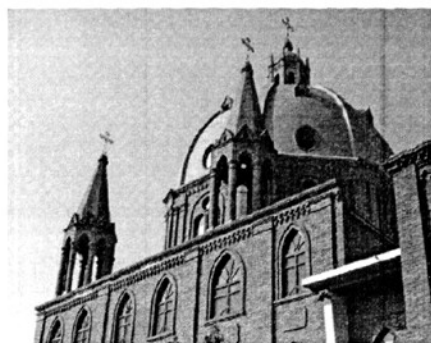


图 3.145 出挑檐口大样例



图 3.146 洞儿沟教堂屋顶形式图



3.147 六合村教堂祭厅上部穹顶

3、平屋顶形式。这类教堂多为新建教堂，不考虑太多形制的束缚，但是由于屋顶平，所以墙壁与屋顶的交接往往简单，整个形体看上去生硬。如西张村教堂、河龙湾教堂等。

4、变化的祭厅空间屋顶。由于教堂的主体部分往往形式规整不易创造发挥，祭厅部分则因为空间的需要而拔高，这符合欧洲中世纪教堂的形制。通常在祭厅空间拔高后，会使用古罗马的穹隆顶形式，如南社村教堂、六合村教堂（图 3.147）等。六合村教堂穹顶球面上环绕圆形窗洞，与四周墙壁交接处饰以线脚，下部八角型每边各两对双壁柱，中间开拱形联窗，充分表达了罗马风的意向。

### 3.2.5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立面造型

太原教堂的立面融合了西方教堂与太原地区传统建筑的风格，手法比较糅杂。一般所见的立面纯粹以一种风格示人的实例不多，大多数使用多种手法处理。这表现在立面的比例构图和元素组合处理上。

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不同于中国南方的天主教堂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一般



图 3.148 山墙顶形式，依次为西张村教堂、南社村教堂、杨家堡教堂

南方的天主教堂考虑到隔热通风效果，通常会将立面做得相对通透和轻盈，有的甚至结合牌坊、牌楼作楼阁式处理，如贵州地区的天主教堂。但是太原地区由于气候干冷，处在建筑山墙面的正立面正好顺应了防寒防风的要求，一般比较厚实，这正好迎合了西方天主教堂对于山墙面厚重、大气的要求，故太原地区教堂以西方传统风格划分的形式较多，在中国的教堂里最具有“西味”。

教堂立面竖向分为三段，横向分为两层或三层，突出立面的中心部分。底层一般设三扇尖拱或者圆拱门，暗示“三位一体”的天主。上有圆形花窗，顶部设十字架。钟楼的数量、形式较为自由，以左右对称设置居多，大型教堂有的于中部再加一个主钟楼，也以钟楼对应“三位一体”的概念。部分小型教堂也有只设一个钟楼的。

教堂立面处理很多经过了当地的工匠创新，结合外来方式与传统技艺，创造本土的立面特色。首先，立面顶部的处理。西方教堂往往习惯以尖顶结束立面，增加向上的动势。中国传统建筑却习惯于平缓的直线墙面结束，比如徽州民居，在尖顶外置封火山墙，大型建筑还以“五岳朝天”的五段平屋顶收头。具体于教堂山墙面的处理上便显得更为多样，有的以短平直线结合水平展开的曲线代替三角形形式，如西张村教堂（图 3.148）；有的在三角山花后部设全平直墙面，打断三角尖顶的延伸态势。如南社村教堂（图 3.148）；有的把三角山墙的尖部处理为平滑曲线，减弱尖角的感觉，如杨家堡教堂（图 3.148）。其次，中国文化的装饰。西方教堂多使用人物形态雕塑丰富立面，太原地区的教堂，往往结合楹联、匾额表达宗教文化，如沙沟村教堂、北寒村教堂等（图 3.149）。再次，钟楼造型。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钟楼往往会结合中式的塔以及亭作细化处理，如风声河村教堂的钟楼，纵向分隔多达 5 层（图 3.83）类似于中国传统的方形楼阁式砖塔，并且层层以线脚收分，增加向上动势。再如北寒村教堂顶部钟亭，如不考虑上部十字架顶，下部的钟亭基本为中国传统亭形式的演化。（图 3.150）



图 3.149 立面中国文化装饰，依次为沙沟村教堂、北寒村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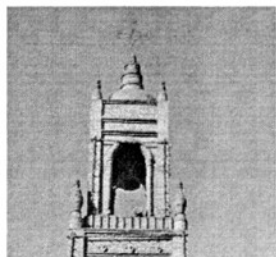


图 3.150 北寒村教堂顶部钟亭

西方教堂通常不以高台加高建筑的体量，通常基础隐于不可见的高度，这可能与西方教堂本身的体量庞大有关，已经不需要再以基础抬升建筑的高度。太原地区的教堂由于本身结构的原因往往达不到西方教堂那样的高度，并且地势多山，需要处理场地高差问题，所以匠人们结合当地的情况，借鉴中国传统官式建筑的做法，于建筑之下抬高基础，往往加高数十步台阶。有的甚至达到三层台基，类似于传统宫殿的重台做法，甚至台阶还做成中宽侧窄的带有垂带石的踏步。如风声河教堂，三重台阶，扶手也承袭清代围栏的形制（图 3.85）。

### 3.2.6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细部处理

太原地区的教堂模拟西方教堂中痕迹最重的除了立面的造型之外，便是细部的处理。其教堂平面、形体等等往往受到结构的限制，特别受到建筑工艺的制约，往往在比例尺度的推敲上难以达到西方教堂的高度，技法也难以成型。但是细部往往不一样，细部比较能够为人们直观地接受，因为尺度较小，通常可以描摹，甚至做成样版，反复使用；而且，细部基本不存在太多的构造问题，更能去摹拟西方建筑中的一些手法，形成特定的符号语言。

太原地区教堂在建造过程中大量引进新西方教堂的建筑符号，使得某些传统构件更快地简化消失。通过恰当使用装饰、细节使得建筑空间、形态与造型丰富，借助细部表现，将一些传统建筑形式和材料变得更加符合天主教义要求，并在当地人民心中产生一种固定的影响。

#### 3.2.6.1: 柱

中西方的柱作用大体相同，都是承重构件。但是材料与力的传导过程各不相同，产生了独自的解决方法，并因此使得柱子的各个构件有所区别。中式柱构成主要有柱上斗拱、柱身、柱础三个部分，三者多以榫卯相接，整个作为一个弹性承力构件。西方柱式分为檐部、柱子、基座，同时柱子分为柱头、柱身、柱础三个部分，并由柱头与柱子比例不同产生各种柱式。总体说来西方柱子是一个刚性受力构件。

今天，在太原地区教堂所见到的柱式以科林斯柱式为主，这种柱式的特点是柱头满覆卷草花篮的纹样，柱身比例修长，柱子收分不明显，柱身竖刻半圆

凹槽，槽背成带状，柱础多层。其他柱式偶有。基本上每一种柱式都在中国工匠的手里产生了变化，特别是柱子的比例，往往不循常规，产生各种各样的视觉效果。

从柱头来看，西方的柱子柱头是连接梁与柱身的刚性传力构件，在视觉上起到过渡横向与竖向承力构件的作用。为了削弱过渡的跳跃性，往往作出很多装饰。中国工匠很好理解了这点，将柱头作出很多变形处理。具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 1、植物纹样。

这是对科林斯柱式的诠释，使用较多。一般此类柱头雕刻多照搬西方的卷草、藤蔓形象，但是工匠对于柱头的理解只是简单的植物的堆砌，往往不能从艺术的高度去制造柱头植物纹样的疏密与造型特征，或显得简单，或显得过于复杂。如杨家堡教堂的壁柱柱头，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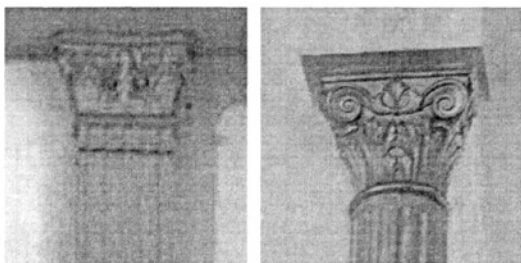


图 3.151 杨家堡、六合村教堂柱头

底部到上部并无明显收分，雕刻繁琐，显得臃肿。相比较，六合村教堂的柱头样式则显得比例尺度好得多，从底部的草纹浅浮雕到上部的卷涡，交接合理，过渡自然。（图 3.151）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西方的柱式基本多用于圆柱，而太原地区的教堂往往在方柱甚至异型柱的顶端照搬西方柱头，处理不当便会显得生硬，如前面所提的杨家堡教堂柱头。

### 2、其他柱式柱头

主要有爱奥尼式柱头，如水沟村教堂，这类柱头用的很少。水沟村教堂之所以使用爱奥尼柱式，是以踏访时适逢教堂刚刚修缮，内部全部重新装饰。在与现场工匠交谈中得知，使用爱奥尼柱式是因为主持修缮的神父刚从欧洲游访回村，发现爱奥尼柱式的美观，于是便开始使用。因为没有使用经验，故教堂内部的柱式比例失调，显得过于粗短，失去了爱奥尼柱式的修长的女性之美。（图 3.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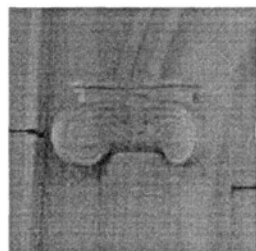


图 3.152 水沟村教堂柱头

### 3、抽象几何形体

还有很大一类柱头使用了抽象的简化几何形体。这类柱头往往是太原地区的教堂内柱头使用最成功的。柱头很多简化为圆盘或者球体，有的会有类似于欧式线脚的多重装饰。往往因为简单，柱头与柱身、梁的交接显得更为顺畅，颇具现代建筑的风格。（图 3.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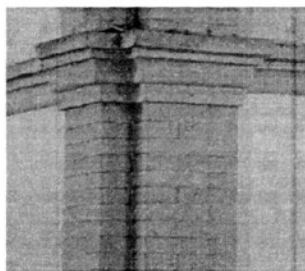


图 3.153 洞儿沟村教堂柱头

从柱身看，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柱身往往没有收分，这与欧洲古典柱式柱身的收分相冲突。为了改变这样的视觉效果，通常会做两种处理：1，柱身上装饰性浮雕或砖雕。如长沟村教堂在一段柱头上加上一个带有三角山花的小门，北寒村教堂柱身，上部加上一个带有小十字架的砖砌尖拱券，这样一些做法使得柱子从下往上的视觉效果有一个收分稳定的感觉。2，在立面每一段分隔处的柱子加上一个类似于中式坏檐的小坡顶，然后上面一段会内收几分。这样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图 3.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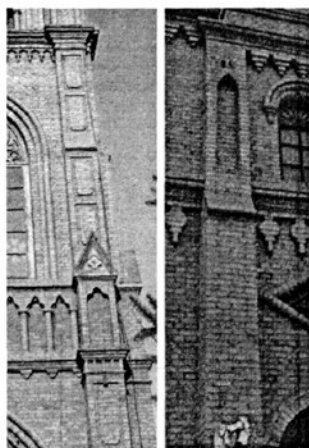


图 3.154 长沟村、北寒村教堂壁柱装饰

柱础部分太原地区教堂基本采用中式的柱础形式，一般较为简化，以几何形状的柱底石承载上部柱子。如长沟村室内柱础，以鼓石承载木柱，完全是中国传统柱子式样。还有一类柱础，基本与上部柱身连接一体，只是在上下饰以线脚，以便与柱身区分。（图 3.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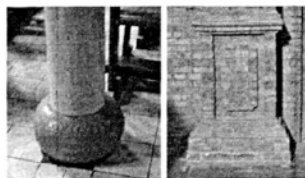


图 3.155 长沟村室内外柱础

#### 3.2.6.2: 门窗

教堂门窗多采用西方的拱券式，具体样式有半圆拱，双圆心尖券，尖三叶花瓣拱等，由于拱很早便传入中国，容易被当地匠人利用。





图 3.156 淖马村、河上咀村、北固碾村、东涧河村、杜家村教堂入口

门的形式变化较多，大中型教堂多使用透视门，因为无论罗马风建筑还是哥特式建筑透视门都是用以渲染教堂入口气氛的很好方式。有罗马风式的圆拱透视门，也有哥特意味很浓的尖拱透视门。还有一部分教堂会在门上设置三角形装饰墙，当然，也有两者兼用的，如北固碾教堂入口。还有一类为具有其他装饰风格的异形门，如杜家村教堂的入口火焰形门，明显受到了哥特晚期与印度建筑的影响。（图 3.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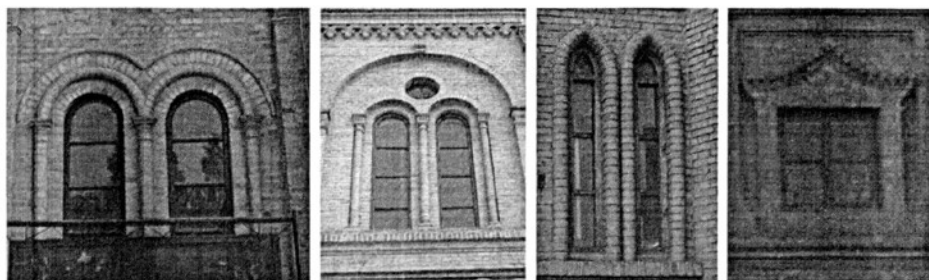


图 3.157 东涧河村（前二）、东社村、南社村教堂窗

窗的形式本身变化较少，但是窗和窗的组合，以及与窗上的玫瑰圆窗的组合则显得丰富多彩。有双联圆拱窗也有双联拱窗上部组合玫瑰花窗的。也有一些特殊形式的窗，如南社村主入口面的反拱窗。（图 3.157）

玫瑰窗的变化是太原地区教堂重要特色，西方天主教堂的玫瑰花窗通常只以圆形出现，花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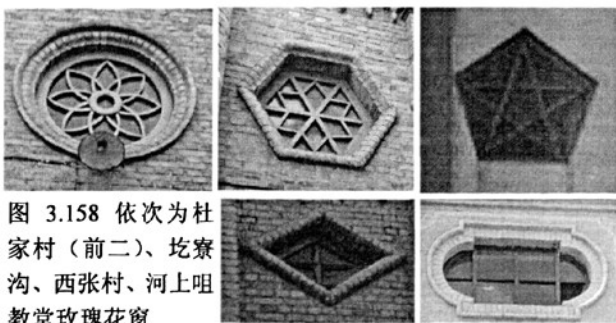


图 3.158 依次为杜家村（前二）、圪窰沟、西张村、河上咀教堂玫瑰花窗

内饰 12 花瓣玫瑰，以象征耶稣的 12 门徒。这里的教堂却不顾及这些形制里面的含义，往往出现的圆形花窗内部窗格花瓣多以八瓣出现，这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纹样的花瓣数目。并且在圆窗的形式之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体，六边形、五边形、菱形、还有带曲线边的不规则形状。内部窗格也是各具特色，花纹、简单的几何分隔兼而有之。（图 3.158）

### 3.2.6.3: 天棚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的顶棚通常有两种，一是平顶，一为暴露结构的三角尖顶。前者在一些大型的教堂中会使用天棚壁画或者浅浮雕作为装饰，如太原教区总堂，中厅天花为重复的方正构图，侧边有着表现宗教故事的浅浮雕。姚村教堂则在顶部顺排完全中式纹样的石膏板浮雕。（图 3.159）暴露三角屋架结构的教堂往往顶部不作装饰，刷以白色墙粉，如神堂沟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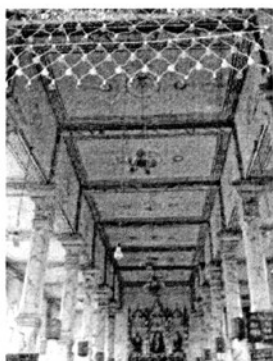


图 3.159 姚村教堂顶棚

太原教区天棚具有创意的一大特点在于天棚上各种方式出现的十字架图案，或者凹陷于天棚之内，或者作出凸浮雕，或者由两层吊顶穿插而成，内部放置 M5 管，以便在晚上形成一个亮十字，增加教堂的神圣感。这样的做法相当成功，不但有用现代建筑手法处理室内的意味，也确实起到了增加宗教气氛的作用。（图 3.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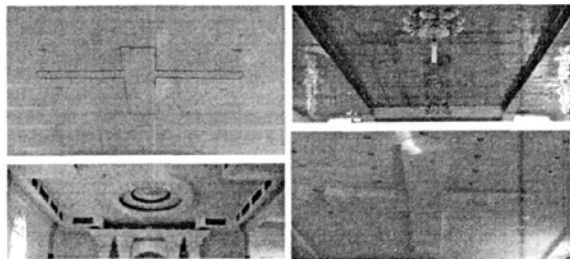


图 3.160 教堂顶棚十字架

### 3.2.6.3: 装饰

教堂内部的装饰图案一般只有一个目的，突出教堂的本质，以尽可能直接的形式展示天主教义于建筑表面。那么，当地工匠对于植物纹样的随意使用，必然会使得天主教堂在装饰上产生有别于欧洲传统教堂的效果。

太原地区教堂应用的图案大致有3种：中式传统纹样，西式纹样和变形处理后的杂合纹样。中式纹样主要有花瓣、宝顶、万字、水纹、云纹等等，见于教堂各处，顶棚与栏杆上尤其多见。在考察完太原地区大部分教堂之后，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工匠在对建筑加以装饰的时候自身并不清楚西式的纸草纹样与中式的牡丹、石榴等纹样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所以经常可以见到几种纹饰的间杂使用，糅杂而缺少规律感，总体说来这样的纹样组合不是很成功。如东社村教堂顶部的花纹实际上从外到内糅杂了三种手法，最外圈的西式卷花纹样，内部的中式百合纹样再内里的“M、A”拉丁花押字母，显得杂乱，视觉冲突大（图3.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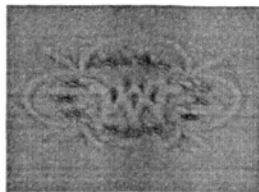


图 3.161 东社村教堂顶棚花纹结合字母装饰

西式纹样最多见的当属拉丁花押字母纹样，各种字母的组合往往能直接表示天主教义。如最常见的便是“JHS”的组合，代表了基督耶稣，“A、Ω”组合代表了生命的开始等等。（图3.162）还有一些便是植物的纹样、城堡图案以及略带巴洛克风情的卷涡。另有一种形式被完全引用，那就是西方教堂惯常使用的雕塑。太原地区教堂不乏直接以雕塑来表现的实例，如太原天主教主教堂，北寒村教堂，南社村教堂，南青堆教堂新堂等等，前者的外立面的圣父、圣母、基督的三个雕塑，北寒村教堂钟亭下的圣母塑像，还有南社村教堂立面之上的五个小天使塑像，南青堆教堂新堂钟楼内的小型雕塑都如实地照搬了欧洲教堂的手法。还有一类像沙沟村教堂，立面无塑像，则用大幅圣父圣母基督壁画代替，以求达到同样的效果。



图 3.162 字母装饰

杂合的手法主要来自于一些纹样的组合，多见于一些巴洛克卷涡的变体。这种手法没有成型的思维体系，区别仅仅在于装饰布局的不同，局限于一些表面化的纹路、色彩处理。并且这种构图趋向于将整个装饰在建筑表面铺陈。有违中国传统建筑集中装饰突出主体结构美的态度。故价值一般较低。

### 3.3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大量实地案例的调研，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的实例，从建筑的总体布局、单体平面形式、内部空间、外部形体、立面造型以及细部的处理手法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描述。

本章最后再对这个地区的教堂作全面总结，现教堂形制情况列表如下：

表 3.2 太原地区教堂形制情况：

序号	教堂	组群方式	建筑朝向	平面形式	风格	结构形式
1	解放路教堂	修道院式	座东朝西	巴西利卡	古罗马	框架+穹隆
2	圪窰沟教堂(旧堂)	庭院式	座西朝东	T形十字	哥特+巴洛克	砖混
	圪窰沟教堂(新堂)	自由式	座西朝东	T形十字	巴洛克	框架
3	王家庄教堂		座北朝南		哥特	框架
4	东社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北朝南	T形十字	哥特+古罗马	框架
5	大岩村教堂					
6	修道院教堂(大堂)	修道院式	座南朝北	拉丁十字	巴洛克	框架+肋骨拱
	修道院教堂(小堂)	修道院式	座东朝西	长方形	罗马风	砖混
	下庄村教堂	庭院式	座北朝南	长方形	古罗马	砖混
7	小石河教堂					
8	西张村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西朝东	长方形	罗马风+巴洛克	框架
9	芮城村教堂	民居	座东朝西	长方形		框架
10	风声河教堂	庭院式	座西朝东	拉丁十字	哥特	框架
11	北寒村教堂	庭院式	座北朝南	T形十字	哥特	框架
12	河龙湾村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西朝东	长方形	俄罗斯+古罗马	砖混
13	沙沟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西朝东	拉丁十字	哥特	框架
14	神堂沟教堂	自由式	座北朝南	拉丁十字	现代	框架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的分布概况

15	南社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北朝南	拉丁十字	古罗马	框架+穹隆
16	峰西教堂					
17	风格梁教堂					
18	棋子山教堂					
19	北山头教堂					
20	司土窰教堂					
21	郭家窰教堂					
22	黄花园教堂					
23	阳曲村教堂					
24	东涧河教堂	修道院式	座东朝西	长方形	哥特	框架
25	西涧河教堂	修道院式	座南朝北	长方形	哥特	框架
26	长沟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北朝南	T形十字	哥特	框架
27	耿家庄教堂	自由式	座北朝南	长方形	罗马风	砖混
28	水沟村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东朝西	T形十字	哥特	框架
29	杜家村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南朝北	T形十字	哥特	框架
30	北固碾教堂	修道院式	座南朝北	拉丁十字	哥特	框架
31	七苦山圣母堂	自由式	座西朝东	长方形	中国古典	木梁架
32	洞儿沟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北朝南	巴西利卡	古罗马	框架
33	固驿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东朝西	长方形	中国传统 +哥特	砖混
34	南峪教堂					
35	姚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西朝东	巴西利卡	哥特	框架
36	枣园头教堂					
37	田村教堂					
38	高家堡教堂					
39	北邵村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东朝西	长方形	罗马风+ 哥特	砖混
40	王郭村教堂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的分布概况

41	西张村教堂					
42	五府营教堂					
43	晋源教堂					
44	古城营教堂	修道院式	座东朝西	拉丁十字	哥特	框架
45	西柳林教堂					
46	三贤村教堂					
47	西温庄村教堂					
48	高中村教堂					
49	杨家堡教堂	修道院式	座西朝东	T形十字	哥特	框架
50	淖马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东朝西	T形十字	哥特	框架
51	雁门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南朝北	长方形	中国古典	砖混
52	前庄村教堂					
53	尧子尚村教堂					
54	西黄水村教堂					
55	会沟村教堂					
56	石城村教堂					
57	侯村教堂					
58	大碾沟教堂					
59	西下庄村教堂					
60	红沟村教堂(旧堂)	修道院式	座西朝东	拉丁十字	哥特+中国古典	砖混
61	石沟东村教堂					
62	上岭村教堂					
63	三堰村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北朝南	T形十字	哥特	砖混
64	东岗村教堂	简单院落式			哥特	
65	坪塘窰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东朝西	长方形	哥特	砖混
66	王家凹教堂	庭院式	座北朝南	长方形	哥特	砖混

### 第3章 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教堂形制的分布概况

67	清尖梁教堂					
68	西洛阴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南朝北	T形十字	哥特	砖混
69	水泉沟教堂					
70	北岗村教堂					
71	王文岭教堂					
72	河上咀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西朝东	T形十字	巴洛克	框架
73	吉家岗教堂					
74	牛家滩教堂					
75	炭岭村教堂					
76	阪寺山教堂					
77	大泉沟教堂					
78	六合村教堂	修道院式	座西朝东	拉丁十字	哥特+罗马风	框架+穹隆
79	红城村教堂	庭院式	座北朝南	长方形	中国古典	木梁柱
80	大北村教堂					
81	桃花营教堂					
82	东青堆教堂					
83	南青堆教堂(旧堂)	简单院落式	座西朝东	T形十字	哥特	砖混
	南青堆教堂(新堂)	简单院落式	座北朝南	T形十字	哥特	框架
84	温南社教堂	简单院落式	座北朝南	长方形	哥特+巴洛克	砖混
85	柴厂村教堂					

在上面列表的形制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判断。

从群组方式来看, 结论大体如 3.2.1 章节中所论, 不过从列表分析来看这个方式不仅仅受到了建造年代和使用方式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较大使用规模的影响。一般大型的教堂, 也就是教众人数较多的教堂会多采用修道院式的布局, 部分采用自由式布局, 极少采用简单院落布局方式的。

从教堂朝向来看各种朝向都存在, 比较混乱。并没有一个定式。统计了一

下，在已经调查的教堂中：座西朝东有 13 座；座东朝西有 10 座；座北朝南 14 座；座南朝北 6 座。通过归类可以看到，座西朝东和座南朝北占有大多数，并且两者均势，这说明了西方教堂朝向要求和中国传统朝向习惯这两股力量是不相上下的。而从两者出现在教堂的年代也可以看出，教堂朝向有一个历史上南北—东西—南北呈现的趋势，呼应着教堂始入时候的顺应中国传统到西方列强以军事介入方式建起教堂的强势到天主教中国化后与民族习惯的接轨的一段历史。从座西朝东和座东朝西 13:10 的比例上可以看出教徒对于这个两个相反朝向的不明确，从与当地教徒的对话也能了解到，他们实际上是不知道朝向所具有的强烈宗教意味的。一些座南朝北的不合常理的朝向同时说明了当地工匠对于教堂朝向的地域性创见，同时也有对宗教意味的淡化倾向。

平面形式也说明一些问题：利用巴西利卡形式的教堂均为地位尊崇的教堂，处于一个堂区的中心地位。大型教堂都会采用完整的拉丁十字形式；T 形平面的教堂一般是大型教堂和中型教堂都会采用的形式，处于一个过渡地位；而中小型教堂则多采用简单的长方形平面。

太原地区的教堂风格中，哥特式占有了统制地位，这和天主教传入时的西方哥特风格兴盛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由于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管辖，太原地区的教堂或多或少都会在哥特风格的外貌中添加古罗马、罗马风的特色，所以哥特+古罗马、哥特+罗马风的不纯粹组合在比例上占优。其他稀有的形式如巴洛克、俄罗斯、中国古典都占少数。

结构形式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框架结构这种现代的形式在今天大多数新建的大中型教堂中得到广泛应用。一些中小型的教堂则为了建造简单采用砖混结构。这两种结构也是太原地区建筑最常用的形式。极少数大型教堂会有穹隆顶，并且也只是祭台部分有所采用。像肋骨拱这样纯粹的西方结构形式只有下庄修道院大教堂一例。

不断回顾中我们发现，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的一些共有特征可以概括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具有西方色彩的两类。西方的传统形制是一个基石，毕竟天主教堂这样的形式是一个舶来品，且在整个教堂建筑的类型里天主教是最为守旧和最为遵循传统的一个派别，这也尤其体现在作为宗教思想的载体教堂之上。不难发现，如果直接观察欧洲天主教堂，可以将教堂的特质清晰概括为几个词：



庞大、高耸、厚重。那么在游访了中国其他部分的天主教堂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从这些特质上最为接近欧洲天主教堂的精神：单体平面形式对巴西利卡和拉丁十字的有效遵循；立面造型对哥特和罗马风的强烈模仿；材料色彩对欧洲教堂石材的敏锐再现；细部特征对西方传统装饰题材的内敛性发挥，这些都给太原地区天主教堂浓厚的异域风情。当然，建筑不管是什么形式，孕育它的是有着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地，建筑始终要在人们习惯和风俗影响下带有中国传统特色：总体建筑群的庭院化布局，建筑朝向的南北取舍，教堂空间具有亲和力的体验，整体结构的中国式建造，这些都是实体向精神的妥协。

如何去理解这样交杂的形式与物质、非物质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下两章将从实体性的建筑技艺与精神性文化背景两方面具体探讨。

## 第4章 环境与技术支配下的太原天主教堂

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建筑之所以会呈现今天所见的多种风格相融合的面貌，从物质方面来讲，牵涉到很多实体的因素。气候、场地、建筑材料、建筑施工、建筑设计等等，这些因素直接产生了太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天主教堂的形式生成法则。

撇开形式背后的文化因素的间接影响，单纯从建筑的物理性去考量形式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共同的因素加以归结，得到形式生成最直接的动力。

### 4.1 环境因素对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的影响。

建筑是地域性的概念，没有一个建筑可以脱离开环境与场地而存在。在建造活动开始之前，必须“以周知其山川林泽之阻，而达其道路。”<sup>48</sup>相天相地。古代风水学说中相天择地说在太原地区天主教堂之中均有良好应用。

#### 4.1.1 教堂对气候的适应

相天以用表现在太原地区的教堂对气候的良好适应。如果不在实地考察长久的时间，很难理解为何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为何总是显得厚重敦实。作为北回归线以北的北方高原城市，太原地区多山、少水、多风沙、气候干冷。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处在需要保温供暖的时段。自然建筑的维护性，保温性对于教堂建筑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教堂的大厅一般要比普通民居高大宽敞，如何处理过大的形体与气候之间的矛盾，采用外坡内平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地教堂的形式大多采用坡顶，这是在形式上对欧洲教堂的回应，但是从内部的装饰来看，基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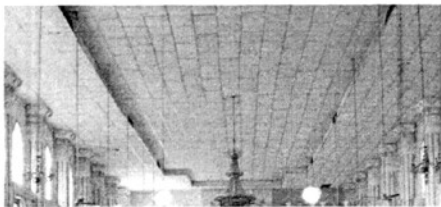


图 4.1 北固碾教堂天棚的暖气风口

<sup>48</sup> 引自《周礼注疏》，第 861 页《量人》，第 842 页。

大型教堂的内部均采用平吊顶，并且有时采用双层吊顶，吊顶中空。这便调和了外形与使用的矛盾。吊顶上可饰各种彩画，减小对屋顶的视距。因为往往深色屋顶或者表面饰有装饰的屋顶会在视觉上显得更近，使人们内心产生亲切感。在吊顶的侧翼，座位的侧边往往会安装暖气风口，加大对于室内环境的控制（图4.1）。相比较而言中国南方的很多教堂如果采用坡顶，内部基本会采用“彻上露明”的方式暴露梁架体系，并且会在开间面连续开高侧窗，这在太原地区的教堂内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种重要手法的运用便是石柱与厚墙的广泛采用，以及木构架的罕用。一般来说，太原地区教堂基本不使用木构架，原因一部分来自于木构架的先天不足：不易产生大空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木构架建筑在梁与檐口的交接处需要采用柔性交接处理，榫卯和斗拱的运用使得外墙很难与檐口进行封闭式接合，这样便直接损失了建筑的保温性能（图4.2）。在这种情况下，



图4.2 山西传统木构架建筑的维护体系

西方的古典柱式整体偏刚的交接特性正好顺应了维护结构封闭的要求，并且石柱或者砖柱的材料特点更加容易与砖墙密闭结合，保证了维护结构的完整性。在形成大空间的要求下，往往柱跨会偏大，那么柱本身长宽便会超出传统建筑的柱能够接受的范围。所以在很多南方城市包括川西、重庆的的教堂建造上，为了避免这样情况的出现，要不就是牺牲教堂的体量，要不就是采取双柱加固，或者干脆部分减柱的做法<sup>49</sup>。但是太原地区教堂却反过来将砖、石柱的扩大加以利用，于柱间加厚墙体或者使用空心砌体结构（多见于文革后新建教堂），既避免了室内由于薄墙和非密闭空间过多带来的能量损耗，也避免了柱子过于粗大和墙体交接的比例失调。

#### 4.1.2 教堂对地理环境的利用

太原地区为黄土高原地貌，地区多山。黄土的特性在于易干结，不稳固。因为雨水常常形成塌陷结构，故经常可见落差很大的山坎。那么如何利用黄土高原的地形成为很多教堂的处理焦点，而太原地区的教堂在处理地形问题上有

<sup>49</sup> 具体参见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近代川西天主教堂建筑》第3、4章

着自己的一套经验。

如小返乡水沟村，整个村子建在山顶之上，村子东面与南面为黄土塌陷后形成的山崖，北面为山道（图 4.3），山道盘山成“之”字形铺设，道边为塌陷式黄土台地。水沟村的教堂建于整个村子的制高点，这个场地具有其特殊性，场地南面为塌陷式台地（图 4.4-1、2），北面为大片居民住宅，实际上教堂成了入村的“门户”。那么如何处理好教堂与道路的关系成为关键问题。



图 4.3 水沟村北面盘山道

水沟村教堂村内道路由教堂的东面绕过（图 4.4-2），再至南面，在建筑教堂时就有两种方案：1、顺应欧洲天主教堂东西朝向的要求，将教堂的入口设于东面（虽然这样做也是反向于欧洲天主教堂座东朝西的特性，但是在当地教徒心里还是要好过南向的选择），然后在东面直接修筑大量台阶正对入口场地；2、将入口设置在场地南面，由于道路由东向南成抬升趋势，可以适当减少台阶数，教堂入口置于南向（入口东、西向做法在这里不可取，因为场地东、西面均正对山坎）。在当地教民的集体讨论下选择了后者。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如果选择前者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1、破坏村内道路的结构。道路的东向为村内道路转弯较急的地方，这里开口会形成锐角的三岔口，有一定的不安全性。2、台阶数过多。东面教堂场地与道路存在很大的落差，至少在 10 米以上，如果修筑台阶不免会将距离拉得很长，影响村民使用。村中教堂不像具有纪念性的朝圣教堂，如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更强调人的日常使用性。3、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这点尤为严重，因为教堂的北部为村民住宅，东部也有少量，如果在东部开口，除去要迁移少部分居民以外，还要将北边的大部分住宅直接暴露在入口处的视野之下，从生活习惯上影响当地居民。选择后者在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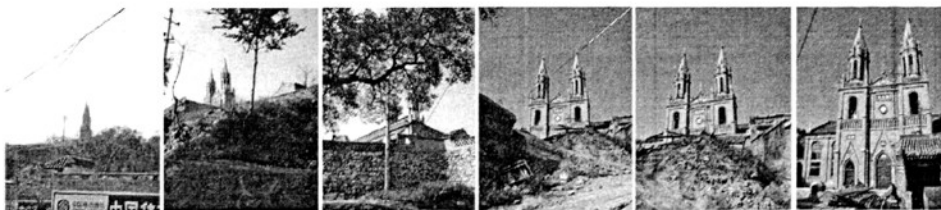


图 4.4 由远及近看水沟村天主教堂，依次标记为 1、2、3、4、5、6

了前面的一系列问题之后，还带来了一些优点，其中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巧妙利用场地产生中国园林中“移步换景”的效果，图 4.2 展示了从东部村子入口到进入教堂场地的 6 个点教堂的不同景致。从教堂侧面钟塔隐约远眺，到坡地之后教堂侧影微露，到教堂钟亭一角于门房遮蔽下含羞一现，再到教堂主立面的庐山初识，到最后全貌的完全袒露。这个过程无疑是对教堂的多角度感受欣赏过程。

同样巧妙利用地形的还有淖马村教堂（图 4.5），教堂东面场地围墙外即为高差大 200 米以上的悬崖，东面下部为原老教堂基址，据本堂神父雷晋口述，当年旧堂未拆时，从旧堂眺望，新堂仿佛嵌在山颠的明珠；由新堂俯瞰，旧堂宛如村子核心的神邸。如此新旧教堂的对话，可能华夏大地也仅此一例而已。



图 4.5 淖马村教堂新堂东面景色

## 4.2 地方传统营造对于欧洲传统教堂建造技术的补充和发展

在中国建筑首先对应于一种营造的概念。营造的基础不是图纸、不是设计，而是技术建构的手段。那么技术建构的最基本元素无非在于两点：结构与材料。

同时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并无建筑师这个群体，对于建筑的态度首先应是一个技术工作。匠人在中国传统建筑的生成过程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扮演着建筑策划人的角色，也扮演着建筑施工者的角色。

### 4.2.1 建筑结构中西比较取舍

当教堂涉及到建造的最本质问题——结构的时候，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毕竟教堂形式起源于西方，很多主体结构与构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太原地区的传教士主要来自于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会士，那么自然，当地受到影响最深的必定是意大利地区的建造风格。纵观意大利教堂发展的历史，“前哥特建筑”（罗马风建筑）与意大利哥特式建筑必然会在太原地区教堂结构形式中留下烙印。

罗马风教堂的结构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1，将教堂上部结构由木结构

改为拱券方式的石结构，使用筒拱、十字拱、带肋的十字拱；2，上部结构改石后，荷载加大，柱式不合用，改为比较粗重的柱子或墩子。

对比太原地区的本土建筑结构可以发现，在这一点上，两者有共通之处，山西多窑洞，黄土结构的易塑性很容易被利用，利用的方式便是以筒拱屋顶承受山体荷载。可见拱的形式在太原地区已经能够被运用自如。通过考察后发现太原地区天主教堂内拱顶作为承重传力结构的使用已经不存在，拱简化为一个形式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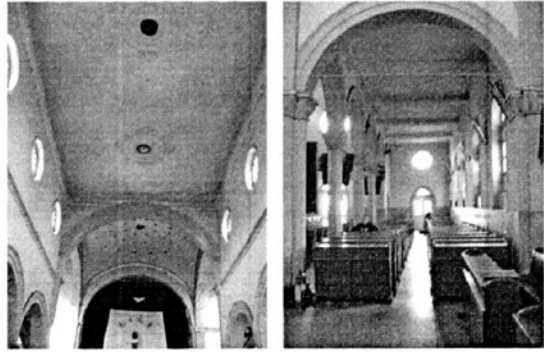


图 4.6 洞儿沟村教堂内部结构

如洞儿沟村教堂，内部本应在罗马风建筑中最为主要的承力结构，纵向连续筒拱或者十字拱并未使用，实质上，教堂已经使用了现代的混凝土框架结构。只是在祭厅处，为了表示罗马风建筑的韵味，刻意在四柱间各加上了一道拱，却弄巧成拙，帆拱的形式略带了一些拜占庭的味道。在中厅立柱一侧，纵向加上了连续券，这些连续券间实际也不受力，仅仅是一种装饰。再看侧廊便会比较明晰，顶部的每一根直梁才是真正受力构件（图 4.6），而非罗马风建筑中常见的纵向连续筒拱受力（图 4.7）。



图 4.7 法国图卢兹，圣西敏教堂中殿

正是因为太原地区教堂拱形构件的不受力，才能从很多结构要求里解放出来。拱的弧线可以相对平缓，而不像罗马风教堂那样必须达到足够小的内径才能够承受中厅侧墙的推力（图 4.7）。并且因此侧墙不需要受力，可以自由开窗，完全避免了罗马风教堂的侧窗无法大开的结构弱点，室内敞亮很多。

同样，因为结构的现代化，柱子不再需要粗壮来迎合结构特性。一样可以使用柱式，洞儿沟教堂内部便使用了大量的科林斯柱式。

是否采用尖券为骨架券构成尖拱是哥特式建筑用以区别其他类型的特殊手

法。同样，我们可以这样形容正统的哥特式建筑，只保留所有的结构构件，如拱肋、支肋、横肋、壁肋、束柱等，那么哥特式教堂最终的形体会是一个玲珑剔透的巨大笼子。而这些结构才是哥特建筑真正的精髓。

回顾一下太原地区的教堂，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构件居然基本都找不到，很少有教堂采用了“肋”这个结构构件。类似于风声河、沙沟村、东涧河村、杨家堡这些充满哥特风味的教堂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混凝土梁柱结构体系，内部没有一根用于支承的“肋”，从外观与内部空间很难将其联想为一个哥特教堂。能够表现哥特韵味的只剩教堂外部地一些“类哥特”的装饰，比如逐层内收的钟楼，还有钟楼与立面上略带哥特风味的浮雕与小型构件。这些“类哥特”能带给人们的只是一些诸如“瘦长、高挑、轻盈”等的摹状词，一些粗浅的感受而已，哥特的结构美在太原地区的教堂上是看不到的。

再看意大利对于哥特建筑的态度，我们便不难理解哥特建筑在太原地区面临的状况。哥特建筑从欧洲北部流行，而法国、德国等一些国家一直在意大利人心中留有“野蛮”的印象，相比较他们更珍爱自己从古罗马接受的传统。同样，方济各会属于托钵僧会，倡导苦修、清贫、节俭，这直接导致在欧洲其他哥特教堂日益陷入过度装饰化的泥潭不可自拔的时候，他们的教堂却相当朴素。很多意大利哥特教堂拒绝使用双塔，拒绝使用过多哥特式的构件，拒绝内部繁琐的装饰物（图 4.8）。能体现意大利哥特教堂特征的基本也只是一些外部的装饰物，细看意大利哥特风味最浓



图 4.8 意大利阿西西城的圣方济各会教堂中厅

的米兰大教堂，传统山墙轮廓，没有双塔形制，没有玫瑰窗，没有透视门。除了强调立面垂直线与尖拱尖塔为饰，以及拉丁十字平面以外，没有任何哥特的手法在内，反而有不少古典式山花和圆券（图 4.9）。



太原地区的教堂很好承袭了意大利对于哥特教堂的态度，同时不局限于这个

图 4.9 米兰大教堂

态度，结合本土的建筑结构特征，小型教堂基本采用砖混结构，较多设置钟楼。在这里钟楼成为结构构件，一般钟楼壁均较厚，在整体尺度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看作一个放大的立柱，直接对砖混建筑结构起到一个拉结的作用。钟楼数量不定，结构作用明显。大中型的教堂则将立柱作为整个空间受力支承点，结构特征类似于中国传统殿堂型建筑里的柱网层，彻底放弃拱券的束缚。立面仍较多钟楼，这里钟楼作为表达哥特特征的整体构筑物存在，实际上和意大利哥特教堂采用大量立面装饰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 4.2.2 建筑材料的创造性代替

建筑材料的地方化特色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建筑结构的选用。

中世纪欧洲神权集中，具有强大的统制力，体现在建筑上便是对永恒的诉求。人不可以主宰永在的世界，只有神需要寄身于永恒的教堂，只有这里能够产生神与人的对话。那么使得教堂永生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坚固不摧的结构，一是永恒的材料，体现在这里便只有石头。所以基本无一例外，西方教堂均为石材所建，除了北欧的一些小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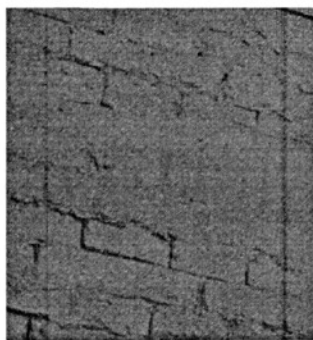


图 4.10 砖墙的粉刷

再看太原地区，从中国传统建筑发展的眼光来看，无疑木结构体系是主流，但近代的太原已非如此，砖的使用才是最主要的。于是教堂建造中需要调整的问题便有两个：如何让砖尽可能接进石材的永恒特性，如何体现砖超越石材的自身价值。在第一点处理上有一些手法，第一便是多采用青砖，首先由于青砖的特性，烧制的过程较红砖复杂，并且砖体密度大，表面气孔少，从质感上更接进石材；其次青砖的色泽更加接进石材，青灰色冷调也容易使建筑显得严肃厚重。第二是大块面砖体的大块面拼接，在一些较老的教堂，特别是侧立面，砖体常常大面积拼贴不加装饰，这样也是对石材大面的模仿。第三是刷墙粉，墙粉一般不均匀厚刷，有些地方隐约留出砖缝，更加逼真表现石材效果（图 4.10）第四便是能用石材的地方尽量使用石材，比如说建筑的基座，建筑的栏杆等等。砖超越石材的特



性集中体现在了砖艺砖雕上，这也是山西传统民居和官式建筑通常使用的手法，自然嫁接得十分熟练。比如立面钟楼装饰，一些细小的表现哥特风格的构件在砖的特质下显得十分简单（图 4.11），如果放之西方教堂，用石材便会既费工又费时。

当然不得不提，在广泛用砖的背后技艺固然是主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山西教堂的发展处在国家并不平稳的时候，并且择地又多在偏僻乡村，建造一般是教民集资，随时都要考虑造价问题。若不是必须表现的浩大工程，一般大家都愿意选择砖这样又便宜又好用的材料。



图 4.11 砖艺砖雕

太原地区还有一种材料，在使用上超越了木结构。这种既经济又好用的材料便是黄土。太原少雨，一般黄土在混有麦秆的情况下凝固后拉结力还不错。

据当地神父口述，这个材料在早期的太原天主教堂有使用，一般用于规模不大不太重要的教堂，在教堂的辅助位置如背立面使用较多，成上窄下宽地楔形砌筑。现在这个材料已经难得一见，还有少量用于教堂地附属建筑，或者院墙加固。由于不够坚固、容易污染环境、达不到教堂材料要求地永恒性，这个材料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 4.2.3 地方工匠的多角色展现

中国的建筑至近代都少出于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之手，清代之前更无此职业，建筑模式基本为匠人口述传承技艺。到了后期从工匠中分化出了一些比较专业，却仍不脱离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料匠”，但他们仍没有系统的对于建筑技艺的综合训练，大体上也只是技术人员中的佼佼者而已。



图 4.12 耿家庄教堂立面

太原地区的教堂的设计建造也面临这些情况。“清代及其以前，太原的许多建筑工程都是靠匠人的经验完成施工，没有专门的勘查设计队伍，设计图纸

由建筑工匠自行设计或逐代相传。”<sup>50</sup>并且很多工程，还是“雇社会上零散的泥瓦匠、木匠、石匠、铁匠等个体劳动者来完成”<sup>51</sup>。这样的建造状况必定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便是教堂形制的无序性。因为没有精确图纸的控制，建筑只通过口述，以及现场商量来建造，这样的状况一定会使得建筑的形式较乱；更加糟糕的是这些匠人仅是临时组成团队，相互之间缺少有序配合，更加容易使教堂出现形制前后不统一，结构与装饰产生冲突的情况。图 4.12 为建于 100 年前的中涧河乡耿家庄天主教堂立面，这个教堂文革后已经基本废弃，不再使用，故保留了完好的初建风貌。分析这个立面，三角轮廓的罗马风山墙面，类似于哥特式的形体比例，上部曲线的巴洛克风格装饰，墙体上哥特风格的尖塔，圆券透视门，再加玫瑰花窗，还有中式传统的兰花纹样装饰。所有的手法都杂在一起，比例严重失调，形式无序而混乱。

幸好，太原地区的大型教堂在建造的初期，都会有神父出来主持。这些神职人员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纵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对自己家乡的建筑形式还是有些印象。再加上他们到来中国都会随身带上一些关于教会的资料，里面会有一些教堂的图样。因此基本的形式还是能得到控制。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对建筑有所了解的神职人员，自己绘制一些教堂的图样供匠人们参考。

尽管如此，由于语言的差异、习惯的差异、文化层次的差异，当地匠人在理解这些图样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偏差。而且，毕竟在中国出现混凝土梁柱框架结构之前，仅仅木结构和砖混结构的使用难以逼近西方建筑的结构特质，生搬硬套固然不行，那就只有另想办法。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出现了类似于圪窰沟教堂曲线坡屋顶与教堂的结合，以及已毁太原教区南堂为了提升建筑高度而不失比例，将入口三门的形式上移，底部仅开一门，类似于给西式教堂加上中式基座这样有意思的方式（图 4.13）。匠人们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既起到了建筑师、策划者的作用，也担当了建筑工人的角色。



图 4.13 原太原教区南堂立面

<sup>50</sup>引自太原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志，第六册，第 59 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sup>51</sup>同上，第 22 页

随着技术进步，思想开放，太原于民国后期产生了专门的设计人员，民国28年（1939）伪太原市建设局成立了设计室，开始了正规化的建筑设计。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堂建设的发展却没有什么起色，设计和建造的队伍状况一直不容乐观。所有工作仍需要匠人这个队伍完全承担。在大量的工程需要下，匠人们自发组织成立了一些专门针对教堂建设的团体。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直至今日，太原地区的教堂设计与建造仍然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下，这与当今的建筑生成模式格格不入。笔者曾就教堂的资料遍访太原市城建档案馆、市档案局、省档案局。所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资料无存，因为教堂没有经过专门的设计单位设计施工。在和杨家堡教堂本堂神父郭全智的聊天中得悉，今天太原地区还有一支专门建造教堂的设计施工队伍——南郊区刘家堡乡西柳林村天主教堂施工队。现在太原地区的所有教堂的修缮与营建工程基本出自他们之手。当时杨家堡教堂的图纸正被这支施工队带至河北临县，用于当地建设教堂，这样既节省了人力物力，避免了邻近地区教堂形式的重复，又缩短了工期，这样的处理煞费苦心。

这样的一支队伍，这样的一种建造模式可以说是对100多年前匠人团体的改良型延续，至今匠人们或者说施工技术人员们，仍然扮演建筑师与工程师的双面角色，这在教堂的建设中优劣并存。固定的模式既带给了教堂稳定、保险的风格特征，以及对材料的最大化利用，节省了人力与时间；同时又会使得教堂难免缺少创意，产生千篇一律的风格，难以突破一些陈规的束缚。在生产专门化的今天，将设计与施工分开一定会好于这样的方式。

### 4.3 本章小结

本章详细叙述了教堂所处的物理环境与指导建造的建筑技术两方面对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的生成法则的宏观控制作用。环境和技术是极易被认知到的，种种物理特性规定了天主教堂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律；同时技术促进了教堂建造的有序生成，这是对教堂建设最直接的导向力量。

那么除开这些实体性的因素，太原地区天主教堂生存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在左右它们的状态，这将在下一章提及。

## 第5章 多元文化背后的太原天主教堂

文化的世俗化传播，一直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特点。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天主教的传承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非传统宗教意义的。从唐时景教以中西亚文化为背景的东传，到元时以蒙人为主要发展对象的传教方针；从明初欧洲传教士对澳门这个中国文化过渡性地域的利用，到利马窦的着儒服，以汉义为先的传教方式。每一个时期都是文化先行。

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同时把从欧洲的所见所闻带来了中国。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把这些传播的文化内容分成两类：天主教义的和非天主教义的。这样区分的目的在于，这两种文化的内容实际上在历史流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天主教义始终用一种正统的方式统制教堂的形制，变是需要在这些规范和仪式的指导下变，天主教的教义以其形象的表达方式规范了教堂在20世纪之前的建造特点；而非天主教义的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起到了另一个不能忽视的作用，它通常以一种群众易于理解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着当地工匠的创造力展现在这些多样的教堂之上。

### 5.1 两种文化的交织—教义理解矛盾中的教堂

在天主教传入之后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去调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宗教的载体是文化，是语言。天主教在中国滥觞之前，这里已经有了自己的信仰，来自印度的佛教以及本土的道教，当然更重要的是传承千年的儒教，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在中国具有统制地位，而这些宗教文化之间是很难共容的。正如麦克斯·缪勒所言：“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而坚持不同宗教定义的人们之间的敌意，几乎不亚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

同时，西方的世界观与时空观与中国传统的观念相差甚远，“西方继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传统结合起来之后，使感性与理性之间出现了原则性差异；对于创世和支配世界的上帝之信仰，是无上而不变的原則……而中国的时空观是自《易经》和印度佛教继承而来的，它在中国产生了一种不稳定性，即无限宇宙

的永久变化之思想。中国对于只有感性知识的一切都明显地不信任，不了解宗教权和世俗权之间的区别。”<sup>52</sup> 这样两种观念不断发生着冲突。教堂就是在混合着天主教义两种不同的理解的气氛下，在中国，在山西，在太原生存变异，其本身一直表现着宗教精神的内在冲突。

### 5.1.1 西方天主教宗教特性对于教堂的要求

“天主”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个名称与内容均有实在指向的名词，他是被人格化的、独一无二的、天地间的造物主和无所不在的神。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与一个人格化和超越一切的上帝有关，纯粹是一种神灵。它把人类误认为会有永久命运的本世以及与本世没有共同之处的彼世对立起来”。而这个本世与彼岸对话的直接承载着便是天主与它们的信徒。在真正的基督徒们看来，“天”是上帝及其天使、天堂及“上帝选民”的隐喻。天主是存在的，如何在世俗表现它的存在，手法有两个，一是不断进行的各种仪式，还有便是其永恒的居所——教堂，而仪式的发生也时刻离不开教堂。

因此，教堂在西方传统天主教义的指导下必须具有极强的表现性。首先，教堂空间对基督降临具有保护作用，《圣经》中耶和華对摩西说：“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蓬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按照我指示你的样式。”<sup>53</sup>教堂在这里是神的居所。同时，教堂还是基督人格的物化表现，可以说教堂的形直接指向基督的肉身。就像那十字形式的平面，厅是耶稣的身体，祭台是基督的头颅，十字两翼是被钉的双臂。

早期教父奥利振把教堂比作诺亚的方舟<sup>54</sup>，方舟可以帮助信徒度过灭世的劫难，成为安全、栖息的象征。船在拉丁文解释为 *navis*，这对应于巴西利卡式教堂的中厅—*nave*，那么在中厅举行祈祷仪式的教徒便可以乘着这样的方舟到达神圣的彼岸，得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罗马风出现以后，十字形体在教堂建造中占有了统治地位。教堂也更具有象征意义，外在形式象征背负基督耶稣命运的十字架，每时每刻教堂里都会出

<sup>52</sup> 引自谢何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sup>53</sup> 引自《圣经》

<sup>54</sup> 引自赵一舟神父，见证，2003.01

现基督身体的影子，这里就是天国。教堂的入口必须西向，因为西边有耶稣传道受难与复活的地方——耶路撒冷，从西边进入，教徒走过的是耶稣一生的经历，由生到死再到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走过那刻意加大进深的透视门时能够被刹那感受。东面是耶稣沐浴圣光降临的地方，抬高的祭台是彼岸的界限，基督会在彼岸给予神启。柱的四方和墙的四壁，是勇、义、智、杰这天主教四大美德的象征，还有那略偏的祭台轴线，是基督受难时垂下的头颅。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天主教教义中对于唯一神的确定性，没有例外，教堂就是天主的居所，教堂就是天主。

### 5.1.2 中国化的天主教精神映射出的教堂

在触及太原地区教堂的传统文化理解与发展这个问题之前，必须理清作为中国的宗教文化如何看待西方的天主教的。

从利马窦试图把天主教根植在中国那一刻起一直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本想仅仅在这个异于他们文明的地方倡导一些为善的准则，提供一些可以净心修身的可能，而不去触及中西两种文化的内在差异。但是，这样的一厢情愿是不存在的，自从传教开始的一刻，就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的天与基督徒的天主之间的解释与融通。于是，那些有文化有远见的学者便通过一些中国传统典籍中的概念去解释天主的实在性。比如对于《易经》的发挥性阐述“圣母是地卦（坤）的象征。‘坤’就是圣母，所以她怀抱圣婴，天主是他诞生的儿子。天主的象征是‘震’（雷）”<sup>55</sup>他们用索隐的方式表达这样的观念，天主教很早就在中国经典中有所提及。然而恰是这种方式说明了中国文化与天主教文化的差异——“天”在中国人眼中是“作为以其持续的行动而确保自然变化和平衡的无名力量的面貌出现的。”中国人眼中的天实际上结合了可见天与作为天命的天，也就是结合了“体”与“用”。天同时是神、自然、社会和宇宙秩序的表现，是一个浑沌的概念，它对世界仅仅起着间接的作用，通过流转于内部的“道”支配着世间的秩序。所有的行使者只是受了天的指引，例如君权皇权，只是在有效的行为中模拟了天而已。相对比西方基督徒的天主观念，差异明显，西方的天主实际上是可见天的化身，他们以本体特性去创造万物，“用”是他的属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杨光先在《辟邪论》中很好区分

<sup>55</sup> 引自佚名，天学说，载“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1卷，第3—18页，台北，1965

了两者，“……观此，天不可言自是天，帝不可言自是帝也。万物所尊者，惟天；人所尊者，惟帝。人举头见天，故以上帝称天焉。非天之上，又有一帝也。”<sup>56</sup>

正是因为对天的不同理解，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出现很多独特的个性。“上帝”在太原地区教堂中没有在欧洲教堂中表现得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神性。中国人最习惯的做法是先认识到行使天权力的“帝”所具有的特征，因为思维方式问题，很容易直观



图 5.1 风声河教堂的三辇道

表现为征询一些宫殿取得现有形制，把帝王的居所表现在教堂的特色中。这体现了“敬天”的两种模糊交叉理解，敬“天主”约等于敬“皇帝”。在今天太原地区的教堂里，宫殿的一些特征随处可见，如风声河教堂室外平台“三辇道”，“重台勾阑”的做法在清式营造制度中被明确规定为皇室限用的方式（图 5.1）。并且柱头使用的“九升龙”纹样，栏杆头部的彩云饰抱鼓石这些都为等级极高的皇室装饰构造方式。

在宗教文化的关联性方面，还必须要提到佛教的影响。佛教在修持方法和表现形式方面已经能够很好地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它实际上作为早期地外来宗教落脚中国的实例被看待。太原是中国佛教传承具有代表性的地域，这个地区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早期天主教与佛教事实上是作为同一种宗教模式被接纳的，“僧侣们承认一种三位一体<sup>57</sup>、天堂和地狱的存在……”，<sup>58</sup>以至于两者的很多仪式也被认为具有共通之处，而这些仪式往往奠定建筑形制的基础。这些仪式间虚假的相似性“成了传教士们在民间从事归化事业的得力手段，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其礼仪的有效性”<sup>59</sup>。在这种情况下，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注定要受到传统佛寺形制的影响。

<sup>56</sup> 引自谢何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第 17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转引自辟邪论，第 1121—1124 页

<sup>57</sup> 这里指佛教三宝：佛、僧、法

<sup>58</sup> 引自谢何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第 5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sup>59</sup> 同上，第 58 页

对比欧洲天主教堂，一般神父的居所和办公空间一定是和教堂分离的，两者在实体空间和心理空间上不会发生联系，教堂面向公共空间开放。太原地区教堂，却往往采取这样的方式，教堂位于院墙之内，通常会立有院门，并且重视院门的形制，有时会有几重，如圪窰沟教堂（旧堂）入院三重院门。并且内部同时布有教堂与神父住宅。不难看出，这更像中国传统的寺院格局，入了山门，便是前殿，僧人清修的场所会环绕大殿布置。并且为了保持清静，场地占据独立空间，以围墙与周围隔开。山门通常也具有标识作用，以门楼形式居多。像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完全仿照这个格局布置，置三间牌楼式山门（图 5.2），门后为祭坛，再接大殿，旁边厢房作神职人员工作使用。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寺庙的大殿内部作这样陈设：入口正对佛像，佛像通常立于殿内正中偏后位置，像前置祭台，下设少数蒲团供信徒膜拜使用，殿左右置相关诸神像。再看七苦山圣母堂内部，基本按照佛寺大殿的规格处理，中部置圣像，前设祭台与很少座椅，大殿左右各悬圣父、圣母像。受到很重的佛寺形制影响（图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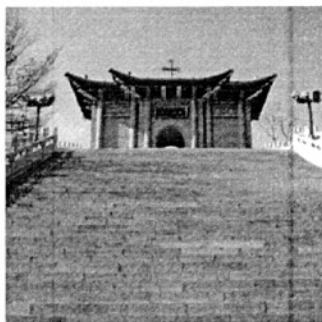


图 5.2 七苦山圣母堂入口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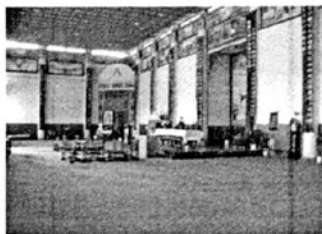


图 5.3 七苦山圣母堂主堂内部

需要注意的是，佛教与天主教教义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佛教的泛神性与天主教强调的上帝唯一性有着根本冲突。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作出这样的调和“把‘天主’置于首位……同时又把中国那拼凑起来的万神殿维持于其下，如佛陀、菩萨、神祇和道教的仙人、文人传说中被神化的大人物以及其他无数的神。”<sup>60</sup>这样的调和在太原地区的教堂建筑里表现为对各种神像不加区分的崇拜。望道者习惯以这样的心态面对教堂，在教堂内看多更多的圣人，然后得到更多的庇佑。于是在太原地区的教堂内会有以雕



图 5.4 水沟村教堂檐口雕象

<sup>60</sup>引自谢何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第 5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塑、浮雕、绘画形式反复出现的神像。如太原天主教总堂门厅内的12圣徒像，和中厅内顶侧窗周围的画像；水沟村教堂在屋角仙人走兽位置放置的天使塑像（图5.4）等等，虽然欧洲教堂也有同样的雕塑，但是，两种文化面对它们的心态完全不同。欧洲教堂仅是将这些神像作为教堂装饰，体现宗教气氛；太原的教堂上的神像却几乎有着和基督差不多的地位，是教徒心目中的神。另外，神像的佛教化倾向也很明显，如太原天主教总堂内的圣母像是完全仿着寺庙观音的塑像雕刻的。最终，佛教建筑与天主教堂最内在的区别还在于象征性的使用，佛寺只是一个承载一个氛围的容器，本身不具有很多具像表意性，最大的表意语言来自于内部的佛像；而天主教堂却始终在极力表现自身的符号特征。太原地区的教堂对于固有平面形制的不严格遵守恰恰说明了宗教态度的影响，很多教堂的“十字”型平面都不完整，并且会出现任意分隔十字两空间的情况，如神堂沟村教堂。

### 5.1.3 平民的态度

平民在太原天主教堂的衍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这么认为，平民代表了一个限定地域和时空的流行文化，他们的要求往往是最表面的也是最直接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对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影响。

在宗教态度上，中国平民教徒具有一些很明显的特征：1、契约性。信仰宗教的最直接目的是为自身祈福，如果某一个宗教在一定阶段达成了他们的目的，那么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去膜拜赐予他们福分的真宗。而“当这些偶像不能赋予他们所要求的东西时，他们便会猛烈地攻击他们”<sup>61</sup>，礼尚往来表达了一种人神互利的关系。2、易变性。这点也容易在上面的例子里看出，所有的信仰易随着某些具体事件产生变化。3、多选择性。因为互利关系，他们往往并不在乎神的等级性与天主教义强调的上帝唯一性，只要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的都可以是崇拜的对象，如利马窦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自鸣钟，后来成为钟表匠的神圣保护主。4、器物崇拜，这是对第三点的引申，中国平民教徒对可能具有巫术作用的东西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们“对圣体圣事的虔诚心理也扩大运用到圣像、圣物、圣牌、圣水上……”进一步扩展到一切具有天主教特征的东西方面。

<sup>61</sup>引自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二卷，第28、31页转引自谢何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固守传统。这点基本是对前面几点的概括，因为从历史的互利过程，以及不断变化选择之后，天主教徒的存在证明了天主教传统是对于他们的生活有所帮助的，因此必须遵循很多固有的传统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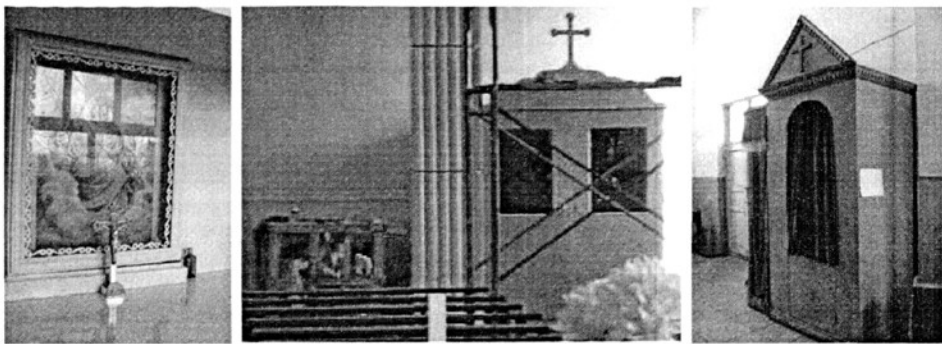


图 5.5 教堂内部的器物，依次为神堂沟村忏悔室内、水沟村教堂入口、风声河村侧厅

太原天主教堂的建造是一个平民主导的过程。大部分教堂建造之前，即使有神父作出简单设计，也需要当地教民的意见作为参考。同时，施工的匠人也基本来自他们之中。同时，建成后的使用者也以该群体为主。因此，他们的观点必须要在教堂中得到表现，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太原地区的教堂至今仍能建立在西方教堂的模式框架里，以至于极少出现变体。

对于器物的崇拜在教堂内随意可见（图 5.5）。图中神堂沟村忏悔室刚装修过，内部圣母挂像和十字架全部新换；水沟村教堂的入口处放置精巧的圣水盆；风声河村教堂的临时忏悔室也做工细致。这些器物那怕是再小的教堂室内也基本都会保证完全。

平民教徒对于教堂的形制的保守有时看来苛刻。神堂沟村教堂由于现代化的面貌，一直被当地平民天主教徒诸多诟病，村民们长期要求改建，是否改建这个矛盾一直在村民与教士、当地宗教主管部门之间争论不休。终究教堂还是免不了被改建的命运，毕竟平民教徒还是教堂使用的主要群体。这样的情况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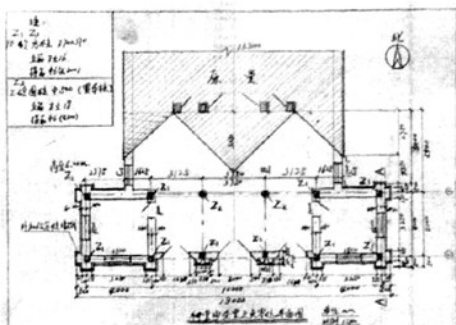


图 5.6 新神堂沟教堂设计平面图

当地教堂建造历史中是不多见的，从一个现代的形式走向复古，这在现代建筑的设计中不啻是一种倒退，但在村民看来，却是对于传统的回归，或许在他们心中，天主教堂只有像传统意义上的教堂了，上帝才会居住其中，他们也才能蒙其庇护。

新建方案由当地教民与主管设计部门共同给出。具体实施办法是：保留原来的教堂形体不作较大改动，然后去掉现有教堂入口的钟亭，在现教堂立面前加造一个哥特与罗马风结合的山墙面与钟楼（图 5.6、图 5.7）。原教堂墙壁的白色瓷砖以及屋顶的面砖红瓦去掉，改用砖饰面，屋顶铺设青色筒瓦。如果不是教堂本身的形体还是仿照拉丁十字的话，或许这座教堂的命运将会是拆除。和当地村民聊天过程中，笔者略微知道了他们对于天主教堂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教堂有一些特点是必不可少的：一是两个长方形平面的交叉（村民不了解拉丁十字的叫法），因为在横着的长方形平面



图 5.7 新神堂沟教堂设计立面效果

两侧的空间对他们很重要，这里是天主可以饶恕人很多罪过的地方（大约意指忏悔室）；二是高耸的钟楼，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太原地区的教堂都有（村民并不了解钟楼的意义，而是以一个类比指出需要）；三是入口像西方的样子，要有“天主堂”三个字，要有十字架，要有天主的像，要有体现天主的物品（这里是指教堂立面可以看到的诸多装饰）。当然，还有教堂的颜色一定要是深色，可以体现教堂的严肃性。

平民对于教堂的要求基本上都符合欧洲天主教堂传统形制里最具象征意义的部分。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太原地区这些象征性对普通教民具有积极作用，有了这些特征，平民才能够安心在教堂里完成弥撒等一些祭祀活动。这也是直至今日，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形制主体框架难以脱离欧洲传统的原因。

## 5.2 两种语言的对话—语言逻辑冲突下的教堂

有关中国人对传教士的论著以及言论的反应的阐述往往会揭示他们各自思想的类别和范畴的差异，这个差异更具体表现在把基督教论点翻译为汉语的困难上。那么，语言作为一种图式，实际上直接映射深层次文化的表意性。同样教堂作为一个实体，也一定可以通过语言去分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发源地欧洲的语言和教堂的落脚地中国的汉语言对于教堂的解释产生的偏差就不免会对作为建筑的教堂产生影响。这里的影响已不仅限于建筑，而是渗透到作为一个场所的教堂内部的各个方面。

### 5.2.1 基于欧洲语言存在的天主教堂

欧洲语言体系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方面存在着范畴，其明显和必然的特征在于无意中使用语言的习惯；另一方面是在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中“存在”观念的根本意义。后者尤其重要，在这个体系里，有着一个囊括一切的动词“存在”（Être），于是所有具有不同性质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都不需要依附对方存在，它们本身就表达着存在的意义。这样，便可以比较轻松去理解，西方对于上帝作为实体存在的观念。因为在指涉上帝的任何语句里，都有“上帝是……”的主谓结构，那么用他们的语言体系看，每一个这样的语句都在重复同一个观念，那就是——上帝存在，并且这样的存在是不需要被附加物所证明的。

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图像论”中提出，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sup>62</sup>。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在他看来，所有的图像都可以由语言的分析得出。

对应于他的观点，上帝与他的住所教堂便存在这样的关系，上帝是教堂的

<sup>62</sup>引自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96。

先在命题，这个命题指涉一个既定的图像，那就是上帝以各种形式体现出的存在。教堂是上帝存在的载体，本身也一定要表达继生确定的含义，它的形制是针对上帝的存在而指定的。上帝不依附任何摹状词的修饰而发生变化，那么传统教堂的形制一定有一个内在的确定性。同时教堂作为建筑实体，它的语言应是平面、立面、空间、结构等等，这些元语言对于目标语言即教堂整体的建构具有指导意义，那么在目标语言被先在确定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元语言的组合便会按照一个既定的模式进行。

针对这样的语言体系，欧洲的天主教堂在每一个文化发展时期必定会固定一个较为严格的形制，并且这个形制不会随着地域的变化有所不同。比如哥特式的建筑，那些体现其本质特征的构件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构件正是指向一种确定性的建筑元语言的物化表达。如果说在地域的变化中真的有所影响，那必定是从对上帝的理解和表达本身发生了改变，而不是本身地理的不同，并且这样的改变只是具有部分调和性质，毕竟欧洲具有及其相似的语言体系。这就如同一个时期存在与欧洲各地的哥特教堂一样，外观的形式可以并不一样，但是表达天主教义必须具有的结构和特征一定不能没有丝毫影响。

### 5.2.2 天主教堂形制在汉语言构成中的变化

“在汉文中，用于表示具体和特殊事物与抽象和笼统事物的差异之困难，对于所有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曾尽力把在诸如希腊文、拉丁文或梵文那样的具有思维特征的语言中形成的观念，译作汉文时都有某些障碍”。<sup>63</sup>

汉语自身的很多特点，它拥有一种不具备任何语法范畴的特点，并且以其词法系统区别于欧洲体系的语言，它的动词与形容词、副词与补语、主语与表语表面上没有区别。并且汉语没有表示存在的动词，如果我们要说明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必须使用这样的语式——“××存在”或者“××是存在的”，而更多时候我们必须为了论证上帝存在而说“上帝存在”，并且在这样的時候，不能缺少句子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句子中的每一个词必须存在于被依附物的存在之中。这样的语言习惯形成了中国传统“物”的观念，所有的物必须要变化，没有定在的道理。并且不存在一个自发存在的实体，唯一永久的现实就是“道”，

<sup>63</sup>引自谢何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第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也就是主宰一切变化的自发的理。并且汉语缺乏词形变化，句子的表意必须通过词的组合，语义通常需要借助对立面的相对来表达。

这样一个语言习惯反应了一个思维体系——任何事物没有必在的主宰，也就是说没有源头之上的定在或者不变。这个思维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天主教堂在中国，在太原形制的变化。既然上帝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自发存在，那么就没有了必然存在的上帝所指向的必然居所——教堂。这里不是说没有教堂本身，而是说教堂的不变性会被打破，因为没有理由给予教堂一个固定的形制。所有一切都是可变的，而且是应该变的。这里的“变”来源于一个地区的人，也就是教徒对于上帝的认识，这个认识包含了很多的组成部分，就像一个句子中各种词的组合一样，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教堂的形式也会随着每一个变化而产生改变。

这里还必须提到在教堂形制产生中人的因素。在西方，由于一切都有了定的基础，那么人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保证对于法则的遵守，可以调整，不能改变。而在中国，在太原这个法则变得很弱，它是可以改变的，跟随群众的观念改变，根据匠人的认识改变。这样的变最终体现在教堂的形制里便是形体各种风格的杂合，以及对于建筑元语言的遴选交叉使用。

### 5.3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宗教社会文化和语言哲学两个方面对天主教堂在欧洲与太原地区的情况做了比较性梳理。

在天主教发生发展的历史里，教堂是一个载体，伴随每一个具体特质的环境必定会有相应的变化。变化的源头应该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社会文化、民俗习惯、哲学思想等，这些往往体现了社会的精神环境对于教堂的影响。平民的思维习惯对教堂的影响最直接，因为作为建造者和使用者的他们对教堂具有最大的主动权；宗教的思维习惯和差异造成了教堂构成方式之间的局部差异，它的影响不似前者那么直接，但这个差异从几千年前就已根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它的影响在中国是必须的；基于语言哲学的差别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它的作用通常不易被发现，但是如果刨根究底，源头一定是它。这三者作为精神要素对太原地区的天主教堂形成今天的风格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第6章 结语

纵览全文，太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教堂已经能够呈现出一个大体清晰的面貌。在探索的过程中，教堂历史发展的源流，教堂形制的基本特点，教堂建造中的实体相关性因素，教堂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被着力凸显。

可以说，三十多天教堂丛林中的中游历，几个月浩瀚的教堂文字记载中的跋涉只是一个开始，这一些努力只得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尽管太原地区教堂建筑一直作为一个亚建筑文化的形态出现，尽管至今都没有一个完善的建造模式和固定的建造理念，尽管历史上的很多教堂一再处于毁灭的边缘，尽管教堂今天的生存环境也不容乐观，但是不能怀疑，太原的教堂建筑在当地，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值得珍惜的艺术瑰宝，是不能从世界建筑历史中抹去的重要一笔。

历史有时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过去和未来的路。近代西方文明的介入，使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赖以维持稳定的基础受到冲击，刺激了中国建筑文化形态的转变。最初，中国以一个被动的姿态接受了教堂形式的落脚，但是，中国建筑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和诱变性就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推动教堂这个舶来品迅速融合于本土，生根，发展。虽然异域与本土的形制从对抗到融合的过程充满了诸多争端，甚至略带血腥的气息，但最终却呈现了一个健康并存发展的面貌。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也在不断汲取外来的养分，将自己的固守传统重新诠释，这个尝试是一个开始，为后面对于西方文化的适应性借鉴拉开了序幕。

形制是一个表象的因素，在文化的衍生过程中，表象是最其最直接意志的体现。如果说形制是一个人，那么技术就是其骨架，艺术让他血肉丰满。没有新的建造技术就没有新的形制出现，在很多早期教堂的实例里，我们都能看到本土的建构形式对于西方的改造和利用的特征，窑洞与民居的结构传统对西方拱圈和大跨度的创造性利用为后期的建筑形式提供了优秀范例。同样山西教堂也是两种艺术的结晶体，它带来了西方经典的建筑文化——宏伟的罗马风造型、挺拔的哥特风格、夸张的巴洛克艺术、荒诞的洛可可特征。这样的艺术刺激了传统艺术的再生，烘托了另类的艺术形态的出现。尽管不完善、不成熟，却给传统保守的艺术风格带来了新的生机。

自然环境与作为劳动者的人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在这些形制的后面，它们是最直接的作用力。环境给予一个地区建筑的泛化特征，这是一个潜规则，只能在其中寻求解决的方案。太原地区的教堂正是在这个规则里找到了一条相对自由发展的路。当然，这一切必须要人的劳动给予实现，我们没有理由不尊敬那些从古至今的匠人们，正是他们对于教堂形制与风格不懈的摸索，建立了一条相对稳妥的建造法则。虽然仍有很多现实的制约因素，但是毕竟在漫长的时间里起到了指导作用。

文化会是一切形式最终的立足点。宗教、民俗、哲学，这些是教堂形制生成的最底层源动力。如果跳出实体因素的框架，这些文化是把教堂紧紧攥在一个地域的最本质原因。天主教与儒教、佛教、道教的对话，在教堂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平民的群体意识体现为一种仪式，这是民俗对于教堂形制的约束；哲学显得更为根本，中国的天主教堂为什么会是这样，回头看看一个民族最本质的语言特征应该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太原地区教堂建筑，其非主流的特性是不会变的，但它的价值却值得我们年轻一代的建筑工作者去珍惜，去不断挖掘。有些被遗忘的需要拾起，有些正在或将会被遗忘的，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 致谢

衷心感谢鲁晨海副教授对本人的精心指导和孜孜不倦的教诲。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所取得的成绩凝结了导师鲁晨海先生的智慧与辛劳。先生的睿智和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始终正确地把握着研究方向，多次将我从歧路上拉回来，让我茅塞顿开。先生时刻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学术思维方法使我受益匪浅。在迈向学术殿堂的道路上能得到恩师的指点实乃有幸。

感谢那些告诉我许多关于教会、教堂知识的神长们，是你们让我感受到基督教的平和与深刻的一面，让我从一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到基本了解了天主教的信仰与内涵。因为你们，我能比旁人更多接触到天主教精神深处的一些东西，并得到了大量有关太原地区教堂历史的资料。

特别感谢王欢庆修生，下庄修道院一行，没有你的帮助我将无法搜集到对于我得文章至关重要的资料。从写文章开始，一路你为我答疑，使得文章得进行才能如此顺畅。因为论文我得到了一段深刻的友谊。

同时，感谢太原省政府的领导的帮助，因为你们，我得以在省、市档案馆；省、市城建管查阅到相关资料，使得文章的资料更为直接，文章内容更为饱满。

最后必须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爱人。你们一直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无限的宽容，焦头烂额的时候，心绪不宁的时候，是你们让我平静处理手头的文字。

谢谢一路陪伴过我的人们，谢谢。

2009年3月

##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2.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乔志强主编. 山西通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3. 中国地方志集成. 光绪太原府志. 凤凰出版社, 2005
4. 中国地方志集成. 道光阳曲县志、道光太原县志. 凤凰出版社, 2005
5. 中国地方志集成. 光绪修太原县志. 凤凰出版社, 2005
6. 太原市地方志委员会编纂. 太原市志. 第一、四、六、七册. 山西: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7. 阳曲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阳曲县志. 山西: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8. 清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清徐县志. 山西: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9. 娄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娄烦县志. 山西: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9
10. 古交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古交志. 山西: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11. 山西太原府下庄寺三周年紀念刊—若望孟代高肋味诺总修道院述略. 山西: 山西太原府教堂印书馆, 1938
12. 郭崇禧. 太原天主教浅述, (太原教区内部资料), 未出版, 2004
13. 郭崇禧. 太原教区堂口简介 (太原教区内部资料), 未出版, 2004
14. 郭崇禧. 天主教太原教区历史溯源 (太原教区内部资料), 未出版, 2004
15.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16. 顾卫民.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17. 晏可佳. 中国天主教简史.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18.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 北京:
19. [法]谢何耐著; 耿升译. 中国和基督教. 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20.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21.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2. 任继愈主编. 基督教小辞典. 修订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23. 曾德昭著; 何高济译、李申校. 大中国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4.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 中洲古籍出版社, 1998
25. 董丛林. 龙与上帝.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6. 曾晨宇. 凝固的艺术魂魄. 晋东南古代建筑考察.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5
27. 萧默. 华彩乐章. 古代西方与伊斯兰建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28. [美]卡罗尔·斯特里克博士著; 王毅译. 拱的艺术. 西方建筑简史.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29. 清式小建筑.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30. 王鲁民. 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 参考文献

---

31. 王世仁主编. 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国建筑美学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
32. 李卫; 费凯. 建筑哲学.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 2006
33. 康德著. 李秋零译. 纯粹理性批判.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4. 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译. 路标.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5.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6. 张厚斌. 教堂的起源及演进.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1999, 17 (4): 124—126
37. 王英、李瑾.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太原天主教堂建筑.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2006, 37(2): 246-247
38. 杨宏烈、杨安. 现代宗教建筑的形制流变. 新建筑, 1998 (2): 38—41
39. 黄险峰. 中西建筑文化之差异的探讨. 华中建筑, 2003, 21 (5): 35—37
40. 朱永春. 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 建筑学报, 2000 (3): 47—50
41. 杨嵩林. 中国近代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上). 四川建筑, 1995, 15 (1): 7—10
42. 杨嵩林. 中国近代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中). 四川建筑, 1995, 15 (2): 8—11
43. 杨嵩林. 中国近代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下). 四川建筑, 1995, 15 (3): 15—18
44. 杨嵩林. 中国近代建筑复古初探. 华中建筑, 1987 (2): 59—63
45. 李瑾. 山西近代天主教堂建筑考察之南境教区. 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附录 图表索引

图 1.1 本文天主教堂研究的地域范围 .....	8
表 1.1 本文天主教堂研究的时间范围 .....	8
图 2.1 陕西周至县大秦寺遗址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	8
图 2.2 北京门头沟区后桑峪村元代天主教堂 (网络图片) .....	8
图 2.3 澳门疯王堂、花王堂、风顺堂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	9
表 2.1 太原教区历任主教名单 (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16
图 2.4 太原教区历史变迁图示 .....	17
表 2.2 天主教在华发展历史概况 .....	20
表 2.3 民众对天主教接受度历史发展概况 .....	21
表 2.4 天主教堂建设历史概况 .....	21
表 3.1 太原地区教堂分布 .....	23-27
图 3.1 太原地区天主教堂分布情况与强度示意 .....	29
图 3.2 太原市区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	30
图 3.3 阳曲县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	31
图 3.4 清徐县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	31
图 3.5 古交市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	32
图 3.6 娄烦县天主教堂分布情况 .....	32
图 3.7 建于 1905 年的太原北门街教堂 (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33
图 3.8 今太原天主总堂外景 .....	33
图 3.9 道光阳曲县地图 (道光阳曲县志) .....	33
图 3.10 庚子事变烧毁前的太原北门街旧教堂 (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34
图 3.11 民国二十四年 (1935) 太原市城关街巷详图 (太原市志第一	

册) .....	34
图 3.12 1919 年以前太原天主教堂总平面(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35
图 3.13 今实测太原天主教堂总平面 .....	35
图 3.14 1905 年风朝瑞在太原座堂督造的神父住房(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36
图 3.15 1914 年希贤改为今天式样(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36
图 3.16 太原天主教堂平面 .....	36
图 3.17 太原天主教堂内景(入口方向) .....	37
图 3.18 太原天主教堂内景(祭台方向) .....	37
图 3.19 太原天主教堂外景 .....	37
图 3.20 太原天主教堂正立面 .....	38
图 3.21 太原天主教堂各位置的柱 .....	39
图 3.22 祭台 .....	39
图 3.23 柱础、柱头 .....	39
图 3.24 门、窗 .....	39
图 3.25 顶棚装饰图案 .....	40
图 3.26 各个时期的主祭台(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40
图 3.27 装饰图案 .....	41
图 3.28 灯具 .....	41
图 3.29 圪窰沟教堂(旧堂)外景 .....	42
图 3.30 圪窰沟教堂(旧堂)总平面 .....	43
图 3.31 “星光”小学旧址(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43
图 3.32 原餐厅、厨房, 现已不用(太原天主总堂提供: 天主教太原教区主教座堂百年庆典纪念册) .....	43
图 3.33 圪窰沟教堂(旧堂)平面 .....	44
图 3.34 圪窰沟教堂(旧堂)墙壁 .....	44
图 3.35 圪窰沟教堂(旧堂)屋顶鸟瞰 .....	44

图 3.36 圪窰沟教堂（旧堂）正立面	45
图 3.37 庭院入口“华美门”	45
图 3.38 “华美门”上的石板画	45
图 3.39 教堂入口尖拱窗	45
图 3.40 圪窰沟教堂（新堂）外景	46
图 3.41 圪窰沟教堂（新堂）环境	47
图 3.42 圪窰沟教堂（新堂）平面	47
图 3.43 圪窰沟教堂（新堂）侧立面	48
图 3.44 圪窰沟教堂（新堂）正立面	48
图 3.45 圪窰沟教堂（新堂）细部处理	49
图 3.46 东社村教堂外景	49
图 3.47 东社村教堂平面	50
图 3.48 东社村教堂内景	50
图 3.49 东社村教堂外部形体	52
图 3.50 东社村教堂正立面	52
图 3.51 东社村教堂柱子细部	53
图 3.52 东社村教堂门窗细部	53
图 3.53 东社村教堂内部装饰细部	53
图 3.54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外景	54
图 3.55 1938 年的大教堂外景（下庄修道院提供：山西太原府下庄寺三周年纪念刊）	54
图 3.56 下庄寺修道院总平面（含耶稣圣心堂、德肋撒堂）	55
图 3.57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耶稣圣心堂）平面	56
图 3.58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内景	57
图 3.59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主体外部	57
图 3.60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立面	58
图 3.61 下庄寺修道院大教堂装饰细部	58
图 3.62 1938 年的小教堂外景（下庄修道院提供：山西太原府下庄寺三周年纪念刊）	59
图 3.63 下庄修道院小教堂平面	60
图 3.64 2008 年下庄修道院小教堂内景	60

图 3.65 1938 年下庄修道院小教堂内景（下庄修道院提供：山西太原府下庄寺三周年纪念刊）	60
图 3.66 下庄修道院小教堂正立面	60
图 3.67 下庄村小教堂外景	61
图 3.68 西张村教堂外景	62
图 3.69 西张村教堂总平面	63
图 3.70 西张村教堂场地入口	63
图 3.71 西张村教堂平面	63
图 3.72 西张村教堂内景	64
图 3.73 西张村教堂屋顶结构	64
图 3.74 西张村教堂正立面	65
图 3.75 西张村教堂细部处理	65
图 3.76 芮城村教堂院落外景	66
图 3.77 芮城村教堂内景	66
图 3.78 风声河村教堂外景	67
图 3.79 风声河村教堂总平面	68
图 3.80 风声河村教堂平面	69
图 3.81 风声河村教堂内部空间	69
图 3.82 风声河村教堂外部结构材质	70
图 3.83 风声河村教堂正立面	70
图 3.84 风声河村教堂柱与入口细部	71
图 3.85 风声河村教堂台阶细部	71
图 3.86 风声河村教堂院吊顶、祭台细部	71
图 3.87 1900 年北寒村旧教堂现状外景	72
图 3.88 1990 年北寒村新教堂外景	72
图 3.89 北寒村教堂背面山地情况	73
图 3.90 北寒村教堂总平面	73
图 3.91 北寒村教堂平面	73
图 3.92 北寒村教堂内部空间	74
图 3.93 北寒村教堂外部结构材质	74
图 3.94 北寒村教堂正立面	75

图 3.95 北寒村教堂外墙细部·····	76
图 3.96 北寒村教堂室内细部·····	76
图 3.97 河龙湾村教堂外景·····	76
图 3.98 河龙湾村教堂总平面·····	77
图 3.99 河龙湾村教堂平面·····	77
图 3.100 河龙湾村教堂内部·····	78
图 3.101 河龙湾村教堂鸟瞰·····	78
图 3.102 河龙湾村教堂正立面·····	78
图 3.103 河龙湾村教堂外墙与室内装饰细部·····	79
图 3.104 沙沟村教堂外景·····	80
图 3.105 沙沟村教堂总平面·····	81
图 3.106 沙沟村教堂门卫家属住宅·····	81
图 3.107 沙沟村教堂平面·····	81
图 3.108 沙沟村教堂内部空间·····	82
图 3.109 沙沟村教堂鸟瞰·····	82
图 3.110 沙沟村教堂外部形体·····	82
图 3.111 沙沟村教堂正立面·····	83
图 3.112 沙沟村教堂细部·····	83
图 3.113 神堂沟村教堂外景·····	84
图 3.114 神堂沟村教堂总平面·····	84
图 3.115 由南面公路远眺教堂·····	84
图 3.116 神堂沟村教堂平面·····	85
图 3.117 神堂沟村教堂内部空间·····	85
图 3.118 神堂沟村教堂入口透视·····	86
图 3.119 神堂沟村教堂鸟瞰·····	86
图 3.120 神堂沟村教堂立面·····	87
图 3.121 神堂沟村教堂室内细部·····	87
图 3.122 南社村教堂外景·····	88
图 3.123 南社村教堂总平面·····	88
图 3.124 南社村教堂平面·····	89
图 3.125 南社村教堂内部空间·····	89



图 3.126 南社村教堂外部结构	90
图 3.127 南社村教堂立面	90
图 3.128 南社村教堂细部	91
图 3.129 北寒村旧教堂东侧剧场	92
图 3.130 芮城村由民居改成的教堂外景	92
图 3.131 风声河村教堂布局分析	92
图 3.132 沙沟村教堂布局分析	92
图 3.133 教徒在祭拜七苦山基督受难碑亭	94
图 3.134 固驿村教堂立面钟楼处理	95
图 3.135 洞儿沟村教堂后部钟楼	96
图 3.136 教堂平面形式	96
图 3.137 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雁门村教堂开间方向内景	97
图 3.138 洞儿沟村教堂内部空间	98
图 3.139 六合圣堂祭厅光影	98
图 3.140 杨家堡教堂、南青堆教堂侧墙	99
图 3.141 北固碾教堂、中涧河教堂、西涧河教堂、水沟村教堂侧墙	99
图 3.142 雁门村教堂侧墙	100
图 3.143 洞儿沟七苦山圣母堂	100
图 3.144 不出挑檐口大样例	101
图 3.145 出挑檐口大样例	102
图 3.146 洞儿沟教堂屋顶形式	103
图 3.147 六合村教堂祭厅上部穹顶	103
图 3.148 山墙顶形式	103
图 3.149 立面中国文化装饰	104
图 3.150 北寒村教堂顶部钟亭	104
图 3.151 杨家堡、六合村教堂柱头	106
图 3.152 水沟村教堂柱头	106
图 3.153 洞儿沟村教堂柱头	107
图 3.154 柱身装饰	107
图 3.155 柱础装饰	107

- 图 3.156 淖马村、河上咀村、北固碾村、东涧河村、杜家村教堂入口…108
- 图 3.157 东涧河村（前二）、东社村、南社村教堂窗…108
- 图 3.158 依次为杜家村（前二）、圪窰沟、西张村、河上咀教堂玫瑰花窗…108
- 图 3.159 姚村教堂顶棚…109
- 图 3.160 教堂顶棚十字架…109
- 图 3.161 东社村教堂天棚花纹装饰字母装饰…110
- 图 3.162 字母装饰…110
- 表 3.2 太原地区教堂形制情况…111-114
- 
- 图 4.1 北固碾教堂天棚的暖气风口…117
- 图 4.2 山西传统木构架建筑的维护体系（凝固的艺术魂魄·晋东南古代建筑考察）…118
- 图 4.3 水沟村北面盘山道…119
- 图 4.4 由远及近看水沟村天主教堂…119
- 图 4.5 淖马村教堂新堂东面景色…120
- 图 4.6 洞儿沟村教堂内部结构…121
- 图 4.7 法国图卢兹，圣西敏教堂中殿（拱的艺术·西方建筑简史）…121
- 图 4.8 意大利阿西西城的圣方济各会教堂中厅（拱的艺术·西方建筑简史）…122
- 图 4.9 米兰大教堂（古代西方与伊斯兰建筑）…122
- 图 4.10 砖墙的粉刷…123
- 图 4.11 砖艺砖雕…124
- 图 4.12 耿家庄教堂立面…124
- 图 4.13 原太原教区南堂立面（下庄修道院提供：山西太原府下庄寺三周年  
纪念刊）…125
- 
- 图 5.1 风声河教堂的三岔道…130
- 图 5.2 七苦山圣母堂入口山门…131
- 图 5.3 七苦山圣母堂主堂内部…131

图 5.4 水沟村教堂檐口雕象.....	131
图 5.5 教堂内部的器物.....	133
图 5.6 新神堂沟教堂设计平面图(神堂沟教堂工作人员提供).....	133
图 5.7 新神堂沟教堂设计立面效果(神堂沟教堂工作人员提供).....	134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 个人简历:

霍飞, 男, 1982年2月生。

2006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建筑学专业, 获得学士学位。

2006年9月入同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 2. 已发表论文:

霍飞, 杭州城市意向比较研究, 浙江建筑, 2009. 01

### 3. 参与研究成果:

(1) 浙江宁波·东钱湖韩岭教堂方案设计研究, 2006. 10

(2) 山西太原·阳曲县青龙古镇保护性规划, 2007. 1

(3) 山西晋中·静升乡土住宅研究性规划, 2008. 03